

文摘小说精品

故事卷

读者俱乐部 / 主编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卷/读者俱乐部主编. —长春市: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4

(文摘小说精品)

ISBN 7 - 5601 - 2529 - 8

. 故... . 读... . 小说—作品集—世界

. J. 3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596 号

文摘小说精品·故事卷

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印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0 字数: 50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601 - 2529 - 8

定价: 596.00 元(全套 20 册, 本册定价 29.8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目 录

CRAVEN“ A ”	穆时英 (1)
劫	彭家煌 (21)
一个危险的人物	鲁彦 (31)
迎春花开	姜照辉 (51)
武当故趣	霍中南 (97)
棋 妖	王洁 (110)
满 春	李晓岚 (117)
民 工	余策星 (126)
三声枪响	海明威 (150)
命系一发	爱伦·坡 (154)
小精灵	劳伦斯·威廉斯温 (156)
聪明的法官	黑贝尔 (163)
上 钩	亚历山大 (165)
约 会	欧·亨利 (169)
告密的心	爱伦·坡 (173)
心与手	欧·亨利 (180)
谁是罪犯	西·哈尔 (184)



文摘小说精品·故事卷

魔术师的报复	托·R·索斯 (189)
被盗去的情书	爱伦·坡 (193)
重要情节	星新一 (199)
神秘人	森村诚一 (203)
尸体复仇	井上元件 (207)
仿制品	木裕志 (210)
轻蔑的一瞥	库森别格尔 (212)
狗的嗅觉	左琴科 (218)



CRAVEN “ A ”

—— 穆时英

—

Craven “ A ” 的纯正的烟味从爵士乐里边慢慢儿的飘过来。回过脑袋去——咦，又是她！坐在那边儿的一张桌子上，默默地抽着烟。时常碰到的，那个有一张巴黎风的小方脸的，每次都带了一个新的男子的姑娘。从第一次看到她就注意着她了，她有两种眼珠子；抽着 Craven “ A ” 的时候，那眼珠子是浅灰色的维也勒绒似的，从淡淡的烟雾里，眼光淡到望不见人似的，不经意地，看着前面；照着手提袋上的镜子擦粉的时候，舞着的时候，笑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她有一对狡黠的，耗子似的深黑眼珠子，从镜子边上，从舞伴的肩上，从酒杯上，灵活地瞧着人，想把每个男子的灵魂全偷了去似的。

仔仔细细地瞧着她——这是我的一种嗜好。人的脸是地图；研究了地图上的地形山脉，河流，气候，雨量，对



文摘小说精品

于那地方的民俗习惯思想特性是马上可以了解的。放在前面的是一张优秀的国家的地图：

北方的边界上是一片黑松林地带，那界石是一条白绢带，象煤烟遮满着的天空中的一缕白云。那黑松林地带是香料的出产地。往南是一片平原，白大理石的平原，——灵敏和机智的民族发源地。下来便是一条葱秀的高岭，岭的东西是两条狭长的纤细的草原地带。据传说，这儿是古时巫女的巢穴，草原的边上是两个湖泊。这儿的居民有着双重的民族性：典型的北方人的悲观性和南方人的明朗味；气候不定，有时在冰点以下，有时超越沸点；有猛烈的季节风，雨量极少。那条高岭的这一头是一座火山，火山口微微地张着，喷着 Craven “A” 的郁味，从火山口里望进去，看得见整齐的乳色的溶岩，在溶岩中间动着的一条火焰，这火山是地层里蕴藏着的热情的标志。这一带的民族还是很原始的，每年把男子当牺牲举行着火山祭。对于旅行者，这国家也不是怎么安全的地方，过了那火山便是海岬了。

下面的地图给遮在黑白图案的棋盘纹的，素朴的薄云下面！可是地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走过那条海岬，已经是内地了。那儿是一片丰腴的平原。从那地平线的高低曲折和弹性和丰腴味推测起来，这儿是有着很深的粘上层。气候温和，徘徊是七十五度左右；雨量不多不少；土地润泽。两座孪生的小山倔强的在平原上对峙着，紫色的峰在



隐隐地，要冒出到云外来似地，这儿该是名胜了吧。便玩味着峰石上的题字和诗句，一面安排着将来去游玩时的秩序。可是那国家的国防是太脆弱了，海岬上没一座要塞，如果从这儿偷袭进去，一小时内便能占领了这丰腴的平原和名胜区域的。再往南看去，只见那片平原变了斜坡，均匀地削了下去——底下的地图叫横在中间的桌子给挡住了！

南方有着比北方更醉人的春风，更丰腴的土地，更明媚的湖泊，更神秘的山谷，更可爱的风景啊！

一面憧憬着，一面便低下脑袋去。在桌子下面的是两条海堤，透过那网袜，我看见了白汁桂鱼似的泥土。海堤的末端，睡着两只纤细的，黑嘴的白海鸥，沉沉地做着初夏的梦，在那幽静的滩岸旁。

在那两条海堤的中间的，照地势推测起来，应该是一个三角形的冲积平原，近海的地方一定是个重要的港口，一个大商埠。要不然，为什么造了两条那么精致的海堤呢？大都市的夜景是可爱的——想一想那堤上的晚霞，码头上的波声，大汽船入港时的雄姿，船头上的浪花，夹岸的高建筑物吧！

那两只海鸥醒啦，跟着那《晚安吧，维也纳》的调子，在透明的空气的海中飞着，自在地，安暇地，一会儿便混在一些海狗，一些黄鲨鱼，一些黑鲸鱼中间咧。Craven “A” 在桌上寂寞地燃着。

“我时常碰到的，坐在那边儿那只桌子上的小方脸的，



文摘小说精品

穿黑白格子的那位姑娘。你认识她吗？”我问浩文，他正想站起来。

“那一个，你说？”他又坐了下来。

“就是那一个，和一个有小胡髭的男子在跳的。”

这当儿她和小胡髭舞到我们桌子前面来了，瞧见了浩文，跟他点了点脑袋。

“就是她！”

“她吗？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 Hot Baby 呢！”浩文笑了起来，瞧着他的舞伴林苔莉小姐。

林小姐撇了撇嘴唇道：“瞧我干吗？”

浩文对我说道：“怎么？你想认识她吗？”

我说：“想了好久了，她是个有趣的人物。”

“快别说啦，再说下去，我们的林小姐要不高兴了。”

“怎么？林小姐跟她讲不来的吗？”

“不是讲不来，我又不认识她，只是——可是，你们男子为什么专爱认识她呢？那么个小方脸，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地方漂亮？”

浩文轻轻地在我耳朵旁说道：“你说的那位姑娘就是余慧娴，大名鼎鼎的余慧娴。”

“就是她吗？”

我知道许多她的故事的；差不多我的朋友全曾到这国家去旅行过的，因为交通便利，差不多全只一两天便走遍了全国，在那孪生的小山的峰石上，他们全题过诗词，老



练的还一去就从那港口登了岸，再倒溯到北方去的，有的勾留了一两天，有的勾留了一礼拜，回来后便向我夸道着这国家的风景的明媚，大家都把那地方当一个短期旅行的佳地。

浩文又说下去道：“你知道的，我们都跟她说过爱她，可是谁是真的爱她呢？那么 Cheap 的！人是很可爱的一个人，暂时玩玩是可以的，你要真的爱上了她，那就糟了！在香港，一个人是为着她死了，一个人还关在狱里，你瞧她却在这儿乐，那么危险的人呢。你如果要我介绍……”

我点了点脑袋。

（一个被人家轻视着的女子短期旅行的佳地明媚的风景在舞场海水浴场电影院郊外花园公园里生长着的香港被玩弄的玩弄着别人的被轻视的被轻视的给社会挤出来的不幸的人啊）

忽然，对于她，我发生了一种同情，一种怀念：“她自家儿可知道是被人家轻视着玩弄着呢？”——那么地想着。

一支调子完了，她从我们的桌子前走过回到自家儿的桌上去，给浩文一把抓住了。

“在这儿坐一回吧。”

她坐了下来，看着我道：“浩文，又给我介绍新朋友吗？”

“对了，袁野邨先生，余慧娴小姐。”

“袁先生，请你到我桌上去拿一拿烟。”



文摘小说精品

“我有烟。”

“不，我要 Craven ‘ A ’。”

“为什么要 Craven ‘ A ’ 呢？”

“我爱它那淡淡的，浅灰色的烟味。”

便走到她桌子上，把在盖上蹲着只黑猫的红盒子拿来了，给她擦亮了火，点了：“我叫你 Craven ‘ A ’，小姐。”

“留心，黑猫是带着邪气的。”

“黑猫也是幸福的象征。”

忽然她说道：“你坐过来些，我跟你讲句话。”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向我招着手，把脑袋凑了过去。她悄悄地说道：“我叫你黑猫，好不好？”——那么稚气地。我不由笑了出来。

林小姐在鼻子里冷笑了一声儿，她的眼光在告诉我：“可不是吗，那么 Cheap 的！”我替 Craven “ A ” 难受；我瞧着她，她却很高兴地笑着，不明白林小姐的笑似的。

她只抽了两口，便把在烟蒂儿上染着唇脂的烟卷递给了我。一面抽着这蜜味的烟，一面问：“怎么我辛辛苦苦去拿了来，你又不抽了呢？”

“没事做，心里腻烦的时候才抽烟的。”

“现在不腻烦吗？”

点了点脑袋。

“为什么不腻烦呢？”

“因为——过来！”



把耳朵凑过去，她瞧着浩文，在我耳朵旁悄悄儿地说道：“因为你有一张可爱的男性的脸哪！”说着便掩着脸笑起来。猛的我觉得腿上给踢了一下，看时，只见那两只黑嘴的白海鸥刚飞了回去，躲在她椅子底下，抬起脑袋来时，她却在手指缝里偷看我。对于那么没遮拦的大胆的孩气，我只有傻子似地说着：“顽皮的孩子！”忽然她把手掩住了我的嘴叫别做声，把我手里的烟卷又抢了去，默默地坐着，喷着淡淡的烟，脸上没有笑劲儿，也没有狡黠的耗子的眼珠子。我瞧见的是什么呢？是一对浅灰色维也勒绒似的眼珠子。

音乐台那儿轻轻地飘起来的是一只感伤的，疲倦的调子，《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很熟悉的一只民谣。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她默默地坐着，我默默地坐着。在我前面的不是余慧娴，被许多人倾倒着的余慧娴，却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的剪影。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叹息而叹息！



文摘小说精品

《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从弦线上消逝了的时候，她叹息了一下道：“你知道那只调子吗？很熟很熟的一只旧调子。”

“我很喜欢那只调子的。”

“我简直是比什么还爱着这只调子，我六岁的时候，一个夏天的晚上，母亲教了我这支歌；这支歌我还记着，母亲却早就死了。我把这支歌教了绍明，这支歌我还记着，绍明呢？我把这支歌教了许多人，现在这些人全变了我的陌生人。这支歌是和我的一切记忆，一同地存在着的……”

我听着这半老的妇人向我絮絮地诉说着，在桌子上，隔着两只酒杯；在舞着的时候，脸贴着我的衬衫；在舞场门口，挂在我的胳膊上；在归家途中的汽车上，靠着我的肩膀。

暮春的晚上真是有点儿热。便推开了窗，站在七层楼的窗口，看外面溶解在灯光中的街景，半夜的都市是睡熟了，只有霓虹灯的眼珠子在蔚蓝的被单下看着人。把她放在我口袋里的半包 Craven “A” 掏出来抽着，淡淡的烟雾飘到夜空里边，两个幻像飘到我的眼前。

一个是半老的，疲倦的，寂寞的妇人，看不见人似地，不经意地，看着我；

一个是年青的，孩气的姑娘向我嘻嘻地笑着。

又想起了浩文的话，林小姐的冷笑的眼光……寂寞啊！每天带着一个新的男子，在爵士乐中消费着青春，每个男



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我为她寂寞着。

可是我爱着她呢，因为她有一颗老了的心，一个年青的身子。

二十一日志

第二天从电影院出来，在车里：

“我爱你呢！”悄悄地吹嘘着。

“你也想做我的 Gigolo 吗？”

“为什么不做你的恋人呢？”

“我是不会爱一个男子的，如果是第一次碰到你，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还是刚认识呢，让我过几天再爱你吧。’如果是一个月的交情，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我是不会再爱你了的。’如果是一年的交情，你对我说：‘我爱你呢！’我就说：‘我不认识你。’”

拐个弯，把车往荒僻的马路上开去。

“你会爱‘我’的。”

“不会的。”

“会的，因为我爱着你。”

“没有一个男子能真诚地永远地爱着一个女人的——”忽然她把我的胳膊紧紧地拉着：“刚才电影里瑙玛希拉的表情还记得吗？”

回过脑袋去，只见她稍微抬着点儿脑袋，眼珠子闪着醉人的光彩：“瞧，是不是这么的？”睫毛慢慢儿的盖到下眼皮上。



文摘小说精品

扳住了塞车，把车前的灯关了的时候，在自家儿的下巴下面发现了一张微微地战栗着的嘴。“记得的，后来那男子就抱住她了。”便噙住了那只战栗着的樱桃。

她在我耳旁悄悄地：“坏东西！”

“我也表演给你看呀。”

“每天打个电话来，坏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 Gigolo，坏东西！”

“你才是坏东西！”

“黑猫，你是真的爱着我吗？”

“真的。”

“我不信，你是坏东西！”

二

夜风，挽歌似地吹着。从上面望下去，两排街灯无尽线延着，汽车的前灯夜海里的探照灯似的互相交织。夜的都会浮在黑暗的海中，朦胧地，粉画似的。

大月亮的尖角钩住在棕榈树的阔叶子上，生着棕色的毛发的树干前面坐着一对对的男女。音乐台那儿是大红大绿的，生硬的背景，原始的色调。围着霓虹灯的野火，坐着一伙土人，急促的蛇皮鼓把人的胃也震撼着。拍着手，吹着号角，嚷着，怕森林里的猛兽袭来似的。在日本风的



纸灯下，乱跳乱抖着的是一群暂时剥去了文明，享受着野蛮人的音乐感情的，追求着末梢神经的刺激感的人们。

跟着 Rumba 的节奏，钟摆似地摇动着脑袋和肩膀，Craven “A” 舞着，把头发阳伞似地撒了开来，在小胡髭的怀里。小胡髭给累得一脑的汗，喘着气，高兴地笑着。我摇着大蒲扇，看着这非洲的黑女儿：

“那么疯狂地跳着啊！”

觉得大地真的马上要沉下去的样子。

倩苹忽然在我的身边说道：“不准看她！”

“为什么呢？”

“那种人！”

一个穿黑旗袍的女子在我前面急急地走过，在我旁边站住了，往场子中间瞧，一张生气的脸。

“你瞧，这是小胡髭的妻子，有把戏瞧的了。”倩苹高兴了起来。

这女子瞧见了小胡髭，便气呼呼地走了进去，一把拖开了他，在怔住了的 Craven “A” 的腮帮儿上，拍的一下耳刮子。

“贱货！不要脸的贱货！”

在我身边的倩苹拍起手来，我看见许多桌子上的女子们笑着。

“也许她们要把小胡髭的妻子抬在头上，当民族英雄地游行着了，”——那么想着，便把高兴着的倩苹扔在桌上，



文摘小说精品

走了过去，却见那小胡髭低着脑袋，Craven “A” 已经跑到外面走廊里去了。

我追到走廊里，刚巧见到她跨进电梯。我赶进电梯，她瞧见了，便坍了的建筑物似地倒在我怀中，哭了起来，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

五楼，四楼，三楼，二楼，——那么地跌了下去。

“我们去喝点儿酒吧？”

“好的，孩子。”

走出饭店门的时候，她的头发遮了她的一只眼珠子，嘴里有葡萄味的酒香，没擦胭脂的腮帮儿也红了。把烟蒂儿塞在我口袋里，走上车去。

在车里，她哈哈地笑着。

“一只猫，两只狗，……”说着那么的话。

“就是那么的，那时我是十六岁……他说，亲爱的，再喝一杯……就是那么的……你知道吗？……心也跳得那么厉害……”

（拉着我的手去按在她胸脯儿上。）

“就是那么的，他把我抱到床上，我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我没醉，我还会说话……第二天起来，我发觉自家儿是睡在一个旅馆里的床上，我的贞操，碎纸片似地散了一地……”

脑袋靠到我的肩膀上，慢慢儿地没了声音，溶了的雪人似的，在肩旁的是一个睡了的孩子。在睡梦中还是用嘴



说着话：“我哭着……他不说话……是的……他不说话……后来，就不见了……”

车在我的 Apartment 前停下来时，她已经连话也不说了，沉沉地睡在我的胳膊上面，我托着她下车，把她搁在臂上，抱进门，管门的印度人对我笑着。抱着她进电梯，开电梯的歪带着黑呢的制帽，在金线绣的“司机人”三个字下笑着。走到房间门口，侍者弯着腰开门时，忽然侧着脑袋对我笑着。等我走进了屋子，那房间门便咯的锁了。我懂得那些笑，懂得那些咯的钥匙声的。

把她放到床上时，我已经连衬衫也浸透了汗啦。

躺在床上的是妇女用品店橱窗里陈列的石膏模型，胸脯儿那儿的图案上的红花，在六月的夜的温暖的空气里，在我这独身汉的养花室里盛开了，挥发着热香。这是生物，还是无生物呢？石膏模型到了晚上也是裸体的，已经十二点钟咧！便像熟练的橱窗广告员似的，我卸着石膏模型的装饰。高跟鞋儿，黑漆皮的腰带，——近代的服装的裁制可真复杂啊！一面钦佩裁缝的技巧，解了五十多颗扣子，我总算把这石膏模型从衣服里拉了出来。

这是生物，还是无生物呢？

这不是石膏模型，也不是大理石像，也不是雪人；这是从画上移植过来的一些流动的线条，一堆 Cream，在我的被单上绘着人体画。

解了八条宽紧带上的扣子，我剥了一层丝的梦，便看



文摘小说精品

见两条白蛇交叠着，短裤和宽紧带无赖地垂在腰下，缠住了她。粉红色的 Corset 紧紧地啮着她的胸肉——衣服还要脱了，Corset 就做了皮肤的一部分吗：觉得刚才喝下去的酒从下部直冒上来。忽然我知道自家儿已经不是橱窗广告员，而是一个坐着“特别快”，快通过国境的旅行者了。便看见自家儿的手走到了那片丰腴的平原上，慢慢儿的爬着那孪生的小山，在峰石上题了字，刚要顺着那片斜坡，往大商埠走去时，她忽然翻了个身，模模糊糊地说了两句话，又翻了过来，撅着的嘴稍微张着点儿，孩子似的。

“完全像个孩子似的！”——使想起了在舞场里的电梯里，她一见到我便倒在怀里哭出来的模样。那么地倚赖着我啊！

给她盖上了一层毯子，我用冷水洗了一个脸，把自家儿当作她的父亲，当作她的哥，跑去关了电灯，坐在沙发里，连衣服也没脱，睡了。做了一晚的梦：梦着坐飞机；梦着生了翅膀，坐在飞机上再往上飞去；梦见溜冰；来了，梦见自家儿从山顶上滑下来，嘶的一下子，便睡熟啦。后来又做起梦来，梦见一只蚊子飞到我鼻子里，痒得厉害，拿手指去捉，它又飞了出来，一放下手，它又飞进去啦，临了，我一张嘴，打了个喷嚏，睁开眼来，却见一只眼珠子狡黠地笑着。她蹲在我前面，手里拿了细纸条，头发还蓬乱着。

“坏东西！”擦了擦鼻子，打了个哈欠。



“你在这儿睡了一晚上吗？”

“床上不是给你睡去了吗？”

“衣服是你给我脱的吗？”

“我解了五十多颗扣子呢！”

“为什么不替我把短裤和 Corest 也脱了，给我换上睡衣呢？你瞧，不是很容易的吗？在这儿一解就行了。害我一晚上没睡舒服。”

“换了别人早就给你脱了。你看，我是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的。”

“亲爱的！”忽然捧了我的脸，吻了一下，叫我把眼皮闭上，便又睡熟咧。再醒回来时便不见了她。

晚上回来，袋里的钥匙怎么也摸不到，便叫侍者开了门。房间里铺满了一地月光，窗纱是那么地皎洁，窗是一个静静的星空，床那儿黑得可爱。也不想开灯，换了睡衣，在黑儿里边抽了支烟，看得着月光移到床上去，照得半床青。走到床边，躺下了，一只手伸到里床去拉被，不料却触在一个人的身上，给吓得直跳起来，却给她把一只胳膊拉住了。黑儿里是一个窗纱那么皎洁的人体，没有 Corset 也没有短裤。

“今天没喝醉，在这儿等了好久了。”

“早上是你把我的钥匙拿去的吗？”

我又躺了下去，昨天的酒又从下部冒了起来。



三

吃了早饭，坐在窗前看报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个女子声音的电话。“大概又是离婚案件吧？”——那么地想着拿了电话筒。

“袁律师公馆。”

“吓死我了，袁律师公馆！”

“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我听出来了，是 Craven “A” 的清脆的，带着橙子香的声音。

“你吗？”

“为什么不来看我？”

“唔……我……”我真的有点儿忘了她了，因为近来刚接到了三件争遗产的大讼案，实在忙得不得了。

“别唔呀我的，马上就来！”

“在电话筒里给我个吻，我就来。”

电话筒里啧的一声儿，接着就是笑声，一面儿便断了；我再讲话时，那边儿已经没了人。

（啧啧啧啧啧）

这声音雷似的在我脑子里边哄闹着，我按着她写给我的地址，走到法租界很荒僻的一条马路上。找到五十八号，



是一座法国式的小屋子，上去按了按铃。右边一排窗里的一扇，打开了，从绿窗帷里探出一颗脑袋来。

“咪……！”学着猫叫，冲着我喷了口烟。

我走到窗口，她却在绿窗帷后面消隐了。爬在窗外，我喊：“慧娴！”

“咪……！”她却亭亭地站在门口，穿着西服，圆领子给晨风吹了起来。

走到门口，她便拉着我的手，非常高兴地跳到里边客室里去。很简单的陈设，一张长沙发，两张软椅，一只圆桌，一个壁炉，一张小几，一只坐垫放在地上，一架无线电播音机，一只白猫躺在壁炉前的瓷砖上，热得伸着舌头。从绿窗帷里漏进一丝太阳光来，照在橱钟的腿上，这是一个静寂的六月的早晨。我坐在软椅上：

“你好吗？快乐吗？”

她把坐垫拿过来，孩子似地坐在我脚下，抬着脑袋，鹦鹉似的说着话：“真是寂寞呢，又是夏天，那么长的夏天！你瞧，全出去了，我独自个儿在家里抽着烟。寂寞啊！我时常感到的。你也有那种感觉吗？一种彻骨的寂寞，海那样深大的，从脊椎那儿直透出来，不是眼泪或是叹息所能洗刷的，爱情友谊所能抚慰的——我怕它！我觉得自家儿是孤独地站在地球上面，我是被从社会切了开来的。那样的寂寞啊！我是老了吗？还只二十岁呢！为什么我会有那种孤独感，那种寂寞感？”



文摘小说精品

“所以你有这许多 Gigolo 吗？”

“Gigolo? 是的，我有许多。你瞧！”把桌子上的一本贴照簿拿给我，便跑着去啦。

打开那本厚厚的贴照簿，全是在阔领带上笑着的男子。我正在翻。她拿着只精致的小银箱，一杯鲜桔水，一盒糖跑来了：“你瞧，这小银箱里的东西。”银箱里是手帕和信札，在那褪色的绢上初陈旧的纸上有些血画的心，和血写的字。“这许多人！有的说，要是我再不爱他的话，他要自杀了，有的说预备做独身汉，有的预备憎恨着天下所有的女子，……可是要自杀的到现在还健康地活着，到处跟人家说：‘那么 Cheap 的！值得为了她自杀吗？’预备做独身汉的却生了子女，预备做女性憎恨者的却在疯狂地追求着女性，一面却说：‘我从前爱错了，会去爱上了那么 Cheap 的一个女子！’男子全是有一张说谎的嘴的，他们倒知道轻视我！他们不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时候，不会来找我的。说我玩弄他们——他们是真的爱我不成？屁！……那么的寂寞啊！只有揪着头发，默默地坐着，抽着烟。”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枕在我膝盖上，撅着嘴。

“好孩子，我还是爱着你呢！”抚着她的头发。

“我不信。”忽然回过脑袋来，跪在地上看着我，扯着我的领子：“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她便竖直了身子，胳膊围着我的脖子，把我的脑袋拉



下去：“真的吗？”把身子全挂在我的脖子上面，摇着我的肩膀：“可是真的吗？真的吗！”

轻轻地在她嘴上吻了一下：“真的！”

她一动不动地，紧紧地看着我的眼珠子。

“你不信吗？”

她放了手，忽然断了气似的，坍到我腿上，脊梁靠着我的膝盖：“我不信，他们说我 Cheap! Cheap! 他们说我 Cheap!” 青色的寂寞从她脸上浮过，不再做声了，像睡熟了似的。

她的腿伸在前面，脚下的两只黑嘴白海鸥，默默地。

我懂得这颗寂寞的心的。

《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从她嘴里，又像是从海鸥的嘴里漏了出来，叹息似地。

没有人怜惜她颊上的残红，

没有人为了她的太息而太息！

四

为了解决三件争遗产的大讼案，我忙了一个多礼拜，又到南京去了一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车站上打了个电话给她，想告诉她我回来后就去看着她。不料打了五个电话，那边老说是姓夏，末了一个，我把她的电话号码说出来，



文摘小说精品

问是不是这个号码。

“是的，是三八九二五。”

“是法租界姓余的吗？”

那边过了一回才说道：“是的，你找谁？”

“我找慧娴。对不起，烦你去请你们的小姐来听电话。”

“我们这儿没这么个人的。”便断了。

当时，我因为急着搭车，也没再打。从南京回来后，我在房间里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封信，是大前天寄出的邮戳，拆开来时，里边是一把钥匙，和一张很小的素笺。

黑猫：

我去了，我相信世上大概只有你一个人还会记着我吧！

Craven “A”

我坐下来，在桌上拿了支 Craven “A” 抽着，从烟雾里飘起了一个影子，一个疲倦的，寂寞的，半老的妇人的影子。

这是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地开着；

抽完了烟，我便把那把钥匙放到一只藏纪念物的小匣子里边，我预备另外再配一把钥匙了。



劫

—— 彭家煌

张妈将两个月工资寄回家后，个把月还没接到丈夫的回信，虽在冗忙时，她心里总是上七下八的，好像身子挂在危崖上摇晃，又像乌云托着她在渺无边际的空虚中漂流；为着几个钱，恩爱的夫妻就同散了伙被转买到千十万家，连信都不能常收到，本来，寒苦人家有几个人识字的，要寄信就寄信，那有这么方便啊！

她的神情愀怩的，每逢前后门“劈拍劈拍”的响，心里就起了共鸣：“说不定他来了，他说今年春上准到上海来玩玩的。不然，便是邮差送信来，许多信中有这么的一封：封套小小的，软软的，很脏，中间有一条红签或是用粗纸当封套，上面有淡墨写的歪斜的字。”于是她的脚步就快了，像鸡婆弹土似的忙，把门开了。门外倘是客人，她就问明了找谁，心冷了半截的把话回复了，果真是邮差送信来，她就如发了洋财一般的抢着一把接住，一封一封的去认明，看有没有封套上有红签的，有，她就脚不停轮的奔上楼推推亭子间的门，问：“何先生，请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绍兴寄来的？——这封是不是？”她还拣了一封合于自己



文摘小说精品

所推想的，俨然就能断定只有绍兴有那么的信封，何先生瞧着她那焦急的样子，偏要接着信看了又看，越耽误时候越有意义似的将那个“不——是”悠悠的唱出来，等她灰心的拿着信要交给太太去，他却又叫她回来说：“仿佛有一封是的样，我还没看清呢！”当真，她又奔回将信给他看，他馋涎欲滴的瞧着她笑咪咪，慎重其事的，“哼，真没有绍兴寄来的！”这样说了，她才决心的走去，她只要得着真实的消息，也就不思索自己这样跑来跑去是怎么回事，她的脑海里有时不过有个这样的影子：何先生很柔和，不像东家和太太那么的爱对她板起严峻的脸子，自己不识字，太太也不识字，没有他，看家书，写回信就可真糟了糕。

信，星期日的下午她竟收到了一封，套上有红签的，经何先生证明是绍兴寄来的，她将它贴身的藏着，很高兴，洗衣，泡水，无论做什么平常不愿意做的事，这时脸上总是露着桃红的笑靥，不过“他该平安吧？孩子乖吧？婆婆健旺吧？”这些思潮在脑中一回旋，眉毛便皱起，容颜又是愁戚的，信虽则收到了，里面包藏的是安慰，是悲哀，这还没证实，她想请何先生替她看看信，只是几个月以来才接到这价值万金的家书，信息不好，固然不妨缓缓的知道，乐得自己空幻的快乐一阵，倘是信息好，这一丝的安慰在纷忙冗杂中也就不容易领略到，那太糟踏了，不如等自己闲逸时再请何先生读给她听，顺便请他写封回信。这样回来的一推敲，主意就决定了，她还是埋头低脑做她的事，



赶快料理她的事务，预备腾出充分的时间来专办这件事，便中，信纸信封也买好了，回信中应说些什么，那是早是已有了底稿的。

晚餐后，东家和太太上了电影院，家里没有谁，她想这时候了，就喜滋滋的推开亭子间的门。

“何先生今晚不出门吗？”

“没一定，有什么事？”

“想请何先生看看信。”

“好啊，因为你要看信，我就不出门吧！”

她笑着就进了房，转过背，伸手在衬衣里找了半天，找出那封信，交给何先生。何先生就拆开来看，她虽不识字，也伏在桌上，忧喜的容颜时时在脸上变幻，眼睛却注视何先生的脸，希望在他的神情里探出家中的消息的好坏，何先生看了信，脸上浮出的是滑稽的笑容，她的摇摇摆摆的心似乎就安定了，面部的愁云也消失了，家中平安的消息，在何先生的笑容里探出了，然而还是急切的问：

“我家里该没有什么吗？上个月寄回十块钱信上不知说了没？”

“没有什么，钱也收到了，只是……”何先生痴痴的瞧着她笑，俨然信里有笑的材料。

“只是什么？请你念给我听吧，谢谢你！”她的心里有些恍惚，担心着家里出了什么丑事似的。

“念是自然念给你听，可是念出来你可不要难为情噢。”



文摘小说精品

他笑着，眼睛斜斜的瞅着她，“你靠拢来点，我轻轻的念给你听吧？”他两手抱着自己的身子两边摇摆，摆得很入神。

“别装腔，请你爽爽气气的念吧，谢谢你！”她口里虽是这样说，心里真的有些难为情，只是“靠拢来点”，却不肯照办。

“好吧，那末我念噢？”他微微的有点不满意的念：“妹妹，二月初三收到汝信，并大洋拾元，我非常欢喜。汝近来身子不知好否，甚念，在外总要保养身体，钱要用时尽可留用，不必每月全数寄回，家中一切平安，二妹生了小的，元宵后回家住了半个月，银儿也乖，前几天他受了感冒，晚上发热，口里只是喊姆妈，现在已经好了。我呢，近来精神有些不济。”这些不关紧要的话，一气就念完了，他默默的瞧着她，探探气色，她的脸上忽然灰白了，“银儿才五岁半，这么小的孩子就离了娘，婆婆老态龙钟的还得要人服侍。他是整天辛劳那有工夫管，冷热尿屎，有谁照应他，这些还事小，他又没有伴，门前的那口塘，水光闪闪的，设若掉下去，那就……”，她正在暗地里酸楚，何先生又火上加油的把信中的话接上：“饭也吃不下，做事是无精打采的，走进房，冷冷清清的像是和尚庵，一躺在床上就做梦，每每梦见你，梦到那些事情上去。两年多的日子都是这样凄凄怆怆的过去，妹妹呀……”他又停住了，眼睛向她睃了一睃，吓吓的干笑着。她的灰白的脸忽又血红了，眼眶里泪珠莹莹的。她发现何先生注视她，她用手遮



了脸，转过身子去。

“还有要紧的话，——怎么着！站拢来点啊！”

“唉，谢谢你，不要念了，我是光眼瞎，你随意造些话在里面，谁晓得。”她羞羞的回转头来说；精神又渐渐的舒畅了，快慰了。

“真的，句句是真的，我还骗你吗？你素来对我很好的，我还骗你吗？”

“唉，那就是他受了人家的骗啦！——唉，作孽，他也是少读了几句书，家信也要请人写，请人看的，你晓得又是请了个什么化孙子写了这些鬼话啦！唉，真作孽！”

“是呀，写信就要找我们这样老实人写，这作兴是谁跟他玩笑也说不定，我是照着信上念的。只是你已经出门这样久，他就难道真不想你吗？”他瞧着她融融的笑：“那个男人不想堂客，那个堂客又不想男人的。”

她把头低下去，避一避灯光，何先生越瞧越神往，“还有要紧的话”也就没有了。她像受了感冒似的，身子动了一动，却启却又停住，沉思了一阵说：“何先生，真的不出门吗？如果不出门，那就还要麻烦你一下。”

“你既是有事，我就不出门也行，你不是别人，什么事我都肯替你尽心的。”何先生谄媚了两句，又启示她说：“太太又不在家，说不定一二点钟才回来，趁着你有工夫，就把你要做的事情替你做了吧！”

“是的，太太在家就忙不开，趁着今晚就请你写一封回



文摘小说精品

信吧？一次不了一次的麻烦你，真是折磨人！”她实实在在的抱歉，虽则自己平常也替他打水，买东西，究竟写信看信是比什么都难的。

“啊——就是写回信呵，我以为有什么好事情麻烦我，好吧；你就站在我面前说，我一句一句替你写就是。”

她得了何先生的允许，就像喜鹊一样的要飞下楼去取信纸。

“不必下楼了，你是取信纸吗？我这里有，早就替你预备好了的。”

“信纸信封也要用何先生的，这怎么要得！”她一壁说，一壁走回来，倚着桌子边站着。“请何先生这样写，就说我身体好，事情末，也不很忙，只是没有什么大味分。信末，收到了，我很挂念家里，不知为什么老是几个月不寄信来。”她响了一响嗓子，又再往下说，许多的话就赛跑似的纷乱着，一齐拥到口门来：“婆婆末，唉……”说到婆婆就有无穷的慨喟要向何先生申诉似的：“那末大的岁数，不知还常常发气痛不，事情要她老人家少做一点，这样要管，那样要管，一张碎米嘴整天烦个不住，我要出门末，也不是纯然为着家里穷，实在也是受不住叽嘈，你怕我真忍心——”她的喉头像塞了什么，“二妹是前年出嫁的，她老人家就只有这个女儿胎，几多看的重罗！生了孩子，我好意思不送礼吗？二妹是跟婆婆一气的！在家里的时候，指鸡骂狗，受她的气也真受足了。但是，我不送礼，她们不生



气吗？讲起来，我在外面赚钱，赚洋钱，唉，一天忙到晚，伤风头痛，还敢困在床上吗？”她越扯越远，费了一番思索才找着了头绪：“呵，请你添上一句，说我要寄点衣料给毛毛做点什么，有便头就寄回来，说起来，也算是舅姆胎！就是这几件事。呵，还请添一句，问问婆婆的安，二妹两娘崽人好不，孩子乖不？我末，在这里身子好……”

“慢点，慢点，我闹不清，你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信上开头总要有个称呼才行啊。这又不是咱们俩在说话！”

“自然是写把他的。”她羞羞的一笑。

“他是谁，我是谁，你是谁，他，他他，嘿；嘿，嘿。”

“他叫邹士林啦，什么‘你是谁’，‘我是谁’的！”

“你平常就称他邹土林的吗？这样还算恭敬吗？真是！还是称他哥哥吧，他称过你妹妹的。你对哥哥就没有一句没有说的吗？”何先生笑咪咪的，目光灼灼的就像射进她的心窝的薄膜，她的眼光就避到窗外，对面亭子间里也是一男一女在作什么，她渐渐的露出苦恼的样子，夫妻之乐在脑里一闪烁，就像做了亏心事，当了官说不出口供。

“怎么，你对哥哥就说不出一句体贴的温存的话吗？他不是精神不济吗？不是也在想你吗？不是……”何先生耸一耸肩，皱一皱眉眼，偏着头，鹰钩鼻子也动了一动，一双贼眼死死的钉着她，她是二十五六的，久旷之后的妇人。

“好啦，好啦，你就替我添上一句：要他自己也好好保养保养身体就是，没别的话了。”她苦笑着说，掉转头，不



文摘小说精品

敢正视何先生。

“替人家写信就得把人家心里的话写出来，有些活是说不出口的，我含糊的替你写着就是。”

何先生拿起笔就写，重要的事，几句就包括了，他就自出心裁的写些动情的句子，预备念给她听。只是几笔写完了，就没有什么戏唱了，怪乏味的，“可是在写信上耽误时候太多也就是徒劳的事。”这样一思量，终于笔如游龙的，一会就写完了。“好，完了，嘻，嘻，嘻！”他笔一搁，眼睛就射着她，射着她的眉，眼，两峰凸凸的胸部，腰，而且幻想着腰以下的一切。

“笑什么，笑里藏刀，我不相信你写的，你得念给我听，你别欺我光眼瞎，看你那神气就看得出，你别瞒我。”她带笑的说。

“自然念给你听啦，你站拢来一点，高声的念，像什么，这是私信。”何先生伸手将她露出衣袖外的手臂像黏了面糊似的一拉，她已神驰到家园，丈夫为她想病了，她该对丈夫安慰几句，她就像站在丈夫的床沿，被他一拉似的，站在何先生的身边。她听到：“哥哥，你的信，收到了。近日婆婆安否？二妹和小儿乖否？银儿吵事不！甚念！妹想送二妹一点衣料，给小儿做衣服，有便即当寄回家，妹在外自知保养，请莫悬念。自己身体要紧。”她就像在跟丈夫对话，相距咫尺似的，“哥哥，请晚上不要胡思乱想啊，像我，难道不时常思想你吗？只是想来想去，还是一场空，



这不是无益之事吗？哥哥呀……”何先生有神有韵的念，一壁笑着偷偷的瞅着她，她的确又落到凄愁的海里了，她顿觉自己还自在他乡，对着别的男子的面孔，这些情话虽是自己心里所要说的千万分之一，然而这是别的人替她说出的，这不是说给丈夫听，是何先生说给她自己听，凄切，羞惭的情绪在她的脸上交织着，眼泪几乎流下来了。但她的眼泪不愿对着何先生流，她强作笑颜说：

“你们当先生的就没有一个好人，请你写封信呢就爱鬼扯腿的乱写，唉，我要是认识几个字，自己能够动笔，真是一世也不愿求你们的。”她狠狠的啐了何先生一口，但她那春情骀宕的神景，徒然使何先生加倍的醉迷！

“真是，费力不讨好，我贪图个什么，这样体贴的替你写信？”何先生拿着写好了的信，紧紧的握着，咬紧牙齿装出要扯去的形势。

“好啦，好人做到底，我说得玩的，请你将信给我吧，谢谢你！”她恳求的说。

“是啦，这就是话了！”何先生笑着说，一壁将封套照着原信上载的住址写了，昂起头来沉着的咕噜着：“你将什么谢我啊，口口声声‘谢谢你谢谢你？’”

“啊——啊——我替你洗衣服，干干净净的洗。”

“不行，洗衣服我还是给钱你，而且多给。”

“替你扫地拖地板，擦桌椅。”

“更不行，这我自己能动手，不必劳你的驾。”



文摘小说精品

“那末，怎样谢你呢？——买两盒香烟送给你。”

“见鬼啦，我少的是香烟吗？有的是大联珠！”

“那末，我谢你什么，你说出来啊！”

“你不要花钱去买，也不要你向别处去寻求，你自己身上有的，现在就带在身边呢，我要的是那东西，你猜。”

“我身边没有末，你指给我看，你所要的。”她毫不思索的说。但她为何先生的奸诈的丑态所提醒，胸部就一起一伏的，神经紧张起来，怯羞与苦闷笼罩在她的脸上，室内惨淡的夜色四合著，她融合在里面化作一片朦胧，她头晕耳热的，眼睛痴呆的瞧着何先生，身子不由得慑缩的往后退，何先生强盗般的窜起来，“我要的是这个！”他抢着用手撩起她的衣服说，纵步跳上前，“扎，扎”的把房门锁了，“碰，碰”的将窗户关了。

“我不，我不，我不……”

“嘻嘻嘻，嘿嘿嘿！”

软弱的挣扎的声音渐渐的微细，亭子间的灯光突然灭了……



一个危险的人物

—— 鲁 彦

夏天的一个早晨，惠明先生的房内坐满了人。语声和扇子声混合着，喧嚷而且嘈杂，有如机器房一般。烟雾弥漫，向窗外流出去了一些，又从各人的口内喷出来许多，使房内愈加炎热。

这是因为子平，惠明先生的侄子，刚从T城回来，所以邻居们都走过来和他打招呼，并且借此听听外面的新闻。

他离家很久，已有八年了。那时他还是一个矮小的中学生，不大懂得人事，只喜欢玩耍，大家都看他不起。现在他已长得很高。嘴唇上稀稀的留着一撇胡髭。穿着一身洋服，走起路来，脚下的皮鞋发出橐橐的声音，庄重而且威严。说话时，吸着烟，缓慢，老练。他在许多中学校、大学学校里教过书，不但不能以孩子相看，且俨然是许多青年的师长了。老年的银品先生是一个秀才，他知道子平如果生长在清朝，现在至少是一个翰林，因此也另眼看他，走了过来和他谈话。

一切都还满意，只有一件，在邻居们觉得不以为然。那就是子平的衣服，他把领子翻在肩上，前胸露着一部分



文摘小说精品

的肉。外衣上明明生着扣子，却一个也不扣，连裤带、裤裆都露了出来。他如果是一个种田的或做工的，自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既然是一个读书人，便大大的不像样了。

“看他的神色，颇有做官发迹的希望呢，燕生哥！”做铜匠的阿金别了惠明先生和子平，在路上对做木匠的燕生这样说。

“哼，只怕官路不正！”燕生木匠慢吞吞地回答，“我问你，衣扣是做什么用的？”

“真是呀！做流氓的人才是不扣衣襟的！若说天气热，脱了衣服怕不凉快？赤了膊不更凉快？”

子平回家已有五六天，还不曾出大门一步，使林家塘的邻居们感觉到奇异。村中仅有他的公公，叔叔辈，到了家里应去拜访拜访，他却像闺阁姑娘似的躲着不出来。如果家里有妻子，倒也还说得去，说是陪老婆，然而他还没有结婚。如果有父母兄妹，也未尝不可说离家这许多年，现在在忙着和父母兄妹细谈，然而他都没有。况且惠明先生除了自己和大媳妇，一个男仆，一个女仆，大的儿子在北京读书，小的在上海读书，此外便没有什么人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扯住了他的脚呢？为了什么呢？

大家常常这样的谈论。终于猜不出子平不出门的缘由。于是有一天，好事的长庭货郎便决计冲进他的卧室里去观察他的行动了。

他和惠明先生很要好，常常到他家里去走。他知道子



平住的那一间房子。他假装着去看惠明先生，坐谈了一会，就说要看子平，一直往他的房里走了进去。

子平正躺在藤椅上看书。长庭货郎一面和他打招呼，一面就坐在桌子旁的一把椅子上。

仰起头来，他一眼看见壁上挂着一张相片，比他还未卖去的一面大镜子还大。他看见相片上还有十几个年青的女人，三个男子，一个就是子平。女子中，只有两个梳着髻，其余的都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子一样。要不是底下穿裙子，他几乎辨不出是男是女了。

“这相片上是你的什么人，子平？”他比子平大一辈。所以便直呼其名。

“是几个要好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听说我要回家，都不忍分别。照了这张相片，做一个纪念。”

“唔，唔！”长庭货郎喃喃的说着，就走了回去。“原来有这许多要好的，相好的女人！不忍分别，怪不得爹娘死时，打了电报去，不回来！纪念，纪念，相思！哈哈！好一个读书人！有这许多相好的，女人的相片在房里，还出去拜访什么长者！……”

长庭货郎这个人，最会造谣言，说谎话，满村的人都知道。不晓得他从哪里学来了这样本事，三分的事情，一到他的口里，便变了十二分，的的确确的真有其事了。他挑着货郎担不问人家买东西不买，一放下担子就攀谈起来，



文摘小说精品

讲那个，讲这个、咕咕啲啲的说些毫不相干的新闻，引得人家走不开，团团围着他的货郎担，结果就买了他一大批的货物。关于子平有十几个妻子的话，大家都不相信。阿正婶和他赌了一对猪蹄，一天下午便闯进子平的房里去观看。

房门开着。她叫着子平，掀起门帘，走了进去。子平正对着窗子，坐在桌子旁写字。他看阿正婶进去，便站起身，迎了出来。

这使阿正婶吃了一大惊。她看见子平披着一件宽宽的短短的花的和尚衣，拖着鞋，赤着脚，露着两膝，显然没有穿裤子……

她急得不知怎样才好，匆遽的转过身去，说一声我是找你叔叔来的，拔腿就跑了。

“杀千刀，青天白日，开着门，这样的打扮！”

她没有看见那相片，但她已相信长庭货郎的话是靠得住的了，便买了一对猪蹄，请他下酒。

一次，惠明先生的第二个儿子由上海回家了。第二天早晨，林家塘的人就看见子平第一次走出大门，带着这个弟弟。他沿路和人家点头，略略说几句便一直往田间的小路走去。他带着一顶草帽，前面罩到眉间，后背高耸耸的没有带下去，整个的草帽偏向左边。看见他的人都只会在背后摇头。

“流氓的帽子才是这样的歪着，想不到读书人也学得这



样！”杂货店老板史法说着，掉转了头。

“君子行大道，小人走小路！你看，他往哪里走！”在上海一家洋行里做账房先生的教童颇知道几句四书，那时正坐在杂货店柜台内，眼看着子平往田间走去，大不以为然。

许多人站在桥上，远远的注意着子平。他们看见子平一面走，一面指手划脚的和他的弟弟谈着话。循着那路弯弯曲曲的转过去，便到了河边。这时正有一个衣服褴褛的人在河边钓鱼。他们走到那里就站住了。看了一会，子平便先蹲了下去，坐倒在草地上，随后口里不知说什么，他的弟弟也坐下去了。

在桥上远远望着的人都失望的摇着头。他们从来不曾看见过读书人站在河边看下流人钓鱼，而且这样的地方竟会坐了下去。

钓鱼的始终没有钓上一尾，子平只是呆呆的望着，直至桥上的人站得腿酸，他才站了起来，带着他的弟弟回来。

晚间，和惠明先生最要好的邻居富克先生把他们叔侄请了去吃饭，还邀了几个粗通文字的邻人相陪。子平的吃相很不好。他不大说话，只是一杯又一杯的吃酒。一盘菜上来，他也不叫别人吃，先把筷子插了下去。

“读书人竟一点不讲礼节！”同桌的人都气闷闷的暗想着。同时，他又做出一件不堪入目的事。那就是他把落在桌上的饭用筷子刷到地上。这如果在别人，不要说饭落在



文摘小说精品

桌上，即使落在地上又踏了一脚，也要拾起来吃。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糟蹋米饭是要被天雷打的，他竟这样的大胆！

碗边碗底还有好几十颗饭米，他放下筷子算吃完了。

“连饭米也不敬惜！读的什么书！”大家都暗暗愤怒的想着，散了席。

林家塘这个村庄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它的东边有一重很高的山。后南至北迤邐着，有几十里路。山上长着很高的松柏，繁茂的竹子，好几处，柴草长得比人身还高，密密丛丛的，人进去了便看不见一点踪影，山中最多虫鸟，时刻鸣叫着。一到夏天和秋天，便如山崩海决的号响。一条上山巅的路又长又耸，转了十八个弯，才能到得极顶。从那里可以望见西边许多起伏如裙边，如坟墓的大小山冈，和山外的苍茫的海和海中屹立的群岛。西边由林家塘起，像鸟巢似的村屋接连不断，绵延到极边碧绿的田野中，一脉线似的小河明亮亮地蜿蜒着，围绕着。在小河与溪流相通的山脚下，四季中或点点滴滴地鸣着，或雷鸣而暴地号着。整个的林家塘都被围在丛林中，一年到头开着各色的花。

一天下午，约在一点钟左右，有人看见子平挟了一包东西，独自向山边走了去。

那时林家塘的明生和仁才正在半山里砍柴。他们看见子平循着山路从山脚下彳亍地走上山去，这里站了一会，那里坐了一会。走到离明生和仁才不远的地方，他在一株



大树下歇了半天。明生看见他解开那一扎纸包，拿出来一瓶酒似的东西，呆望着远远的云或村庄，一口一口的喝着，手里剥着花生或豆子一类的东西，往口里塞。明生和仁才都不觉暗暗的笑了起来。

坐了许多，子平包了酒瓶，又彳亍地往山顶走了上去。明生和仁才好奇心动，便都偷偷的从别一条山路上跟着走去。

一到山巅，子平便狂呼着来回的跑了起来，跳了起来，发了疯的一般。他们又看见他呆呆的，想什么心事似的坐了许多，又喝了不少的酒。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人啊？”

在他们过去的几十年中，几乎天天在山上砍着柴，还不曾看见过这样的人物。说他疯了罢，显然不是的。小孩子罢，也不是。他是一个教书的先生，千百人所模拟的人物，应该庄重而且威严才是。像这个样子，如何教得书来！然而，然而他居然又在外边教了好几年好几个学校的书了！

……

奇异的事还有。子平忽然丢了酒瓶，揉升到一株大树上去了。

他坐在桠杈上，摇着树枝，唱着歌。在明生和仁才看起来，竟像他们往常所看见的猴子。

他玩了许多，折了一枝树枝，便又跳下来喝酒，一会儿，便躺倒在大树下，似乎睡熟了。



文摘小说精品

“不要再看这些难以入目的丑态，还是砍我们的柴去罢！”明生和仁才摇着头，往半山里走去。

炎热之后，壁垒似的云迅速地从天顶上腾了起来，一霎时便布满了天空，掩住了火一般的太阳。电比箭还急的从那边的天空射到这边的天空。雷声如从远的海底滚出来一般，隐隐约约响了起来，愈响愈近愈隆，偶然间发出惊山崩石的霹雳。接着大雨便狂怒的落着。林家塘全村这时仿佛是恶涛中的一只小艇，簸荡得没有一刻平静，瓦片拉拉的发出声音。水从檐间的水溜边上呼号地冲了出来，拍拍地击着地上的石头。各处院子中的水，带着各种的积污和泥土凶猛地涌到较高的窗槛下又撞了回去。树林在水中跳动着，像要带根拔了起来，上面当不住严重的袭击，弯着头又像要折断树干往地下扑倒一般。山上的水瀑布似的滚到溪中，发出和雷相呼应的巨声。天将崩塌了。村中的人都战战兢兢的躲在屋中，不敢走出门外。

就在这时候，住在村尾的农夫四林忽然听见了屋外大声呼号的声音。他从后窗望出去，看见一个人撑着一顶纸伞，赤着脚，裤脚卷到大腿上，大声的唱着歌，往山脚下走了去。

那是子平。

“发了疯了，到那里去寻什么狗肉吃呀！”四林不禁喊了起来。

穿过竹林望去，四林看见子平走到溪边站住了。他呆



呆的望着，时而抱起一块大石，往急流中撩去。一会儿，他走了下去，只露出了伞顶，似已站在溪流中。

不久雨停了。子平收了伞，还站在那溪中。四林背上锄头，走出门，假装到田间去，想走近一点窥他做什么。

子平脱了上衣，弯着身在溪水上，用手舀着水，在洗他的上身。

“贱骨头！”四林掉转身，远远的就折回自己的家里。

孟母择邻而居，士君子择友而交，正所谓鸡随鸡群，羊随羊群，贼有贼队，官有官党。有钱的和有钱的来往，好人与好人来往。像子平，算是一个读书人，而不与读书人来往，他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林家塘尽有的是读书人，一百年前，出过举人，出过进士，也曾出过翰林。祠堂门口至今还高高的挂着钦赐的匾额。现在有两个秀才都还活着。有两家人家请着先生在教子弟。像林元，虽已改了业做了医生，但他笔墨的好是人人知道的，他从前也是一个童生。年青的像进安，村中有什么信札都是他代看代写。评理讲事有丹生。募捐倡议有芝亭。此外还尽有识字能文的人。而子平，一个也不理，这算是什么呢？他回家已二十多天，没有去看过人，也没有人去看过他。大家只看见他做出了许多难以入目的事情。若说他疯狂，则又不像。只有说他是下流的读书人，便比较的确切。

但一天，林家塘的人看见子平的朋友来了。那是两个外地人，言语有点异样，穿着袋子很多的短衣。其中的一



文摘小说精品

个，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的皮包，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到了林家塘，便问子平的住处，说是由县里的党部来的，和子平同过学。子平非常欢喜的接见他们，高谈阔论的谈了一天，又陪着他们到山上去走。宿了一夜，这两个人走了。子平送得极远极远。

三天后，子平到县城去了。这显然是去看那两个朋友的。他去了三天才回家。

那时田间正是一片黄色，早稻将熟的时候。农夫们都忙着预备收割，田主计算着称租谷的事情。忽然一天，林家塘来了一个贴告示的人。大家都围着去看，只见：

“……农夫栽培辛勤……租谷一律七折……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示……”

“入他娘的！这样好的年成，要他多管事！……”看的人都切齿的痛恨。有几个人甚至动手撕告示了。

林家塘里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种田的没有几个。这一种办法，可以说是于林家塘全村有极大的损失。于是全村的人便纷纷议论，詈骂起来。

“什么叫做党部！什么叫做农民协会！狗屁！害人的东西！”有一种不堪言说的疑惑，同时涌上了大家的心头：觉得这件事情似乎是子平在其中唆使。从这疑惑中，又加上了平时的鄙视，便生出了仇恨。

那是谁都知道的，他和党部有关系。

炊烟在各家的屋上盘绕，结成了一个大的朦胧的网，



笼罩着整个的村庄。夜又从不知不觉中撒下幕来，使林家塘渐渐入于黑暗的境界。星星似不愿夜的独霸，便发出闪闪的光辉，照耀着下面的世界。云敛了迹，繁密的银河横在天空。过了一会，月亮也出来了。她带着凉爽的气，射出更大的光到地上。微风从幽秘的山谷中，树林中偷偷的晃了出来，给与林家塘一种不堪言说的凉爽。喧哗和扰扰攘攘已退去休息。在清静中，蟋蟀与纺织娘发出清脆的歌声，颂扬着夜的秘密。

经过了炎热而又劳苦的工作，全村的男女便都休息在院中，河边，树下，受着甜蜜的夜的抚慰，三三两两的低声地谈着欢乐或悲苦的往事。

不久，奇异的事发生了。

有人看见头上有无数的小星拥簇在一堆，上窄下阔，形成了扫帚的样式，发出极大的光芒，如大麦的须一般。这叫做扫帚星，是一颗凶星。它发现时，必有王莽一类的人出世，倾覆着朝代，扰乱着安静。像这样的星，林家塘人已有几百年不曾看见过。

大家都指点着，观望着，谈论着。恐怖充满了各人的心中。它正直对着林家塘，显然这个人已出现在林家塘了。

约莫半点钟之久，东南角上忽然起了一朵大的黑云，渐渐上升着，有一分钟左右盖住了光明的月亮。它不歇的往天空的正中飘来，愈走愈近林家塘。扫帚星似已模糊起来，渐渐失了光芒。大家都惊异的望着，那云很快的便



文摘小说精品

盖住了扫帚星。

“好了！扫帚星不见了！”云过后，果然已看不见光芒的扫帚星，只是几颗隐约的小星在那里闪烁着。于是大家就很喜欢的叫了起来。各人的心中重又回复了平安，渐渐走进屋里去睡眠。

阿武婶的房子正在惠明先生的花园旁边。她走入房内后，忽然听见一阵风声，接着便是脚步声，不由得奇怪起来，她仔细倾听，那声音似在惠明先生的花园里，便走入厨房，由小窗里望了出去。模糊的月光下，她看见一个人正在那里拿着一柄长的剑呼呼的舞着。雪亮的光闪烟得非常可怕。剑在那人的头上身边，前后左右盘旋着。忽然听见那人叱咤一声，那剑便刺在一株树干上。收了剑，又做了几个姿势，那人便走了。阿武婶隐隐约约的看去，正是子平。

一阵战栗从她的心中发出，遍了她的全身。她连忙走进卧房里去。恐怖主宰着她的整个灵魂。她明白扫帚星所照的是谁，方才许多人撅着嘴所暗指的是谁了。

“咳，不幸，林家塘竟出了这样的一个恶魔！”她颤颤地自言自语的说。

林家塘离县城只有三十里路，一切的消息都很灵通，国内的大事他们也颇有一点知道。但因为经商的经商，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各有自己的职业，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大去理会那些闲事。谁做皇帝谁做总统，在



他们都没有关系，北军来了也好，南军来了也好。这次自从南军赶走北军，把附近的地方占领后，纷纷设立党部，工会，农会，他们还不以为意。最近这么一来，他们疑心起来了。北军在时，加粮加税，但好好的年成租谷打七折还不曾有过。这显然是北军比南军好得多。

林家塘扰扰攘攘了几天，忽然来了消息了。

“这是共产党做的事！”在县内医院里当账房的生贵刚从城里回家，对邻居们说。

“什么是共产党呢？”有好几个人向来没有听说过，问生贵说。

“共产党就是破产党！共人家的钱，共人家的妻子！”

“啊！这还了得！”听的人都惊骇起来。

“他们不认父母，不认子女，凡女人都是男人的妻子，凡男人都是女人的丈夫！别人的产业就是他们的产业！”

这话愈说愈可怕了。听的人愈加多了起来。这样奇怪的事，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见。

“南军有许许多多共产党，女人也很多。她们都剪了头发，和男子一样的打扮。”

“啊，南军就是共产军吗？”

“不是。南军是国民军。共产党是混在里面的。现在国民军正在到处捉共产党。一查出就捉去枪毙。前日起，县里已枪毙了十几个。现在搜索得极严。有许多共产党都藏着手枪，炸弹。学界里最多。这几天来，街上站满了兵，



文摘小说精品

凡看见剪了头发的女学生都要解开上衣露出胸来，脱了裙子，给他们搜摸。”

“啊！痛快！”

“什么党部，农会，工会！那里面没一个不是共产党。现在都已解散。被捉去的捉去，逃走的逃走了。”

“好，好！问你还共产不共产！”

听的人都喜欢的不得了。眼见得租谷不能打七折，自己的老婆也不会被人共了。

这消息像电似的立刻就传遍了林家塘。

许许多多人都谈着谈着，便转到扫帚星上去，剑与一群剪头发的女人，以及晴天在山顶上打滚，雨天在山脚下洗澡等等的下流的出奇的举动……

有几个人便相约去讽示惠明先生，探他的意见了，因为他是扫帚星的叔叔，村中不好惹的前辈。

邻居们走后，惠明先生非常的生气。他一方面恶邻居们竟敢这样的大胆，把他的侄子当做共产党，一方面恨子平不争气，会被人家疑忌到如此。七八年前，他在林家塘是一个最威风，最有名声的人，村中有什么事情，殴斗或争论，都请他去判断。他像一个阎王，一句话说出去，怎样重大的案件便解决。村中没有一个人不怕他，不尊敬他。家家请他吃酒，送礼物送钱给他用。近几年来他已把家基筑得很稳固，有屋有田，年纪也老了，不再管别人的事，只日夜躺在床上，点着烟灯，吸吸鸦片消遣。最近两年来，



他甚至连家事也交给了大媳妇，不大出自己的房门。子平回来后，只同他同桌吃过三次饭，一次还是在富克先生家里。谈话的次数也很少，而且每次都很短促。他想不到子平竟会这样的下流。他怒气冲冲的叫女仆把子平喊来。

“你知道共产党吗，子平？”他劈头就是这样问。

“知道的。”子平毫不介意的回答说。

这使惠明先生吃了一惊。显然邻居们的观察是对的。

“为什么要共产呢？”

“因为不平等。不造房子的人有房子住，造房子的反而没有房子住。不种田的人有饭吃，种田的反而没有饭吃。不做衣服的有衣服穿，

“为什么要共妻呢？”惠明先生截断他的话，问。

“没有这回事。”他笑着回答说，“只有自由结婚，自由离婚是有的。”

惠明先生点了一点头。

“哈，今日同这个自由结婚，睡了一夜，明日就可以自由离婚，再和别个去自由结婚，后天又自由离婚，又自由结婚，又自由离婚……这不就是共妻？”他想。

“生出来的儿子怎么办呢？”他又问子平说。

“那时到处都设着儿童公育院，有人代养。”

“岂不是不认得父母了。”

“没有什么关系。”

“哦！你怎么知道这许多呢？”



文摘小说精品

“书上讲得很详细。”

惠明先生气忿地躺在床上，拿起烟筒，装上烟，一头含在口里，便往烟灯上烧，不再理子平。

子平还有话要说似的，站了一会，看他已生了气，便索然无味的走回自己的房里。

惠明先生一肚子的气愤。烟越吸越急，怒气也愈加增长起来。自己家里隐藏着一个这样危险的人，他如做梦似的，到现在才知道。林家塘人的观察是多么真确。问他知道吗？——知道。而且非常的详细。他几十年心血所争来的名声，眼见得要被这畜生破坏了！报告，捉了去是要枪毙的。他毕竟是自己的侄子。不报告，生贵说过，隐藏共产党的人家是一样要枪毙的。这事情两难。

新的思想随着他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

他想到他兄弟名下尚有二十几亩田，几千元现款存在钱庄里。他兄弟这一家现在只有子平一个人。子平如果死了，是应该他的大儿子承继的，那时连田和现款便统统归到他手里。不去报告，也不见得不被捉去，而且还将株连及自己。报告了，既可脱出罪，又可拿到他的产业，何乐而不为？这本是他自作自受，难怪得叔叔。况且，共产党连父母也不认，怎会认得叔叔？他将来也难免反转来把叔叔当做侄子看待，两个儿子难免受他的欺，被他共了产，共了妻去。

主意拿定，他在夜间请了村中的几个地位较高的人，



秘密地商量许久，写好一张报告，由他领衔，打发人送到县里去。

林家塘是一个守不住秘密的地方，第二天早晨，这消息便已传遍了。大家都觉得心里有点痒痒，巴不得这事立刻就发作。

生贵却故意装做不知道似的，偏要去看看子平。

九点钟，他去时，门关着，子平还睡着。十点钟，也还没有起来。他有点疑惑。十二点又去了一次。子平在里面答应说，人不好过，不能起来。下午二点和四点，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再去，叫别人去敲了两次门，也是一样的回答。

“一定是给他知道了！”生贵对教童说，“在里面关着门，想什么方法哩！”

“自然着急的！昨晚惠明先生的话问得太明白了！”

“不要让他逃走！逃走了，我们这班人便要受官厅的殃，说是我们放走的呢！”

第三天早晨，浓厚的雾笼罩了整个的林家塘。炊烟从各家的烟囱中冒了出来，渐渐混合在雾里，使林家塘更沉没在朦胧中，对面辨不出人物。太阳只是淡淡的发着光，似不想冲破雾的网，给林家塘人一个清明的世界一般。只有许多鸟在树林里啁啾地鸣着，不堪烦闷似的。

阿武婶拿着洗净了的一篮衣服回来，忽然听见一阵橐橐的皮鞋声，有一个人便在她的身边迅速地掠过去。她回



文摘小说精品

头细看时，那人已隐没在雾中了。林家塘没有第二个人穿皮鞋，她知道那一定是子平逃走了。她急忙跟着皮鞋声追去。路上遇到了史法，便轻轻的告诉他，叫他跟去，因为她自己是小脚，走不快的。

“万不会让他逃走！”史法想，“那边只有往县城去的一条大路，我跟着去就是了。”

子平走得很快，只听见脚步声，看不见人。

雾渐渐淡了起来，隐约中，史法已看见子平。但脚步声忽然没有了。他仔细望去，子平已走入小路。

“哼！看你往哪里逃罢！”史法喃喃地说着，跟了去。

雾渐渐消散，他看得很清楚，子平走进一个树林里站住了。他正要走过去，忽然树林中起了一声狂叫，吓得他连忙站住了脚步。

对面的山谷猛然又应答了一声。

他看见子平捻着拳头在那里打起拳来了。

“唔，他知道我跟着，要和我相打了！”

他不由得心里突突的跳了起来，不敢动了。

“走远一点罢，”他想。转过身去，他看见前面来了六个人。那是生贵、仁才、明生、长庭、教童、四林，后面还有一群男女，为首的仿佛是惠明先生，丹生先生，富克先生，他们似已知道子平逃走，追了来的。

“逃走了吗？”

“不，在树林内。他死到临头，看见我一个人，磨拳擦



掌的，还想打我呢！”史法轻轻的说。看见来了这许多人，他又胆壮了。

“去，追去捉住他！”生贵像发号施令的说。

“不！怕有手枪呢！”仁才这么一说，把几个人都呆住了。

雾已完全敛迹，太阳很明亮地照着。他们忽然看见对面来了七八个人。前面走的都背着枪，穿着军服，后背的一个正是送报告信去的惠明先生的仆人。

“逃走了，逃走了！”大家都大声的喊了起来。“还在树林里！快去，快去！当心他的手枪！”

那些兵就很快的卸下刺刀，装上子弹，吹着哨子，往树林包围了去。

子平似已觉得了。他已飞步往树林外逃去。

突然间，一阵劈拍的枪声，子平倒在田中了。

大家围了上去，看见他手臂和腿上中了两枪，流着鲜红的血。就在昏迷中，两个兵士用粗长的绳索把他捆了起来。有几个兵士便跑到他的屋子里去搜查。

证据是一柄剑。

过了一天，消息传到林家塘：子平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谈，官长命令……

几天之后，林家塘人的兴奋渐渐消失，又安心而且平静的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溪流仍点滴滴的流着，树林巍然地站着，鸟儿啁啾地唱着快乐的歌，各色的野花天天开



文摘小说精品

着，如往日一般。即如子平击倒的那一处，也依然有蟋蟀和纺织娘歌唱着，蚱蜢跳跃着，粉蝶飞舞着，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凄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

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迎春花开

—— 姜照辉

柳明祖坟上冒青烟，招聘到乡政府，当上了“八品乡官”。说是乡官，其实是蹲点驻村的乡丁一个。说是蹲点，其实也就是秋后去征收农业税费。

柳明蹲的是迎春沟村。距离乡政府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说它近，也只有二十多里路程。比起六十里的黄花山村近多了。说它远，要翻山越涧。比起坐车到黄花山远多了。

迎春沟村不仅不通公路，不通电，连粮食加工还靠的是毛驴拉的石碾石磨。有的村民一辈子没有下过山，自生自灭。年初，乡政府安排工作，迎春沟村成了猪不啃的南瓜，更没人要。乡官们尿尿时面都不朝迎春沟。膻不膻是块羊肉，也不能随手扔了。还是胡乡长点子多。分别从一到三十五写了纸条，揉成团装到纸箱里，再摇一摇。让全乡三十五名干部各拈出一个。按照由小到大的数字排列，每人一年轮流到迎春沟蹲点。胡乡长不愿把手指头伸到别人嘴里嚼，自己也得拈。他拈的是个七，也就是说他第七个要到迎春沟蹲点。胡乡长心里先翻腾了一阵儿，后来又



文摘小说精品

觉得也许还轮不到七，自己就调走了呢。

轮到七了，胡乡长没调走，却调来了柳明。于是，柳明便顶替了胡乡长到迎春沟蹲点。胡乡长把自己排到了第三十六。心想，还有二十年自己就退休了，还管它什么“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把柳明扔过来甩过去。他松了松领带，望望被尘土亲昵的皮鞋。些许后悔，些许心疼。

上了几座山，下了几道洼。柳明觉得双脚像浸泡在水里，脚趾不停地在皮鞋里抓泥鳅。

季节钻进了深秋，太阳柳絮般地飘在高空，又落在山涧。纵情地与山泉缠绵，羞红了满山的树林。柳明一屁股坐到泉水边的石包上。脱掉鞋，一股奇臭随着一团白雾弥漫开来。令他头晕目眩，几欲呕吐。狠狠地咽了几口唾液，才使涌动的胃平静下来。他扯掉了湿透的袜子，随手搭在旁边一棵拇指粗的金银花藤上。又拽出鞋垫，放到一丛野菊花上。把脚伸到泉水中。清凉利索的感觉迅速遍及全身。一阵波光闪动，破碎的太阳惊起了顽皮的小鱼，猝尔钻进青苔下面的石缝里去了。柳明低着头，把脚杳始杳晃的洗了一遍。感觉舒服极了。像刚挖完地又洗了流水澡一样的惬意。不知啥时候，小鱼跑出来，用嘴轻轻地在脚上碰一下，又迅速跑开。柳明静静地，一动不动。任凭小鱼在脚趾间穿来穿去，蹭得他痒酥酥的。

身后传来沙沙的声响。他回头望去，一只松鼠在毛栗



树蔸下扒了几下土，嗖地一下上树了。柳明淌过小溪，用树枝扒开了栗树蔸新鲜的泥土，露出了一窝黯红色的板栗。他一阵欣喜，便全部将其刨出来。数一数，一共二十四颗，个个粒大饱满。柳明从包里找来塑料袋，将其装好，给老婆孩子带回去。嘭的一声，背上好像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熟透了的猕猴桃。他抬起头，看见两只麻雀在上面吃的津津有味。网状的藤蔓上，已所剩无几了。

一阵秋风过，地上色更浓。冬天快到了，大雪之后，麻雀们吃什么呢？他想到这儿，又将塑料袋里的板栗连同那个猕猴桃一起又放到了原来的地方。

袜子晾干了水气，脚也舒服了。重新穿上鞋袜，继续前行。

柳明追着太阳转过一个山包，看到一片苞谷地。地无三尺平，土少岩石多。苞谷坨子早已收尽，只剩下干枯的秸杆在秋风中轻轻摇曳。偶儿也有几只麻雀在其间乱窜，妄想从中找到一粒遗漏的苞谷籽。

他听到了狗的叫声，看到了房顶的炊烟。是一个大约四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干打垒的瓦房像小孩心不在焉地摆下的几块积木，散落在半坡上，挑不出一点美来。

村口是一大片树林，高低参差不齐。树的主干挺且直，粗壮的侧枝平伸开来，又向上呈九十度长出许多枝条。树叶已经落尽，每一个枝头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白点。最大的



文摘小说精品

一棵像一把撑着的没有衣子的雨伞。这棵树和另外的三个大树杈，撑起了一间宽大的草房。房上的茅草已经腐朽变色，檐下吊着一绺绺的衰草，并结满了灰蒙蒙的蜘蛛网。

连续呼噜噜的声响从草房里传出来。干瘦的毛驴，正慢悠悠的拉着大石磨。一中年妇女紧跟在毛驴后面，右手拿着一根细竹条，左手拿着高粱秆扎成的刷子。细竹条时不时地在驴背上方猛地一抽，发出唧啾一声。虽然没有打在驴背上，但还是催动了一次次停下来的脚步。她头上搭着毛巾，浅蓝色的对襟上衣，好像掉了一颗纽扣。每走一步，略微下垂的乳房就从这里探出个头来。脚下是一双解放鞋，右脚的拇指露在外面。没有鞋带，鞋后跟被踩在脚下。踢踢踏踏地，跟拖鞋差不多。

磨房还比较宽敞。两边用木板作了遮挡。一边是石磨，一边是石碾。中间是进村的通道。

柳明问磨房女人，村长住哪儿？女人把他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扭过头，向身后指了指，说：“在这儿，他在屋里。你是乡上轮到我们这儿来要钱的吧？不听说轮到胡乡长了吗？他咋不来呢？”柳明没理她。他知道跟这种长舌女人说不清的。

看起来，村长家的房子还是全村像样的。墙上粉了一层淡淡的白灰，门和窗子也好像刷过了油漆。只是一方山墙外多了两根长长的木杆，上端垂下一个铁丝网，网里装着几个大石头。他知道这是用来校正墙体使用的一种土方



法，叫地牯牛。

村长家里黑咕隆咚。窗户很高很小，两扇竹篱笆和上面的竹楼被熏的黑糊糊的。透过竹篱笆，里间有些忽明忽暗的亮光。柳明摸索着走进去。有一口土灶，旁边是一个火塘。用破搪瓷盆窑在土里，几个腐朽的树疙瘩在里面发出微弱的火光。上面吊着煤矸石一样的烧水壶。借着火光，他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砧板上用菜刀切着旱烟。

男人见有人进来，不冷不热地说了声“稀客”，便继续切他的烟。柳明问：“你是村长？”“嗯！”“我是乡上安排在这儿征收农业税费的。”“嗯！”“听说你们今年还没动头，加上往年陈欠，一共还有五万多块，是的吧？”“嗯！”

村长卷好喇叭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好大一会儿，两股浓烟才从鼻毛深处冒出来，模糊了他黝黑的脸颊。

村长这才把柳明仔细瞧瞧。说：“莫笑，到磨房里坐。”

磨房女人蹲在地上筛苞谷糝，屁股一扭一扭地。筛子里漩涡似的团团转。苞谷皮子都聚到了中间。女人把它们小心地捧起来，放在出口处的一个破瓦盆里。毛驴彻底解放，一样一样地叫几声，奔瓦盆而去。

他们在碾盘上坐了下来。村长又冒了两股浓烟，先开了口，“咋搞？”

“先开个群众会。讲讲政策，做做思想工作。下午在你这儿交钱。无论如何要把今年的搞清。要不，我也交不了差。”



文摘小说精品

“ 嗯！ ”

村长通知会去了。

磨房女人只顾忙着手里的活儿。柳明背靠在碾杠上，想跟磨房女人找个话，却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知道山里的女人，弄不好自己下不了台阶，有一千张脸也掉得完。柳明无聊地四下张望。身后的木板墙上挂着犁耙绳索和一把罗。罗的旁边隐隐约约的有几行字。他凑上前去一看，原来是用黑木炭歪歪扭扭地写着一首题为“ 要钱 ”的打油诗。

“ 乡上干部一大窝，轮流下来搞工作，群众生活他不管，要钱是个好家伙。 ”

下面落款是潘驼子。

残废了的潘驼子是啄木鸟死在树洞里就剩一张嘴了。

那年搞社教。队长姓毕，是个麻子。每天让村长派人到乡上挑啤酒，村上的公鸡都让他们给吃完了。一天早晨，潘驼子非常吃惊地对毕队长说：“ 山那边有个八十岁的老奶奶，一年上头不吃饭，光吃花椒。新花椒上市，她一顿能吃一升。 ” 毕队长说：“ 胡谈，那麻地得了？ ” 潘驼子一嘴接过去，“ 再麻她自己也不觉得。 ” 说罢连滚带爬地跑开了。毕队长气得脸上的麻子泛红。骂了一句“ 狗日的驼子。 ”

社教结束，他又做了一首题为“ 社教 ” 的打油诗。

“ 吃吃喝喝搞社教，念念文件读读报，生活报销一大堆，群众困难撂下了。 ”



潘驼子成了迎春沟村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大家渐渐地觉得离不开他了。

柳明感觉到皮鞋里的脚难受死了，但他说啥也不会在这儿把鞋脱了。忍着吧，回去再说。

磨房女人刚拾掇完毕，来听会的人就走进了磨房，尽是些女人。她们手上有的织着毛衣，有的纳着鞋垫，有的用脸盆端着几个正在削皮的土豆。嘻嘻哈哈，有说有笑。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沿石磨围了一圈。

“看到萝卜是青菜，还假嘛意思的开个啥会！”

进来是潘驼子。他确实驼得厉害，脊梁筋别得老高。头距离地面只有一尺多。说话时，偏过头来才能看到别人的脸。驼子一进来，女人们就骚动了。长腿女人说：“谁的裤裆破了，钻出你这个家伙来。”潘驼子在女人大腿跟上拧了一把。长腿女人咯咯地一笑，按着驼子头说：“咋啦？想把脑壳伸进来？当心我撮死你。”“我想看看到底是啥样的。”“跟你的臭嘴差不多，就是没长牙。”磨房女人摘下头上的毛巾。一边抽打着衣服上的灰，一边说：“驼子，别看你猴精，我打个谜语你猜猜。远看像是背娃回家，近看像个老鳖爬沙，坐那儿像只猴子烤火，睡那儿像根扭扭黄瓜。”大家看着驼子哄然大笑。“是你男人的鸟。”“驼子又钻裆了。你是我男人的鸟，我还嫌你不端正。”驼子走过来，猛地扯下了磨房女人的裤子。露出了突起的髌骨、干瘪的腓和一把乱蓬蓬的黑草。女人并不急于将裤子提起来。



文摘小说精品

在驼子眼前转了一圈，说：“让你看个够，你就是趴到我身上，也是两头扎根不落实。只能撑死眼睛饿死球。给！用它吊死算了。”说罢，揪下几根毛扔到驼子脸上。驼子并不发恼，掏出打火机打着火，就往女人腿下伸。“把毛草给你烧了，开一块生地插红薯。”长腿女人说：“还生地呢！早就薄壳了。”磨房女人吓得赶紧将裤子系好。

村长来了，会场刚刚安静。驼子说：“我也给你们打个谜语，谁猜出来我给她白干一天活。离地三尺一条沟，一年四季水长流，不见牛羊来喝水，只见和尚来洗头。”村长说：“就你驼子话多。生娃子嗑瓜子，×嘴不使闲。”驼子没吭声了，准备找个地方坐下来。磨房女人说：“来！我们给驼子搞个老汉看瓜。”女人们一哄而上，将驼子摁倒在地。解开裤腰带，将他的头塞进裤裆里，再把裤腰系住。驼子就成了一个大圆球，在女人们中间滚来滚去。“村长，快救救我呀！”驼子在裤裆里大叫。“你那是婊子存款，口挣的。”村长向磨房女人努努嘴。“把他放出来，憋出毛病来，你们拿谁说笑呢？”驼子的头从裤裆里出来，规矩多了。

村长清了清嗓子。大声说：“不要说话了，这是乡上派来的工作同志，把大家喊来开个会，大家往拢处聚一聚。要过细听，按照领导上讲的去搞。”大家没有向柳明靠拢，目光倒是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好像刚才发现有个人在碾盘上坐着。磨房女人说：“不就是要钱嘛，还有个啥大惊小怪



的。”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会儿不说话，你们嘴就闭酸了？”村长的一句话又使会场安静了下来。

村长望了望柳明。“都来了，请你说。”

柳明站起身，扯了扯衣角，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女人们像遇上了同极磁场，向后退了几步。

“乡上派我在这儿蹲点。主要有三大工作。一是农业税费征收；二是计划生育工作；三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今天我只讲讲税费征收。大家种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土地，向国家和集体适当的上交税费，是应尽的义务。养儿当兵，种地交粮。此乃天经地义。在大包干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大包干大包干，直去直来不拐弯，先国家后集体，剩多剩少给自己。”

“我耳朵都听起茧子了……”驼子刚想插话，又被村长的眼色给挡了回去。

“皇粮国库是欠不下的，到啥时候还得交清。零碎吃泥巴，打总屙砖头。它难受哇！出钱如同刀割肉，但这一刀总是要割的。怕就怕的真要钱。那黄花山村有几户扯皮的，清理小组去了以后，把轧面机、剁猪草机，甚至连老人的棺材都抬走了。我不想看见你们走到这一步，也下不去这个心呐！”

“要想身无事，除非尽打光。银子钱硬头货，怕就怕的真没得。”长腿女人小声嘀咕。

“只有完成了上面的任务，你们才有精力和时间做自己



文摘小说精品

的事，才能安心的发家致富。钱不交清，总绊着个事儿，利落不起来。”

“要得安，先了官。三岁的娃儿都晓得。”磨房女人有些不愿意听。

“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得想办法。哪家没个三朋四友，亲戚六眷？转一转，挪一挪。万一不行，把饭吃稀一些，卖点粮食；少吃两块肉，卖一头猪；少吃几个蛋，卖两只鸡。办法是人想的，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潘驼子带头嘿嘿一笑，马上传遍了整个会场。

柳明莫名其妙。不过农民的素质也就这样。群众群众，乌合之众嘛。心理这样想着，双手向下按了按，笑声渐渐远去。

“今天下午开始准备，明儿一天的时间，把钱凑齐了交到村长那儿。后天结算，看谁是长虫吃擗杖，硬棍一条。”

散会后，村长为柳明安排午饭。

“莫往我那儿安排，屋里没得菜。”

“不消打我的主意，屋里缺油少盐没细粮。”

“看我做啥子？我屋里他也坐不下去。”

都走了，留下村长和柳明。村长有些无可奈何。柳明觉得无数小虫子在脸上爬。

村长说：“莫嫌弃，到我那儿将就一顿。没得菜的便饭，你槽口放宽些。”柳明也确实饿了。情不自禁地走进了村长的家。



“哎！”村长朝着走在后面的磨房女人喊了一声。“你给我搬两把凳子过来，中午顺便帮忙做顿饭。”

柳明和村长在火塘边烤火，看着磨房女人在灶前灶后忙乎。

女人又穿了件红毛线马夹。刚才零乱的头发也归了位，在后脑勺紧紧地抱成一团。脚下换了一双黑灯芯绒白底毛边宽口布鞋。动作轻盈，手脚麻利。

村长将吊起的黑壶往下放了放。红红的火苗像一群狗舌头，忽闪忽闪地舔着壶底。

“今天到会的咋都是些女人呢？”柳明用火钳刨着红火灰，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别人。

“男人都死光了。”磨房女人手忙嘴不闲。

“嘴长！问你了？”村长显然对磨房女人这句话有些反感。

“穷人命苦，有啥话说呢！”村长低沉伤感。

乡政府做饭的冯师傅，大脑袋，五短身材。做事爱动脑筋。自己研制出两种蛇酒。称“二龙戏水”。一种叫一杯壮，一种叫一杯眠。选用当地人叫着“野鸡行”的毒蛇和十几味中药用纯正的高粱酒浸泡而成。“野鸡行”身上有红白相间的花纹，有些像红腹锦鸡的尾巴，因而得名。这种蛇长不大，一般也只有三斤左右。这是一种巨毒蛇，当地有“野鸡行，今儿咬明儿下葬”之说。也很难捉到它。

冯师傅先用中药汁混和着鸡蛋清喂毒蛇。一个月后，



文摘小说精品

取活蛇用纱布包好放到玻璃瓶里浸泡。直到酒的颜色暗红色后，方可饮用。一杯壮是用公蛇泡制而成，饮用后，浑身燥热。阳物渐渐膨大坚挺，激情不断高涨。有人开玩笑说，把冯师傅的一杯壮倒到面条里，面条就可以竖起来。一杯眠是用母蛇泡制而成。劳累或者失眠，喝一杯立即进入睡眠状态，并且美梦不断。据说冯师傅还可以用这种酒为你设计梦境。不过这倒是有些玄乎，值得怀疑。

消息一传开，前来品尝一杯壮和一杯眠的官员络绎不绝。药酒供不应求。于是，胡乡长让冯师傅高价收购这种毒蛇，每公斤一百陆拾元。迎春沟的人们顿时眼前一亮，纷纷上山搜寻这种毒蛇。这种蛇一般夜间出来活动，捕食老鼠或青蛙。天一黑，树林里星星点点的灯光，鬼火一样，飘忽不定。

刚开始，大家都非常小心谨慎。穿上胶鞋，打着高绑腿。手上戴着帆布手套。拿一个小树杈。发现后，先用树杈将其摁在地上，再抓住七寸，装进蛇皮袋子里，天明出售。运气好的，一晚上就能挣伍百多元。运气差的，白熬一夜不说，还落老婆一顿埋怨。后来，人们胆都大了。怕麻烦，就省略了过去的穿戴。于是，接二连三的就有人被毒蛇咬伤。浑身肿得紫红紫红的，第二天就真的下葬了。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有八个男人死于非命。村长运气好，一连四天捉了六条毒蛇，卖了一千多块钱。第五天还不到鸡叫又抓住了一条。他觉得有些发困，就提着蛇皮袋子回



家睡觉了。天刚亮，村长准备将蛇拿到乡上卖。手刚一伸，小手指像被扎了一下，整个手立刻就麻木了。这条毒蛇不知道什么时候钻了出来，藏在蛇皮袋子的下面。村长灵机一动，迅速跑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咔嚓一下就把被咬的手指剁了下来。

柳明这才发现村长的左手确实没有了小指。惊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觉得哪个地方有点疼。似乎是手，头脑，又似乎是凳子和水壶。一切东西都可以疼，又一切都不是，任何地方都不疼。

村长说：“要不是我来的快，怕现在坟上的草都长人把深了，现在习惯了，也不碍事。”

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得活着，疯狂高涨的物价和居高不下的农业税费，像一张张大手，驱赶着迎春沟的人们继续抓蛇，死人。

人死后，歌师傅们总是如泣如诉。

“一根竹杆软溜溜，孝家请我起歌路，歌路不是容易起，未从开口泪长流……”

铿铿铿铿铿铿…… 铿 铿 铿。

柳明的嗓子眼里像堵了一团湿抹布，噎得喘不过气来。

水开了，不停地掀动壶盖子。一股白气直的从壶嘴冲出来，渐渐分散，朦胧了柳明的双眼。

村长拿过一个粗瓷大碗。又在柜子底下翻出一个塑料袋，取出里面的纸包。边打开边说：“我们喝不起茶叶，这



文摘小说精品

是自采的迎春花葆，给你泡几颗，盖个水腥味儿。”他把毛茸茸的花蕾放到碗里，先冲一点开水浸泡一会儿。倒掉后，再把水续满。柳明接过大碗，看汤色绿中带黄。呷一口，满嘴的花香要逼出他的魂来。

“这儿哪来的迎春花呢？”

“村口磨房那一片都是，盖磨房就着的那棵大树也是的。”村长说。

柳明好像记得书上说迎春花有些像广玉兰，是一种比较名贵的观赏花。春头开花，瓣大色黄，芬香醉人。它怎么生长在这儿？怎么还能当茶喝呢？

他想起了两句诗：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香。

村长闻着柳明碗里飘出来的花香。心想，要是《红楼梦》里的迎春该多好啊！村长也的确需要一个女人。

“你咋没成个家呢？”柳明看懂了村长的心。

“这儿的姑娘要出去，外边的姑娘不进来。前些年在云南修铁路领回来了一个。她一进村，就哭了三天三夜，要死要活。我心一软，就送了些迎春花，让她回去了。苦了自己是命，苦了别人是孽。现在也不想这些事了。”他又何尝不想呢。

“只要有过夜的，家什没闲着就行了。”磨房女人边说边偷偷地笑。

“女人没鸡巴，站那儿胡啦呱。你晓得个球，莫作践别人的清白。”



“想清白，男人莫要老婆，女人莫嫁人。只要两个人好，啥叫清白不清白。那当官儿的使黑钱才叫不清白呢！”磨房女人越说越有些生气。

“搞快点儿！我们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村长看了看柳明的脸，便催磨房女人做饭。

柳明再把茶添满，色味已渐渐淡去。

“年猪多大了？”柳明问村长。

“全村除了几条看家狗和一对推磨拉碾的毛驴外，没有其它的牲畜。”村长话语低沉，有些难以为情。

“那为啥呀？穷不丢猪富不丢书嘛！”

沉默了一阵子。

“喂了也是给别人喂的。”磨房女人总是嘴长。

柳明越发摸不着头脑。“咋会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村长只顾低头卷他的喇叭烟。

磨房女人憋不住了。一甩手上的水，干脆走到柳明的面前。倒核桃似地说：“前些年清收农业税费，把牲口都牵走了，连鸡子都没放过。后来，全村干脆都不喂了。要不是没有加工机械，连那两条瘦驴子也不想要了。就剩下几个人，谁把人带走了，谁还要管饭。”

柳明终于明白，刚才开会时，大家哄笑的原因。他心里咯咚一下，有根神经像被拨动的琴弦，开始擅抖。这残缺的四壁在向自己挤压过来，有些窒息，身体也快要变成



文摘小说精品

碎片。

“饭好了，挪桌子端饭吃。”女人边洗手边对村长说。

菜是南瓜丝和土豆片，饭是苞谷糝干饭。柳明觉得味道很好，却总有些咽不下。

“没得菜，这面面干饭你吃不服。”村长瞧他那艰难的样子。

“很好，很好。你们慢吃。”柳明边放碗边客套一番。

临走时，柳明掏了伍块钱递给村长。村长说啥也不要。磨房女人说：“我们不要你的钱，你也莫向我们要钱。”他不知道如何回答。道了声“多谢”就走了。

刚走到磨房，又折转身对村长说：“有人交钱的话，你先收到；没得人交的话，你也莫慌要。”村长倒是猫子剁前爪，巴不得。

回到乡政府，机关食堂早关门了。

冯师傅因泡制了“二龙戏水”的药酒，使胡乡长大为风光。在这儿驻联系点的万副县长，每个月几乎有一半时间都住在乡上，和胡乡长称兄道弟。在胡乡长感到阳光灿烂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冯师傅。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冯师傅很快当上了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机关食堂司务长。其实他还在食堂工作，无非是动手少了动嘴多了。

开始，他还经常到乡政府办公室里去。喜欢听别人叫“冯主任”。

一天，轮到冯师傅值班，接到一个电话。他在登记簿



上写道：“通知，明天县到乡集花生油检查，做好应检准备。县政府办。”把记录送给值班的副书记叶茂林。叶副书记看后签了一行字：“请胡乡长阅示。”然后给胡乡长通了电话。不一会儿，胡乡长就出现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吩咐道：“你马上通知集镇上所有的油坊，把室内外卫生搞好。陈油全部藏起来，连夜赶制新油。并用统一的塑料壶装好，贴上标签。整整齐齐地放在显眼的地方。迎接县里的检查。”叶副书记风风火火地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了城建办主任。累得气喘吁吁。屁股还没落凳子，胡乡长说：“你别慌坐，赶快把所有的街道打扫干净，街头的两堆垃圾要搬走。没钱请车的话，你们自己动手挑。打扫干净后，分别在三个街口的路灯上悬挂过街横幅，一律使用黑体字。另外，看看路灯是咋回事。个把月没亮了，要想办法搞亮。”城建办主任刚出门又被胡乡长叫了回来。胡乡长的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了起来。“热烈欢迎县领导来我乡检查指导工作；大做花生文章，促进经济发展；打造食用油绿色品牌，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给！过街横幅就写这些内容。”胡乡长把纸条递给了城建办主任。胡乡长刚拿起电话，乡政府办公室朴主任来了。“你来的正好，准备打电话找你呢。”胡乡长放下电话。朴主任在办公桌对面坐下来。迅速拿出纸和笔，聚精会神地看着胡乡长的脸，等待指示。“你把全乡是如何抓花生产业的，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成功经验，写一个汇报材料。观点要新，内容要深，角度要巧，



文摘小说精品

例子要实。连夜赶出来，明天早晨六点钟给我拿去。”胡乡长每说一句话，右手的中指在办公桌上捣一下。朴主任也跟着点一下头。然后，扭过脸对冯师傅说：“还有你那儿，尤其重要。厨房要一尘不染，把院子里那一大堆空酒瓶子找个空房锁进去。炊事员统一着装。饭菜要清淡不寡，土而不俗。待会儿你列个单子我看看。更重要的是把你那一杯眠多准备些。到时候要发挥你的特长，好好地陪陪酒。特色菜，你要亲自动手。”“还有，把小会议室整理一下。放一些板栗、核桃、花生、猕猴桃。板栗、核桃的壳要敲开，还不能剥离。去吧！”胡乡长担心还有没安排到的地方。沉思了一会儿，一扬手，让冯师傅出去了。

柳明进了食堂旁边的玉兰汤包店，一眼就看见了胡乡长。想退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只好跟胡乡长打声招呼，在他对面的位置上坐下来。他们面前很快端上了小笼汤包、米稀饭、腌韭菜和一小碟调料。胡乡长喝了一口稀饭，自言自语地说：“噯！不喝酒真舒服，得亏没去。”晚上，乡兽医站长打来电话，说县局工会主席在那儿，接胡乡长到站上吃饭。胡乡长让工会主席听电话，说自己还在村上，赶不回来。不能陪他，实在抱歉。并留他到乡政府玩，等等。一大堆让工会主席感激的话。陪酒也要看对像。这是胡乡长一贯的原则。在小店里吃饭，胡乡长又觉得不和自己的身份，显得不大自然。柳明尽量不去看他。吃着吃着，胡乡长的筷子在柳明面前的腌韭菜里夹了一下。他很快觉



出了问题，但还是沉着的把韭菜放进了嘴里。“嗯！味道差不多。”不是差不多，而是和他自己面前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每顿十碟八碗，让胡乡长形成了思维定式。柳明倒是有些受宠若惊，将自己的碟子往胡乡长那儿推了推。胡乡长很快吃完，还为柳明付了帐。出门时对柳明说：“明天早晨上班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柳明也恢复了自然。四平八稳地坐着，细嚼慢咽地品尝。他觉得这小饭馆好像为自己开的。既然这样，何不润够上帝的味儿呢！

乡上有三大宝，花生红薯龙须草。特别是花生，在全县乃至全市都是出了名的。不知道为什么，花生在这些地方服水土，产量高。随便一侍弄，亩产四五百斤，每颗花生都有三个以上的米。这可能就叫长虫服的是叫花子盘吧。

胡乡长就是由村支部书记种花生种出来的。他当乡长后，除了迎春沟外，全乡到处都看得到花生。花生的系列产品正在向纵深开发。花生杆制成了饲料，花生壳做袋料香菇。花生米产品就多了。什么水浸花生、水煮花生、五香花生、花生糖、花生粘、花生酥等等。有二十种之多。特别是花生油，更是声名远扬。在全省举办的农副产品推介会上深受好评。乡集镇上就有十七家油坊制作花生油。去年又开发出了“绿叶牌”系列花生食用油。被世界食品博览会认定为绿色食品。成了经销商看好的卖点，也成了官方联系感情的礼品。每年腊月，乡上是一拨接一拨的买油轿车。相府丫环也是七品官。上面来一个蛤蟆老鼠子，



文摘小说精品

胡乡长也不敢得罪。一家不收钱，家家都不能收钱；一家打点折，家家都得打折。乡政府给油坊结账却是一分钱不能少。时间长了，乡政府也倒贴不起。后来，胡乡长又出一点子。让油坊把大豆油兑一些进去。降低花生油成本。这就是行内人说的陈油。没有勾兑的纯正花生油，行内人称为新油。

县里突然要来乡集上检查花生油。是不是他们知道了其中的猫腻呢？胡乡长心里没有谱。打万副县长的电话总说无法接通。县政府办又说他下乡了。胡乡长突然想到了“圣水山庄”。很快找到庄主。庄主说万副县长正在“一世情缘”包厢里玩。过了好大一会儿，万副县长才接电话。说他不知道什么检查不检查的。这使胡乡长更有些忐忑不安了。管它的，到时候只有见机行事。他又吩咐叶副书记，多准备一些新花生油，给检查的官员每人送一壶。

天已经很晚了，胡乡长躺在床上硬是睡不着。

咚咚咚。胡乡长刚睡着，又被一阵敲门的声音惊醒了。是朴主任给他送汇报材料来了。六点了，也不敢再睡了。胡乡长洗漱完毕，认认真真地看起汇报材料来。

刚过八点，胡乡长就西装革履、油头净面恭候在大门口。嘀嘀，两辆红色桑塔纳，缓缓驶入乡政府的大院内。第一位下车的是县计划生育局的何局长。中等个儿，圆脸，头发不多，为人处事八面玲珑。人送外号何绅。何局长握着胡乡长的手，笑哈哈地说：“到花乡长这儿学习学习，实



际上检查也是过个套套儿。县里安排了，我们又不能不来。”胡乡长的外号叫花生乡长。后来干脆把“生”给省略了。也只有级别和他相当的才敢这么叫。胡乡长和他们一一握手。热情洋溢地重复着一句话：“欢迎指导工作。”不连两名司机一共六个人，自觉地按级别大小的先后一字儿走进了小会议室。

胡乡长把两名司机安排到接待室里喝茶。“看你们挂的过街横幅，是哪儿的领导又来检查花生产业？”一司机问。“你们是……”“我们是年终计划生育大检查，昨天县政府办不是通知了吗？”另一名司机抢着说。“哦！那我晓得。我是说你们是斗地主呢？还是打麻将？”胡乡长浑身猛的一热。“我们看会儿电视，你去忙吧！”

胡乡长凉了半截腰。“计划生育检查”咋会听成“花生油检查呢？”他恨不得把冯师傅撕吃了。

冯师傅从后门进来。看见柳明，微笑着在胡乡长那个位置上坐下来。“迎春沟这几年的工作老拖后腿，你今年去肯定要翻烧。”“我哪儿有恁大的能耐。”柳明边吃边应酬道。“我给你出个点子。迎春沟林大树多，让村民砍些柴，再烧些炭，一起卖给食堂。越多越好。你还愁今年的任务完不成？”“那不得办砍伐证？”“你找一下胡乡长，啥事都能解决。”柳明寻思着，这几年木柴木炭倒是紧俏。还是谨慎些好，明天问问胡乡长再说。

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了“笼子”管理和一票否决。



文摘小说精品

年终考核分数在全县倒数第一的，将被关进笼子。进笼子的乡镇取消一切评先表模的资格。没有出笼子之前，书记、乡镇长不得提拔和调动。第二年仍出不了笼子，就地免职。因此，迎春沟的潘驼子常说：当官的帽子吊在女人的毛上男人的鸟上。

胡乡长到底是胡乡长。不愧为耍嘴皮子吃饭的乡领导。他知道现在就是把冯师傅真的吃了，也于事无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大脑的显示器上很快调出了全乡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情况。

他走进会议室，给大家上烟倒茶。说：“何局莫急，先喝口水，吃点山货，我再给你汇报。”何局长掰开一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对胡乡长说：“你们的宣传挂图和妇科治疗仪好像还没拿回来吧？不拿可是要扣分的。”胡乡长说：“何大人安排的事儿我敢‘黄昏’？今天晚上我把钱带上跟你们一起过去拿。”计生局每年都要给乡镇发一些宣传资料和医疗器械。少则一万元，多则三四万元。并且都拿入了年终考核。为了乌纱帽，还真的没有一个乡镇“黄昏”过。

“那行。我看这样搞。午饭前，请你简单地说一下。下午，我们查两个村，看看乡上的计生台帐和流动人口管理。吃晚饭后回县城。”何局长把工作时间和内容做了安排。

胡乡长面前摊开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的其实是各个村农业税费的完成情况。放在那儿，做个样子。

不得不佩服胡乡长。他镇定自若。口似悬河。把全乡



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得头头是道。

柳明回到寝室，迫不及待地把早已粘在一起的袜子鞋垫分离开来。烧了一壶水，好好地泡了一回脚。

开饭了。带空调的包间里，客分两席坐，主人分别陪。桌上是些清淡的山野菜。荤瘦搭配十分得体。特别是一盆梆梆鱼汤，成了全席的焦点。这种东西其实是栖息在山涧石缝中的野牛蛙。深夜发出梆梆地叫声。是冯师傅开发的独门特色菜。这对吃惯了生猛海鲜，坐惯了酒楼包间的何局长来说，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冯师傅自知出了洋相，躲在屋里勾兑一杯眠，也不敢上桌陪客了。

第一杯酒下肚，大家真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何局长深知“二龙戏水”的厉害。晃晃悠悠地说：“老胡，下午还有些事，晚上再喝，行吧？”“肯定不行。来，都满上。”可是大家都把酒杯藏到了桌子下面。

胡乡长正在想点子的时候。餐厅里进来了位妙龄少女，跟电视剧《刘老根》龙泉山庄里的服务员一样的打扮。她贴着何局长站着，娇滴滴地说：“领导下来很辛苦，我敬你一杯”。“要敬我们的话，你也要跟着喝。”何局长有些松口。“我不会喝酒。这样，我唱一首歌，你们喝一杯酒。”“啊！唱歌？好哇！来，她唱我们喝！”何局长向在席的人招呼道。

“一杯酒满满斟，杨宗保舍不得穆桂英，一要收她为妻



文摘小说精品

子，二要收她破天门。”

姑娘刚唱罢。胡乡长说：“何局！该喝了吧！”“有点意思，干！”何局长带头干了一杯。

“二杯酒满满筛，梁山伯舍不得祝英台，同窗读书共三载，不知道她是个女秀才。”

何局长带头鼓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酒都干了。

“三杯酒桃花红，三国英雄是赵子龙，长坂坡下抱阿斗，万马丛中出英雄。”

吸溜一声。

“四杯酒四月八，薛丁山三秀樊梨花，梨花本是仙家女，保定唐王坐天下。”

悄无声息。

“五杯酒五端阳……”

除胡乡长外，全都睡着了。

胡乡长是哑吧吃饺子心里有数。他每次干杯是只做做样子而已。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这是当地的一首民歌，名叫“十杯酒”。冯师傅很自信，让客人进入美梦中，是用不了这“十杯酒”的。

随后，胡乡长立马安排人将计划生育的帐表图册卡等整理得天衣无缝。又把两个“老先进”的村支部书记叫来，吩咐妥当。让他们都带上资料到小会议室斗地主，迎接县里的检查。最后通知叶副书记把原来准备的几壶新花生油全部换成陈油。



天一亮，柳明就起了床，决定提前去找胡乡长。多争取点时间，把迎春沟的税费征收工作好好汇报汇报。能缓就缓一段时间。能减免一点儿，那可真是谢天谢地了。他心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见到胡乡长要说的几句话。

天色渐暗，画眉关山。何局长他们相继从美梦中醒来。边洗脸边交流他们美好的梦境。有升迁有发财有艳遇有出国。看来冯师傅真的能用一杯眠设计梦境。

胡乡长说：“何局们在休息，不便打扰。我已让办公室随便通知了两个村，乡上计划生育的帐表图册卡都带来了。他们在小会议室里，欢迎你们检查指导。”“那好，我们就去看看。”何局长带着大家走进会议室。开始他们的年终全县计划生育大检查。

何局长看着资料上的数据明显刚刚更改过。有好几个地方还被他的袖口擦出一道墨迹来。他还是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还存在哪些问题，请何大人指示，我们将及时整改。”胡乡长看着何局长把考核表的分数没打就装进公文包里，心里有些不踏实。“胡乡长的工作效益蛮高，做得也很到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胡乡长说：“这是二万一千块，付宣传挂图和妇科治疗仪。另外，你们下来很辛苦，每人一壶花生油，表示我们一点穷心思”。何局长还想说些客套话，两位司机早已把油放到了后备箱里。胡乡长心里清楚，考核分数如果不当着被考核单位的面打，回去后伸缩性非常大。他能让你当全县第一也能让你进笼子。当面



文摘小说精品

喊哥哥，背后掏家伙；用得上抱到怀里，用不上掀下岩底。都是官场常识。

何局长拉着胡乡长的手嘴贴着耳朵说：“都是弟兄班子，我给你们表个态。全县中上等，咋样？搞第一到好，但风险大。将代表全县迎接省、市检查，你还要多花钱不说，检出了问题，是月母子卖屁股，贴血本。”胡乡长很感动，“这球话没得二话说。走，吃饭！”

晚餐，他们喝了一杯壮。连米饭也没顾得吃，就迫不急待地回去了。

十个做的跟不上一个说的，十个说的跟不上一个喝的。冯师傅劝酒有功，将功抵过，胡乡长也没深追究。只是他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常到乡政府办公室里去了。一天到晚在食堂里研究药酒、菜谱和陪酒的招数。成了专职的司务长，但别人还是叫冯师傅。他本人也习以为常了。

在二楼楼梯的转向外，柳明绊着地上的一根拐杖，向前一扑，险些摔倒。他仔细一看，睡着一个人。穿着一身黄色的确良单衣裤，补丁摞补丁。有些地方还露出了肌肤。深腰的解放鞋口紧紧地扎在绑腿里。剃得泛着青光的和尚头枕着一个蛇皮袋子。拐杖惊动了他。他撑着地坐起来，身体微微颤抖，鼻涕慢慢地向下延伸。“谁呀？胡乡长？”柳明看清了，是黄花山村的年剩。

柳明说：“我不是胡乡长。这走道上冷，你到屋里坐。要找胡乡长也到办公室去找哇！”



年剩说：“不知道你是啥领导。给你说呀，我来了数数无回，办公室里的叶书记和朴主任总是说胡乡长进城开会去了。听说他昨天回来了。鸡叫头遍就在这儿等他。我要会着他的面，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说句囫圇话。我往上走。看乡政府干部打人到底该不该。还要把乡上加重农民负担和计划生育罚款逼死人命的事儿一起反映上去。那时候，恐怕胡乡长也当到头了。”

他说乡政府干部打人指的是冯师傅。冯师傅确实把年剩的左腿给打折了。

冯师傅的妹妹冯玉影在乡政府打字。年剩每次到乡政府上访，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看着她。次数多了，见她不怎么反感，就大着胆子说：“你给我当老婆，行吧？”冯玉影一听，脸唰地变了形，随手将从油印机上揭下来的一张蜡纸贴到了年剩的脸上，又把一盆洗手的凉水从他头上浇了下来。然后，用拖把把他赶了出去。有人给他出主意，要他买点礼物给冯师傅送去，让冯师傅给他帮忙说说好话。他还真的去买了烟酒糖之类的东西，给冯师傅送去，求他帮忙做媒。冯师傅把东西扔出门外，脸色铁青，一阵乱棒打断了年剩腿。从此，他便与拐杖相依为伴了。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你先到信访办公室里坐。我去看看胡乡长在屋没。”柳明也没和他纠缠，找胡乡长去了。

胡乡长的办公室原来在三楼的楼梯口。他嫌这儿太吵太闹太是非，就搬到了三楼走廊尽头拐角处的文印室旁边。



文摘小说精品

是个里外间的屋子。前半间是会客室也是办公室。后半间是寝室。

他给冯玉影交待，如果是乡村干部来找，你就敲门叫我。如果是村民来找，你就说进城开会去了。如果上面有人找，你就说下村去了。然后叫值班的叶书记给我打电话。

因此，乡长比较忙。不是“开会”，就是“下村”。在全县的贴进农村、贴近农业、贴近农民的“三贴进”教育活动中，胡乡长当上了“三农乡长”。成为全县乡镇干部学习的典型。

柳明见文印室的门开着，里面没人。他就进去坐在电脑前，等待冯玉影回来后，给胡乡长通报。电脑桌上放着一沓全乡税费任务完成情况通报。全乡十五个村，大部分都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迎春沟还没有动头，通报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人有脸，树有皮。更何况柳明招聘到乡政府工作时间不长，就被当头一棒。他突然觉得心里紧巴巴的。

胡乡长的门开了，立马又关上了。冯玉影从里面闪身出来。头发有些零乱，面色红润，掩饰不住兴奋之后的倦意。柳明赶紧低下头，认真地翻阅手中的情况通报。当冯玉影走近时，他猛抬头，故作吃惊地说：“哎呀！吓了我一跳。看！我刚来就在你这儿受批评。”柳明指着通报让冯玉影看。冯玉影说：“我是照葫芦画瓢，哪有权力批评你哟！”“那就烦请冯小姐给胡乡长通报一声，我有要事向他汇报。”



可能是柳明称冯小姐，使她有些不高兴。据说现在的“小姐”是指那些“鸡”们。冯玉影说：“急啥，好事不在忙中起。大玩一会儿，人不吃亏。”这才扭着纤细的腰肢，摆着圆鼓鼓的屁股，给柳明倒了一杯白开水。也把女人的体香抛洒了一屋。

两年前，冯玉影从市计算机学校毕业，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好在她天生丽质，还唱得一嗓子纯正的地方民歌。日子也过的清闲自在。人走运了，门板也挡不住。谁也想不到一首民歌改变了她的命运。那次县计生局何局长在乡上搞计划生育检查，冯师傅情急之下，让她唱歌陪酒。一首“十杯酒”之后，胡乡长当即拍板，让她留在乡政府的文印室里。一方面让那台电脑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乡上陪酒储备人才。

当地有“无酒不成席”之说。推杯换盏是迎接客人的必要形式。说起陪酒，乡上领导是叫苦连天。其他领导能推则推，能躺则躲。推躺不掉的是值班的副书记叶茂林和办公室朴主任。他俩几乎是断顿不断天，有时一顿还要陪好几席。往往一席陪出头，手中的一次性筷子还没掰开。正准备喝口汤，客人说主人家辛苦，回敬一杯。刚喝完酒又要陪客人打麻将斗地方，输钱不说，竟连主食也吃不上一口。时间长了，他俩都落下了严重的胃病。未老先衰，牙齿也掉了不少，走路也没有多少力气。于是，由感而发，一首“三铁歌”流传乡间。



文摘小说精品

乡镇领导有三铁

第一铁，牙齿铁。想当初，鸡鸭鱼肉如刀切；如今陪酒落下病，鸡蛋豆腐和猪血。

第二铁，腿脚铁。想当初，翻山越岭也不歇；如今陪酒落下病，出门也想坐个车；

第三铁，鸡巴铁。想当初，一夜八个都不吓；如今陪酒落下病，双手抱着往里塞。

自从有了冯玉影陪酒，他们算彻底解放了。即使是坐在席间，客人们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冯玉影一个人身上。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能让客人着了魔似的喝酒，更不用说再唱两嗓子地方民歌了。

那天，万副县长下来督导农业税费的征收。他在乡领导班子会上大发雷霆。“任务完不成，在全县没有位次。我的脸没处放，大家的脸也没处搁。想争取项目，想争取转移支付资金，想争取扶贫工作队，那都是一句空话。谁愿意把雪花膏抹在屁股上呢？”的确是这回事。县直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扶贫点。这些被扶贫的村都是基础比较好的，有的甚至是全乡条件最好的村。往往是锦上添花，变化很大。方能显示扶贫工作的成绩来。迎春沟的村长曾经为争取扶贫工作队，还跪在万副县长面前。明摆着的事，县里的各大局，哪个睁着眼睛去跳岩呢！在督导会上，万副县长还



说：“从九月份起，全乡的工资停发，什么时候税费任务完成，什么时候发工资。”

万副县长没心情，脸色也不大好看。对“二龙戏水”和农家小炒也不大感兴趣了。胡乡长心里咚咚直跳，他让朴主任赶快把冯玉影叫来。年轻漂亮的女人就像一块磁石，让万副县长的不悦渐渐消失，脸上回了颜色。“哦！深山出俊鸟哇！”气氛稍微缓和。胡乡长说：“这是我们刚刚聘请的打字员小冯，叫冯玉影。民歌唱得很好。她非常崇拜万县长的为人，刚才一直躲在外面，想见见您。”“还请万县长多关照。”冯玉影说着就挤到了万副县长的身边坐下来。一阵春风扑面，万物开始复苏。万副县长端起一杯壮扬脖而干。他脱掉了外衣，额头上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感觉周身熊熊燃烧，眼睛也发出了两道绿光。他对冯玉影说：“你是学计算机的，知道计算机和人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哪些不同的地方吗？”冯玉影说：“这个我可没学过。”“来！陪我把这杯酒喝了，我教你。”“我不会喝酒，还是唱民歌吧。”冯玉影唱了一首“十想”。

“一想奴的娘，咋不做嫁妆，十七十八守空房，越想越凄凉。

二想做媒的，咋不把亲提，一天到晚等着你，越想越着急。

.....



文摘小说精品

万副县长说：“计算机和人相同的地方是有硬件和软件。不同的地方是计算机是软件插在硬件里，而人是硬件插在软件里。”说罢，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弄得冯玉影是懂非懂。搀着万副县长下席了。

万副县长用实验告诉了冯玉影计算机和人的不同之处。并且通过人事局把她转为正式职工。此后他到乡上的次数更多了，而且还把县里的一些投资项目往乡上拽。年底，乡上被评为红旗乡镇。胡乡长掂量出了姿色和权力一样，是伟大和万能的。又突然觉得自己太无能，太迂腐。

县官不如现管。冯玉影在感激万副县长的同时，更感激胡乡长。胡乡长和冯玉影第一次之后，还有些害怕。后来一想，连县长都不怕，自己还怕什么呢。更何况还是县长的二手货。不过，他还是十分小心，怕万副县长知道他钻了空子，会给小鞋穿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哪！

柳明在胡乡长的对面坐下来。胡乡长递给他一杯水，自己也倒一杯。把身体老老的靠在皮转椅上。柳明还是有些拘谨，坐在沙发的前沿，不住地抠着手。把刚才想好的几句话也忘得一干二净。还是胡乡长先开了口，“你刚上來看見年剩了吗？”“他还躺在二楼楼梯的转向处，还说是要找你呢。”“这种人是上访访出利来了，动不动就用上访来要挟乡政府。腿残疾了，送他到乡敬老院，还不去。一身的贱骨头。”胡乡长说完就给派出所的金所长打了电话，要



他把年剩弄到所里教育教育。安排好后，胡乡长才把话题扯到柳明这儿。“今儿找你来，主要是看看迎春沟的税费收得咋样了。”柳明像等待挨批评的学生，低声说：“会是开了，我看难度很大，基本情况你晓得。”“啥困难都不是理由，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乡政府是一要两不管。要完成任务，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也是考验你的时候。”“能不能稍微往后延长一段时间，或者适当地减免一点儿，可能工作要好做些。”柳明是大着胆子提出了请求。“这个星期完成，并且一分钱都不能减。全乡一盘棋，否则会乱套。你就是哭着向迎春沟的群众磕头下跪，也要把钱哭出来。”胡乡长的态度十分坚决。柳明已经被逼到了南墙上。

“大家都听着，乡上干部把我打成了残废。胡乡长不但不管，还要派出所的人关我。我没犯法，你关了试试看，好关不好放。”年剩在楼下，泼着喉咙大声叫喊。胡乡长先是一愣，抬起头仔细一听。又给金所长打了电话。“哎！你咋搞的？年剩又在办公楼下吵闹，扰乱办公秩序，影响也不好。你们连这种人都管不了？”金所长在电话里说：“胡乡长，你听我解释。他一没犯法，二没犯罪。对于这样的人，局里边有规定，一不能关二不能铐三不能打，也只能口头批评教育。”胡乡长关上电话，愤愤地说：“没有一点儿工作魄力。啥事都听局里，难怪老百姓那样说呢。”派出所的院墙外曾经贴过一首署名老百姓的无题诗。



文摘小说精品

公安干警扯球蛋，一天三顿馕干饭，杀人放火难破案，偷鸡摸狗他不管，听说有人打麻将，争先恐后去罚款。

不过，胡乡长的话与这首无题诗是两码事。

年剩还在叫嚷。胡乡长又拿起电话，狠狠地按着数字键。“喂！冯师傅吗？你快点过来把年剩弄到你哪儿！”不一会儿，楼下安静了，胡乡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柳明把冯师傅给他出的点子向胡乡长说一遍。胡乡长说：“行是行，但必须合法。这个你去跟冯师傅商量。与乡政府没有关系。他食堂里也要不了那么多柴呀！”

柳明从政府办公楼出来，太阳已经照在了河堤上。卖菜的人们早已散去，地上留下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菜皮。

冯师傅的寝室里，年剩在那儿笑嘻嘻地喝着茶。柳明有些纳闷，他们不是冤家对头吗？

冯师傅见柳明进来，对年剩说：“你把茶杯端上，先出去晒晒太阳，我们商量事儿。”

柳明说：“砍柴烧炭的事儿，胡乡长同意了。他让我们商量，看咋搞？”

冯师傅说：“我按当地价收购，也不能亏人家。全部送到食堂院子里来。村上要安排人在这儿过称。砍伐证的事儿。胡乡长咋说了？”

“胡乡长只说要合法，没说砍伐证的事儿。”



冯师傅说：“那你先组织村上搞，砍伐证由我来办，咋样？”

“那太好了！”

柳明出来，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感激之情。

再说，冯师傅把年剩从乡政府办公楼领到他寝室后。让他坐，还很殷勤地倒了一杯茶。年剩拄着拐杖靠在门上。气鼓鼓的，一言不发。

“这好长时间我在想，确实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的一时冒失。不过我会对这个事儿负责任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冯师傅边说边把年剩拉坐在椅子上。年剩也接过了他手中的茶杯。

“你年纪也大了，腿脚不灵便，确实需要人照顾。既然敬老院你不想去，就跟我们过算了。我把你当老哥子看待，我吃啥你吃啥。生管养，死管葬。”冯师傅眼睛有些湿润了。

“那咋弄得成呢？”年剩觉得哪有这等好事。

“你要不放心，我们可以到县民政局办理领养手续，再请公正处公正。”冯师傅继续消除年剩心中的疑团。

冯师傅还真的到县民政局办了领养手续，作了司法公正。把年剩的房子卖了给他入了康宁终身保险。年剩就成了冯师傅的家庭成员之一。每年的救济款和救济粮自然也都给了冯师傅。

消息传开，有的说冯师傅积福成德，有的说他罪有应



文摘小说精品

得。也有的说他想得年剩的结业。后来，都说冯师傅是个好人。特别是胡乡长，冯师傅为他解除了心中顽疾。心里轻松踏实多了。他觉得，冯师傅是书读少了，要说他解决农村的矛盾纠纷，还真有一套。让他当个县信访局长都不成问题。

冯师傅对年剩像亲兄弟一样。年剩也很自觉。常常搬一小马扎，在公路边的菜园里帮冯师傅扯草，间苗。或者在门前的木瓜树下，给冯师傅的孩子讲武当山上的今古奇观。只是冯玉影常拿眼睛白他，但他还是感觉到了有回家的温暖。

柳明对完成迎春沟税费任务充满了信心。只怕还会在那儿住些日子。于是他买了双解放鞋和一小袋大米，带了被子和一些旧衣服奔迎春沟而去。

村长为他支了张木板床，还安排磨房女人为他们做饭。迎春沟的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带粮食，穿着和他们差不多的乡干部来村上蹲点。就有人主动跟柳明搭讪。

不出柳明的所料。他走后，没有一户主动到村长那儿交钱的，村长也没下去催。

村长听说要卖柴卖炭交税费，心情十分忧郁。迎春沟的人们也曾经靠这红火了一阵儿，但老村长的话又在他耳边回响。不能吃了祖宗的饭，砸了子孙的碗。又考虑到柳明还像自己的人，不能让他为难，再说，村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多砍些柴烧些炭，交够了税费，自己可落几个零花



钱。于是，他对柳明说：“那今天晚上开个会，明天就开始搞。”

晚上，大家又聚集在磨房。围着柳明和村长坐了一圈。

村长说：“通过柳同志积极争取，乡上同意我们砍些柴，烧些炭。乡上食堂大量收购，价格随行就市。大家除了完成今年的税费外，多挣的归己。”

大家议论纷纷，这总算有个挣钱的门路了。

村长接着说：“驼子上不了坡，到乡上负责过称。磨房女人帮忙做一下饭。这两家税费任务我们平摊。另外，每个人从超额收入中提百分之五，算他们的工资。明天都搞早点，到外坡四方坪集中。”

大家都非常高兴。长腿女人把潘驼子的屁股打了一巴掌。“你狗日的最合算，调到乡政府工作，还给你发工资。”驼子偏着头，一本正经地说：“哪个杂种想到乡政府去，要不跟村长说，我俩换换。”长腿女人说：“给你开玩笑的，你还拣个棒槌当个针？”

月光下，大家伙磨刀霍霍。他们才不管什么“祖宗饭”、“子孙碗”呢！

第二天，柳明也带上一把斧子，和大家一起上山了。

乡机关食堂的大院里，潘驼子坐在磅秤旁拔拉秤砣，年剩在一旁边记帐边监秤。冯师傅还时不时地过来检查。柴禾堆得像小山样，还在一天天地长大。

冯师傅天天都在这里指挥着过称记帐码柴禾。有时也



文摘小说精品

亲自动手，把比较零乱的地方重新拾掇整齐。

突然，冯师傅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脸上长出了许多小红疙瘩，像痱子一样，刺痒难忍。他洗了把脸，还是奇痒无比。并且开始肿大，像没有发酵的黑面馒头。很快。灵活的大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嘴巴撅的老高，鼻子也大了许多。潘驼子一见，便大叫道：“哎呀！冯师傅，你长‘漆搔子’了。”说罢，很快在柴禾堆里找到了两根漆树。

“漆搔子”就是漆树对人皮肤的过敏症状。轻者搔痒几天就好了，重者发炎后就成了脓胞疮。奇怪的是有人采生漆也不会过敏，有人从漆树底下过一趟就会长“漆搔子”。那冯师傅自然就是后者。

冯师傅见潘驼子拿着两根漆树，像避瘟神一样，用双手遮着脸，催促道：“你快给我扔到河里去！”

冯师傅要去卫生院打针。潘驼子说：“还是你们当干部的有钱，蚂蚁夹一嘴，还要住几天院。我们老百姓感冒了一碗葱姜茶，破皮了一把锅底灰。小偏方治大病呢。”冯师傅收住了脚。“你说这治‘漆搔子’有啥偏方啊？”

潘驼子不紧不慢地说：“有倒是有的，只怕你们当干部的怕掉价。”

“别卖官子了，是啥偏方？你快说。”冯师傅有些急不可耐。

潘驼子放下手中的活，喘了一口气，慢条斯理地说：“漆和七同音，只有比七大的八和九才治得了它。”



“你咋尽说些半截话呢？”

潘驼子接着说：“这得分两步，第一步是芭树熏蒸法，第二步是韭菜咒骂法。”

“真是急死人了！”

“你莫急，这种病越急它越痒。”潘驼子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先给你说芭树熏蒸法。芭和八是同音，芭树是一种树枝上对称地长着四条片状筋的小灌木。把它连根刨出来，和枝条一起熬成水，装到一个大木盆里，木盆上担一块板子。人脱光了衣服，坐到木板上。四周围一条凉席，上面用毛巾盖严。在里面熏二十分钟后，再用它洗个澡。不过在熏的时候，嘴里要反复地叨念，你是七我是八，惹我翻了连根挖。”

冯师傅当即给了驼子十块钱，让他帮忙买一棵芭树。

冯师傅按照驼子教的方法做了。浑身舒服多了，也不痒了。只是脸上还不见好转。他接驼子吃了顿饭，又向他讨教韭菜咒骂法。

潘驼子说：“韭菜的韭和九是同音。你看谁家菜园里的韭菜长得好，晚上你就去偷偷地扯上几把，在脸上使劲地揉搓。嘴里要反复叨念，你是七我是九，惹我翻了连根扭。等主人家发现有人偷了韭菜，开始咒骂，这一骂就全好了。以后你就是睡在漆树棺材里也不会长‘漆搔子’了。但千万保密，否则就不灵了。”



文摘小说精品

冯师傅白天就去别人菜园转悠。终于找到一大块长势很好的韭菜。

柳明白天帮忙村民们砍柴烧炭，觉得迎春沟的村民还是挺纯朴善良的。晚上便到各家各户走走。问问情况，看看床上的被子，摸摸缸里的粮食。村民们也经常给他送些青菜、山黄瓜和爆苞谷花。亲切地叫他小柳。干活歇伙时，把他围在中间，问这问那。

一次，柳明洗脚时，磨房女人发现他的袜子全湿透了。柳明还有些不好意思，磨房女人说：“汗脚好治，我给你说个偏方。用山萝卜煮水掺迎春花洗脚。早晚各一次，有三天就好。我这就给你找山萝卜。”

晚上收工回来，磨房女人揭开木盆上的盖，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迎春花蕾被水浸泡后，花瓣微微展开。显得羞答答的。“快趁热洗吧！”磨房女人给柳明搬过来一把椅子。柳明把双脚没入花中，一股暖流遍及全身。他随着一团热气飘忽到了磨房旁边的花丛中。淡淡的黄花连成一片，汇成了芳香四溢的花海。迎接春天的到来，呼唤百花盛开。洗完脚，磨房女人递给他一双崭新的鞋垫。鞋垫上绣着几朵盛开的迎春花。“换上吧！”柳明换上了干净的鞋垫，十分舒爽。

冯师傅找准了韭菜地，只等天黑动手。他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加上脸上刺痒，急得他抓耳挠腮，坐立不安。疯猴似的。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主人家屋檐下的路灯把菜地照得通明，冯师傅一直不好下手。挨到路灯熄灭，已经十一点多了。他轻手轻脚地出发。走几步停下来听听动静。四下里很静，河水也像睡着了。只有自己嘤嘤地心跳。摸到了韭菜，他扯了两把，边跑边在脸上揉搓。回到家，脸已经变得乌青乌青的。

天一亮，冯师傅就在菜园附近不经意的转悠。等待主人家发现后的咒骂。不一会儿，男主人出来上厕所，发现被人偷去了两菀韭菜。又四下里看了看，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冯师傅感到很失望。心想，真是个肉头。女主人出来了，冯师傅喜出望外。对！骂街的大都些女人们。可是，他错了。女人看了看那韭菜，自言自语地说：“两菀韭菜，拔了就拔了，就当平时送人了的。”冯师傅只好悻悻而归。

潘驼子告诉他，“那不行，非得要骂出来。否则病情还会加重。你应该把那整块地的韭菜连根拔起，再扔它一地，可能别人就会骂的。”

第二天，女主人果然大骂开了。“哪个狗日的东西，拔了就拔了，拿回去吃了也行。还给老子撒了一地，明明是欺负人。我抱谁的娃子下油锅了？我屙谁的锅里屎了？哪个搞的，会烂屁眼死，会出门摔死，会被车撞死。”女人骂得两嘴角泛白沫。冯师傅听得高兴极了，像在欣赏一段单口相声。便哼着小调回到了食堂。

没过多久，冯师傅的漆搔子全部好了。他很感激驼子，



文摘小说精品

还请驼子品尝了他的“二龙戏水”药酒。成了驼子自我炫耀的资本。

在柳明和村长的精心组织下，迎春沟的人们很快就完成了当年的税费任务。超额部分，冯师傅作现金结算。每户挣到了一两百元。但迎春沟的外坡全部变成了秃子。

大家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接柳明吃饭。柳明的脚也不再因过多地出汗而难受了。

村长常常望着光秃秃的山发呆。他心里空虚极了。难受极了。甚至有些后怕。还夹杂着一些上当的感觉。

柳明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没事，明年我还要求到这儿蹲点。没有树砍了，我们发展畜牧业和中药材产业。好好地干一把。有钱了，还要修公路，架电线。不让山外的人小瞧咱们。”村长早已热泪盈眶了。

就在柳明和全村的人们规划发展蓝图的时候。一个消息传到了迎春沟村。冯师傅在县木材出境检查站被扣留了。在他装有花生的车上查出了大量的木材和木炭。检查站立即没收了木材和木炭。把冯师傅交给了县林业公安科处理。

县林业公安科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了立案侦察。他们开着蓝白相间的警车，拉响了警笛。一路威风凛凛地驶进了乡政府。他们在乡政府吃了午饭后，在派出所金所长的带领下，开进了迎春沟。

他们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录像。对村民作了询问笔录。然后又浩浩荡荡地回到了乡政府。



两只老鸱落在磨房边的迎春花树上，阴一声阳一声叫。驼子心里发毛，骂了树上的老鸱。

“老鸱哇，哇你妈，你妈死在天底下。紫竹棍抬你妈，木锨板埋你妈。”

柳明也随专案组一起到了乡政府。这时，冯师傅刚从县里回来。柳明连忙问他，“砍伐证办了吗？只要有证采伐还怕个球。”冯师傅说：“有没得采伐证与我啥关系，谁采伐谁办证，哪儿有我收购人办证的？我只是不该运往境外。其它的跟我不相干。”柳明的头大了，浑身轻飘飘的。他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胡乡长。胡乡长说：“我说了必须合法。什么叫合法？合法就是要持证采伐。采伐证呢？真是糊涂啊！”柳明眼前一阵发黑，他勉强站住。“还请胡乡长多给他们做些工作。”差不多是哭腔。“工作我们肯定会做的，但迎春沟的村长恐怕是包不住了。”

第二天，派出所金所长到迎春沟通知村长到乡上去一下。他们没走多远，潘驼子就把全村老少集中起来。留下了磨房女人和长腿女人看守村子，其余奔乡政府而去。

驼子带领大伙刚到乡政府门口，就看见村长戴着手铐上了警车。“莫慌让他们走！”驼子一声令下，村民们把已经启动了的警车堵在了乡政府的院子里。

干警们费尽了周折，几个女人仍然躺在车轮前面。声称不放村长轧死也不起来。这边金所长已经和驼子发生了冲突。驼子抱着金所长的腿，金所长按住驼子的头。金所



文摘小说精品

长大喝一声“来，铐起来！”驼子的头钻在金所长的胯下，大吼一声，“婆娘们，砸！”女人们一窝蜂地拣起地上的砖头，操起柴禾棒。围着警车，奋力举起。

“住手！把手里的东西统统放下来！”柳明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他这一嗓子如晴天霹雳，把大家都镇住了。女人们高举的胳膊又软绵绵地放了下来。

柳明走到林业公安科长面前，郑重其事的对他说：“我叫柳明，是乡政府的招聘干部，在迎春沟蹲点。是我让他们砍柴烧炭的，我还亲自参与了砍伐。没办采伐证也是我的责任，这与村长和村民们不相干。请你们放了村长，有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冯师傅在后面捅了捅柳明的腰，柳明扭头白了他一眼。

村长放了出来，柳明坐上了警车。村民们还是围着警车不走。柳明对村长说：“你们回去吧！按我们计划先把猪牛羊栏建好。等我回去后，再想办法给你们搞猪牛羊的苗子。放心，我会没事儿的。”村长一挥手，村民们闪开了一条道，目送警车渐渐远去。

村民们回去后，按照柳明的嘱咐，开始了猪牛羊栏的建设。

柳明涉嫌盗伐林木依法刑事拘留。在看守所里，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起床，洗刷完毕，规规矩矩地坐在床上背诵监狱规章制度。

他们号子里只有两个人，开始相互不搭理，后来慢慢



就成了熟人。那个人姓黄，安徽亳州人，是做中药材生意的，涉嫌诈骗被批捕。他以前是专做迎春花药材生意的，后来迎春花少了，便开始捣腾假药材。

柳明这才是第一次听说迎春花蕾是一种中药材。于是，他萌发了一个设想，把迎春沟外坡的秃山上全部栽上迎春花。再与中药材公司和园林公司签订供销合同，既绿化了荒山，又取得了经济效益。岂不是两全齐美。

“二号，严肃点儿，笑什么笑？”监狱警察一声吆喝把柳明从美好的想象中喊了回来。

胡乡长确实没有食言。他找到万副县长，请万副县长给林业局和公安局做工作。柳明妻子也找到自己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堂兄。人托人地说情，人请人地吃饭，人替人的送礼。总算给柳明办了取保候审。

柳明出来了。他在看守所整整呆了两个月。

回到乡政府，柳明听到的第一件事是年剩被车撞死了。是在给冯师傅的菜园拔草时，横穿马路被撞死的。肇事司机也没抓住。冯师傅厚葬了年剩，也得到了保险公司的一笔赔偿金。大家都说冯师傅有良心，是个大好人。

听说柳明回来了，迎春沟的村民在村长的带领下，到乡上迎接柳明。

柳明来到迎春沟，看到家家户户的猪牛羊栏建起来了，并且很标准。外坡的秃子山上也挖好了树窝。女人们每人为柳明做了一双绣着迎春花的鞋垫。它们并不十分精致，



文摘小说精品

却渗透了迎春沟人们的真情实感。柳明总算悟出一点东西。乡干部说好当也好当，说不好当也不好当。为群众办事就好当，不为群众办事就不好当。

柳明问村长：“迎春花的苗子是从哪儿来的呢？”村长说：“在我们这儿，迎春花很容易成活，可采用分株法和压枝法进行移栽。”“我想把外坡的秃子山上都栽上迎春花。行吧！”柳明说。村长说：“那到行哦，反正总是要补植的。”

柳明在信用社给村长贷了两万块钱，要他给各家各户把猪牛羊的苗子弄回来，他自己到安徽亳州去了。

快过年了，柳明才回来。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迎春花的开发老板。他到迎春沟一看，十分高兴，当即表态先投资十万元在这里开发迎春花。

这时，磨房旁边的迎春花真的开了。一片灿烂。有诗赞曰：

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
凭君语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



武当故趣

—— 霍中南

唐朝懿宗年间，武当山下有一富户，姓陈名百万，表字乾杰。膝下只有一子，叫陈朝宗，是续宗、继香火的宝贝疙瘩。陈朝宗自小娇生惯养，视金银如粪土。陈家良田万顷、金银满箱，也不在乎。他整天声色犬马，不想仕途。眼看过了入泮的年龄，儿子全然没有想识字的说道，陈百万焦虑万分。儿子别说想弄个进士出身，就是偌大个家业也难守住。思来想去，还是花重金请来先生，教授文字，将来也好明白心脑，工于算计，对野马般的儿子也有些管束。

几天之后，先生请来了。第一天上课，先生在纸上大大地写个“一”字，对陈朝宗说：“这是个‘一’字，比方说你爹今早上吃了一壶茶，一碗饭、一盅酒，即是这个‘一’字。”接着，先生又在上头添了一笔说：“这是个‘二’字，比方说你有两只眼睛、两条腿，两个小厮……”先生又要往上添一笔画时，陈朝宗灵机一动，忙不迭地接上嘴：“再加一笔是个‘三’字？比方说先生比我爹的饭量大，早起吃了三壶茶、三碗饭、三盅酒！”先生读书人，斯



文摘小说精品

文惯了，哪遇过这样的尴尬，脸如猪血泼过。还没等缓过气来，陈朝宗拍手笑道：“原来识字这么容易呀，晓得了晓得了。”说完扭身就跑，嘴里还唠叨：“何必费钱费力请个糟老头子，供他酒饭吃喝？我这就会了。”先生在后头边追边大叫，陈朝宗只是答：“晓得了晓得了！”从此，“晓得”这个词也就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管啥事到面前，不问青红皂白，先是一连串“晓得晓得！”更加促成了他目空一切的脾气。陈百万也自认为儿子天性敏慧，无师自通。渐渐地都叫他“晓得”，大名倒不被人提起。

暮秋，陈百万闲来无事，想请先生吃一顿饭，好顺便过问一下儿子的学业。杀猪宰羊，席面也整治得丰盛。席间，陈百万问：“我儿多蒙教诲，眼见得也学成人模样了。想必这会儿学到‘五言律’或‘七言律’了吧？”先生红烧肉还没吞下，脸就吓得煞白，胸口好一阵子乱撞，半天才缓过气来。原来陈朝宗不想学，先生也落个清闲，大半年未教会一个字，不过眼前这一关还得糊过去才是。连连夸道：“神童神童！贵公子能举一反三，点石成金，实乃世间少见。”陈百万倒不怎么相信先生的虚枉之词，硬要叫陈朝宗一试。他尚有自知之明，不想叫儿子当众出大洋相。先指一碟菜，出一“三言律”：“盘中餐。”先生此时浑身颤抖，怕砸饭碗。见墙上挂一张弓，用手扯陈朝宗的衣角，用嘴示意，他是想让陈朝宗对：“墙上弓。”陈朝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里知道先生撅嘴是什么意思。眨了半天



眼睛才猛拍脑门，忙对：“先生嘴。”陈百万气不打一处来，猛一拍桌子，盘子跳了老高，骂出了一个三言律：“妈的X”。又接着叹口气：“儿啊，爹不想你金榜题名，只是想学点算计，好撑起这个家，可你只学会气你爹！”先生大气也不敢出，陈朝宗还在吃吃暗笑。陈百万又退一步：“儿啊，可会写为父的名讳？”陈朝宗说：“晓得晓得！”陈百万说：“你到房里去写吧！”陈朝宗说：“这有何难？”就起身进房写老父亲名字去了。先生知道这回是彻底栽了，连猪肉嚼在嘴里也不晓得啥味道。

一顿饭毕，众宾客已经开始品茶，还不见陈朝宗出来。进屋一看，青花砖地上、粉墙上、密密地写满“一”字。见父亲进来，陈朝宗怨道：“爹呀，啥名不好叫，偏叫百万，累得孩儿好苦！”陈百万一听，气不打一处出，可他不教训儿子，倒训斥先生：“供你好吃好喝，你却不在意授业，要你何用？”先生满脸羞愧，只好立马卷起铺盖滚蛋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过了好多日子，陈百万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给找个老婆或许能拴住儿子的心。找来找去，才议娶京城兰台郎之女。京城的大家闺秀如何看得上山野士绅的儿子呢？那时全凭媒婆能把水点燃的巧嘴，新娘也觉得到一个风流才子，更何况家私百万，锦衣绣户的儿子也差不到哪儿去。那真是珠联璧合，郎才女貌啊！过了门才知陈朝宗大草包一个，懊悔不已，却也无可



文摘小说精品

奈何，只有时时劝他仕途经济，却落得几声臭骂，啥作用不起。

那天陈朝宗从“茗香楼”听书回来，吵闹着要出门做一笔大买卖。全家人莫名其妙，他要能做生意，除非日出西山、秤砣浮水呀！谁也没当回事儿。却不料他死闹活闹，非要老父亲答应不可。陈百万问：“你可晓得生意是如何做的？”

“晓得晓得！”陈朝宗说。

陈百万又问：“市面上是何行情？贩啥货赚？啥货赔？做生意由不得你扯淡。”

陈朝宗双手抱膝，头扭在一边：“哼，瞧不起人？不想和你混扯，等我发了财，才晓得我的本事。”媳妇深知其夫的底细，万般阻拦。陈朝宗不耐烦，扬手要打：“女人家懂个屁，休得罗嗦！”一家人见劝不醒，都象陈朝宗要上法场受戮般地哭嚎起来。陈朝宗也不和他们计较，只管忙着张罗。陈百万见儿主意已定，也不硬顶着。外出闯荡，吃点苦头也是好事。就指派几个老成家人跟着照应。

谁也猜出不到陈朝宗置办的什么货物？原来他称了五千斤麦面，统统烙成碗口大小的烧饼共计三万个，装成两百挑，择吉日上路了。

一路上浩浩荡荡，烟尘弥漫，煞是热闹。陈朝宗坐个凉轿，摇摇摆摆，悠哉悠哉！威风也威风，新鲜也新鲜，实在比闷在家里强多了。行旅中饥饿渴饮，倒不怎么赶急。



好在银两充足，一时半会还花不了。老成的家人还时时提醒节制，不要闭着眼花银子。陈朝宗哪里听得进？那伙挑夫还结着帮哄他的钱。就这样流水般花费就不用提了。老成家人见不是事头儿，凑个空儿赶回家报信。一月余，陈朝宗才来到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临江。这临江上游一百里处，便是有名的东吴赤壁。

陈朝宗找个清静客栈住下，货挑子堆了满满三间房。他一一打发了挑夫，落得一人在此自在逍遥。勾栏里听戏，妓院里嫖娼，神仙过得日子啊！未及半月，银两花尽，全然不当回事。客栈里伙计来催讨饭钱店钱，陈朝宗笑道：“几文店钱也值得你这么催要？”伙计道：“店小本微，赊欠不起，客官还是想想办法的好。”陈朝宗说货物出手加倍付你就是了。伙计问：“你要脱手什么货物？找哪家店号？小的愿意跑腿帮忙。”

陈朝宗摇头：“这个忙你帮不了。”

伙计不解：“此话怎讲？”

陈朝宗笑道：“我等的这个人你听了会吓坏！”

“客官请说，小的乍着胆听就是了。”

陈朝宗朝北边一指：“他就是魏国的曹操曹孟德。”伙计眨巴着眼，傻张着嘴，越听越糊涂。“看把你吓着了不是？还是不说的好的！”

“你把话说清，叫小的吓死了也当个明白鬼呀！”

原来那天陈朝宗在“茗香楼”书场听书，正上着劲儿。



文摘小说精品

说书先生道：“……曹孟德在赤壁吃了大败仗，八十三万人马就只剩下三万。那时是雷雨交加，道路泥泞，又饿又乏，涌进了一个名叫山阳的小镇。这一下山阳人猛的发了财哟！一文钱一个的烧饼涨到三两银一个，还剩三千人没有吃到嘴。所以，人不解带，马不卸鞍，奔向长江下游的临江镇就食。欲听曹孟德是否拣回性命，且听下回分解。”说书先生在这儿卖关子，不往下说了。陈朝宗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回家就措办烧饼，好等着曹操的溃兵发大财。

伙计听完缘由，又见陈朝宗一本正经的样子，险些笑岔了气，今天冷不丁地遇上了大傻蛋了。陈朝宗见伙计没完没了地笑，也懵了：“有球啥值得笑的？太没规矩，不是老爷出门在外，叫你吃顿棒子。”伙计好不容易才止住笑道：“客官，你是个十足的二百五，曹孟德兵溃临江，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放屁，说书先生还说没到。”

“你把三国的事儿串到我们大唐来也了。”

“我还没你这个奴才懂的多？”

伙计猛地想到一件事，忙进屋去看那烧饼。一开门，一股霉气扑面而来，活把人熏死。烧饼尽数长了绿毛，连猪也不会吃。伙计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不管陈朝宗如何，抓起几件值钱的衣服，吆喝人把陈朝宗狠揍了一顿，赶出客栈。

陈朝宗从小到大，只会支使别人，哪里还想到自己也



会吃拳脚。挨打处顿生红肿，痛的滋味确不那么好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谁都一样。不一会儿肚子也饿，身上又凉，从里到外没个热乎处。好不容易挨到一家门前，台阶上有一小厮在啃饼。陈朝宗瞅着来气，上来了少爷脾气，朝小厮就一个暴栗。“你在吃饼，叫老爷饿肚子，还不快端点心来。”这小厮被暴打得满眼冒花。看这人模样，不象士绅官宦，又不象庶民百姓，衣服还只有内衣无外衣，抖得是哪门子威风？怕是这小子穷急，不知天高地厚了吧？那小厮稳住神后，当胸就是一拳。又把陈朝宗实实在在地打了一顿。陈朝宗没学会“哎哟”，象打在一个草包上，全无一点声息。那小厮打累了，没兴致了，才骂骂咧咧地走了。陈朝宗吃了亏，再也不敢摆少爷的谱儿了，见到小娃也叫“大爷，行行好，打发一碗稀米汤吧！”饥一顿饱一顿地往回挨。

这天到了夷陵地面，听人风传朝庭要选太监。陈朝宗暗忖：我这样回去，如何见二老？还不把大牙笑掉？不如当个太监，熬个出身，也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唐时当太监要到官方指定的地方去净身。挂档、净身、疗养、饮食、医药的费用合起来得用一百两银子，一般人家花不起。陈朝宗跑去一看人山人海，没处筹措这笔钱不说，这工夫也陪不起。一打听还有自己净身一说，就喜不胜喜。一个人躲在一座破庙里，用捡来的一把破菜刀，揪住那对肉蛋蛋，也不晓得利害，“吱溜”就是一刀，鲜血迸射，扑了满



文摘小说精品

脸。刀钝，一下子还不行，还得象拉锯一样来回十几下才行。痛得他是脸色刹白，心脏乱颤，嗓子发甜。嘴里不知骂谁，一个劲地乱骂不歇。抓几把香炉里的灰，胡乱抹上厚厚的一层，血还是滋滋地往外渗。眼前一黑，金星乱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恍惚间，两腿正中象有人在糊辣子面，钻心地痛。睁开眼睛一看，一只狗在津津有味地舔那腿间的淤血，另一只狗在着力地咀嚼那对特殊的点心。他想起说书先生的一句话：“虎落平川遭犬欺。”可能就是如此欺法吧？他自嘲干笑两声，狠命地挣起身，用石头驱赶两狗，打的嗷嗷乱叫，算是捡回一点尊严。

府衙面试，头一考就被涮下来。那虔婆搬开两腿，迭声乱叫：“不洁不洁！”那年月有专门从事这项手术的人叫“阉老”，有一套完整的手术程序，然后才开具“证明”。想省点银子自阉的先拿钱贿赂“阉老”。阉刀锋快，一刀下去，象蚂蚁咬了一下，没啥痛楚就把事办了。谁敢拿身价性命自己动手开玩笑啊？陈朝宗哪知道这些？知道了也无钱送人，这就怨不得别人，只好自认倒霉。

那年又碰上归州闹灾，赤地千里，饥民相食。陈朝宗两天两夜滴水未沾，人瘦的脱去本形，活脱脱一付獠獠嘴脸。一处店门前有一幌子，上书：“拔牙一颗，付银一两。”陈朝忠想：这倒是个好主意，先弄点吃的再说。主意一定，进店来坐在凳子上嚷道：“拔牙拔牙，拔完结帐。”拔牙郎



中正愁着生意清淡，衣食不接，财神爷上门，还有不乐的？“客官请上座，在下这就伺候”。忙颠颠地拿来一盘大中小号的钳子。“客官拔牙几颗？”“全拔全拔？”郎中奇怪，拔牙哪有拔全嘴的？管不了哪些，又不是我叫拔的。郎中使出牛劲，直拔得血沫子乱喷，手腕子发酸。完事陈朝宗伸出手掌，搬着手指：“我替你算过了，一共二十四颗，要付二十四两，这帐好算。”

“算得对算得对，客官学问精深，哪有算错的理儿呢！”

“那请付银两吧！”

“是的，请吧！”

“你连付银两也不晓得？”陈朝宗指那幌子，“白纸黑字，你还赖账不成？”

郎中半天没闹明白，这下总算清楚一点：“错了，那上面写的是我拔牙你付帐。”

“这就怪了，好好的牙拔它做甚？还不是缺点钱花，才遭此苦楚。”

“你付我银！”郎中急的双掌拍得山响。

“你付我银”陈朝宗双腿跺的房颤。

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就你揪着我，我拽着你，朝县衙奔来。陈朝宗抓起鼓槌一阵乱敲，险些把鼓给敲破。县太爷的小儿过百日，正大宴宾客，鼓声把客人几双筷子都震掉在地上。还以为发生了大案情，县太爷不敢怠慢，作揖四方：“多有得罪。”当即升堂，衙役排开两厢，威风八面，



文摘小说精品

等到原告被告讲清事由，县太爷气的七窍生烟，把惊堂木都拍碎了：“大胆刁民，为这些芥末之事也来滋扰公堂，可见你等不是良善之辈！”原被告顿时悲恸于地：“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冤情不浅，还望青天大老爷作出明断。”县太爷不耐烦，拿起笔来胡乱判了此案：“原告学识欠缺，书写不清；被告愚昧不识，求财心切。各打五十大板，不得缠讼。”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破船又逢顶头风。陈朝宗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凄惨惨如丧家之犬，急切切如漏网之鱼。

秋去冬来，朔风呼号，偏地皆白，陈朝宗只有几件单衣，早已是鹑衣百结，不知是何颜色了。肚里没食，愈发凉透心肺。无意间看到一棵树上搭件新棉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他双手合十，念了几声佛。袄子上了身，才有了些暖和的快意，步子也迈得结实。可没走出多远就被人抓住。原来这村一家富户被盗，人丁四下路口看牢，连鸟也插翅难飞。毛贼见状，就用了李代桃僵之计，用脏物引来替死鬼。

陈朝宗被打得死去活来，逼着交待脏物现在何处。他大喊冤枉，反问一句：“老一班少一辈的，看我这模样象个贼么？”那些人一细瞅，可不是，枯瘦如柴，鬼不鬼人不人的，风一吹要倒的身子，确不象破门撬锁的小偷。就找来柴刀，齐刷刷地砍掉他五个指头解恨。

年末，陈朝宗总算到了家门口。门上挂两个大红灯笼，



鞭炮声此起彼伏，弥漫硝烟，除夕气氛很浓。他眼眶中滚出黄豆大的泪珠；要不自找一番折腾，还不是在这里大呼小叫，呼婢唤奴么？又一手加额，庆幸还能活着回来，没把尸首丢在外乡。

这时一个披貂皮大氅、捧手炉的贵妇人从屋里出来，陈朝宗还认得是自己的媳妇，只是已无往日的威风，悄悄地上前拉她的衣角。

贵妇人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骂道：“鬼花子，找死！你可知道规矩？腊月三十不舍饭。”

“晓得晓得！”

“那你还不快滚！”

陈朝宗忙道：“我不是花子，我是你男人，难道你认不出来了么？”

贵妇人见他腿间流血，脸如菜色，一手地无指，一嘴无牙，身上臭哄哄，衣不蔽体，还来讨老娘的便宜，伸手就是一耳光：“放你娘的狗屁，我还是你姑奶奶！”

陈朝宗在外当孙子当惯了，气总硬不起来，只是哀求：“姑奶奶，我不扯慌，我真是你男人。”

贵妇人见赶不走，大声尖叫：“快来人啦，快来人，有贼！”

一帮人闻风赶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陈朝宗打倒在地。贵妇人气仍未消：“也不看看老娘是谁，讨便宜也不看看地方，来人，给我撕他的嘴！在这儿给他过年！”家人听



文摘小说精品

这话音已明白是啥事，打得更不留情面。

陈百万和老夫人闻声赶来，分开人群，细细端详。虽然这人相貌丑陋，但脸形骨骼还认得出大形。“混蛋，还不给我住手！”

“儿啊！”俩老紧抱陈朝宗哭开。“在外一年多，你咋混成这般嘴脸？派出去找你的几拨人到现在还没回来！赚钱不指望，也该给家里一封信，是死是活，也该有个明白话呀！”

“晓得晓得！只是儿不会写字。”

家人见惹了祸，瞅空儿溜了。贵妇人怔怔的，她不敢相信眼前的花子竟是自己的男人。

陈百万问：“你在外准是不务正业，抹牌来赌，把银两赌尽了吧？”

陈朝宗伸出没手指的手掌说：“爹呀，你看，儿的手指都没了，剁了，我拿啥了赌？”二老见这残手，心痛地大哭起来。

老夫人又说：“准是在外头好吃懒做，把钱都丢到酒楼饭庄里去了吧？”

陈朝宗咧开嘴道：“我的妈，你看好，我一颗牙都没了，我咋吃咋喝？”

媳妇忍不住，也问道：“外头的窑子多，骚女人数不清，你免不了寻花问柳、嫖光了盘缠，落了如此的下场？”

陈朝宗不听则已，一听泪如雨下。顾不得羞丑，当众



褪掉裤子，赤条条地站着：“嫖？我拿啥嫖？夫人看真，我那对宝贝疙瘩早就没有了”。

媳妇看他两腿间啥也没有，空空荡荡的，顿时憋过气去，好半天缓过气，嚎啕大哭，一扭身就跑了。陈百万长叹一声：“子不教，父之过也！”

陈朝宗恶嗜不改，又是迭声叫道：“晓得晓得！”





棋 妖

—— 王 洁

一

你下棋时，她正向棋摊走来。那年她跟男友一起到武夷山上祈祷爱情圆满，在下山路上，两人为一个观点的不同不欢而散。圆满成了一场虚幻。怎么也没想到，在武夷山下的这座城市遇见会写诗又擅长下棋的你。

后来，她在众人吃惊的眼光中，坦然坐在了你对手的位置。

手谈已很投缘，可黄昏也已经迫近。面对必然的分别，他们中的一个提议，一人讲一个关于围棋的故事，也算是一种缘。缘聚缘散，聚散皆是缘。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另一个的响应。

二

你先讲啊，女士优先。他说，于是她先讲。



下面就是她那天讲述的《少年棋手的故事》：

许多年以前的一个早晨，天还没大亮，砍柴少年游已经把砍的两大捆柴绑好，堆在后山坡垭口上了。多少年来，他总是在这个时刻完成工作，然后独自一人等待日出东南。他喜欢看日出，说不上什么原因，喜欢就是喜欢。当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从东南的云层中，破土而出的时候，大山也给照亮了起来，万物在温暖的巨手中顿时变得生机勃勃。

可这一天，山垭上多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老人。

老人在昏暗的光线里独自一人下棋。

少年游吃惊地问：老人家，你看得见棋吗？

老人回答：你心中有棋，眼前就有路。

游说：啊，这跟我在夜里砍柴一个道理呀。虽然没有光亮，我的柴刀，从来没有伤过我一根指头。

老人不由自主多看了游一眼，他和蔼地对游说：成材的树木，不用人削。你跟我学围棋吧。

惊喜之余，游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他说：为什么教我呀，我只是一个砍柴娃呀！

老人回答：我只把我的技艺交付给一个值得交付的人。

后来游成了民间一位知名的棋手。他的师傅路走的时候，将一副珍贵的云南围棋（又称云子）留给游。游后来在棋坛的显赫业绩和运气，都是这副云子带来的。直到有



文摘小说精品

一天，他离开人世前，他将未成年的女儿叫到床前，将这个故事和嘱托一起留给了女儿。

那个叫游的棋手，就是我的父亲。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寻找这样一个人可以将这故事和嘱托交付出去的人。

三

他由衷地说：你的开头真好！故事真美啊！你后来找到这样一个人了吗？

她说：没有。但我会找到的。

他说：那我就提前祝福你。现在该轮到我讲了。

我讲的目是《古代棋手的故事》：

说是古时候有个叫张生的书生（古时候的读书人大多叫张生或者柳生），自幼饱读诗文，爱读闲书，下得一手好棋。可能是生疏了八股，屡考屡不中。这年又逢会考，独自行走在赴京的一条黄色大道上。正是阳春时节，桑麻遍地，柳绿花红，美好景致张生却视而不见。道上行人几乎绝迹。只是偶遇几个赶考的富家子弟策马急弛而去，马蹄扬起的灰尘，一下遮住前方景物，四周顿时一片纷纷扬扬的混乱。一路风餐露宿，连续数日，张生再也没有遭遇过一个行人。背井离乡的凄凉爬上心头。他甚至听见肩上的包袱里，笔墨纸砚相互私语的声音。



这天，张生来到一个三岔口，又饥又渴。他发现山脚下有一条小河，就沿着一条柳树成荫的小道，往河的方向走去。这一走，居然迷失了方位。明明一条清澈的河流，却消失在灌木丛中。张生迷路后，不知怎么，就摸到了一座林中花园里。那里，有一个小木屋，一位绝色女子胳膊支着粉腮，端坐桌前愁眉不展。张生上前问路，被小女子请到跟前坐下，原来女子所愁，竟是一个残局。

你知道，好棋者是忍不住手中技痒的。再加上小女子绝非等闲的花容月貌，一介风流才子张生，自然要伸出慷慨援助之手。扫了一眼棋局，张生心里已经有了活棋的步骤。

抬起手正欲出招，不想那小女子开了口：

我说这位公子，你可要想好了出手哦。

张生心里好笑：想什么？我张生生来就善弈，在棋上所遇就没有过阻碍。这样想着，嘴角就显露出一丝自负来。

好一个胆大书生，也不想想，这旷野之中，数百里野地荒岭缈无人烟。木屋中的绝色女子，不是妖精，就是鬼怪，至少是个喜欢围棋的妖魔鬼怪。哪有良家妇女独身一人在此下棋的！可张生是谁呀。张生是一介文人书生，十足的文学小资青年，又加上会下一手围棋，自然是恃才傲物，不拘一格。当下，将黑棋救活。

这时，他听见小女子又发话了。小女子的话长得像一条无休止的河流，从起源到流向、从水质，到流速，无所



文摘小说精品

不包容；又像电影里的长镜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循环数遍，最后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放大并定格。眼前的黑棋白棋，渐渐模糊了；小女子的面孔，也渐渐模糊了。张生困啊，他听见小女子说这都怪你自己不弄清游戏规则，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下啊！我在此等候了 20 年，就是等一个能使我的残局活下去的人，成为我的盖世棋谱。哈哈哈哈哈。

张生在她的笑声里渐渐睡去。他真不愿意睡去啊！因为他预见了那条河流将要带着他抵达的位置。他想说不行，我还要进京赶考呢。可是晚了，他说话的声音已经没有人听见，也没有人听得懂了。

他变成了一张棋谱，握在棋妖潮湿的掌中。

四

她说，不对。关于张生的故事，我知道的，还有另外一个结局。

我来讲吧。

《古代棋手的故事》（另外一种结局）：

张生走进小木屋时，眼前一亮。他看见的并不是绝色女子一个人，那女子一看就知是一个大家小姐，不是什么棋妖。对面坐的，是一个陪她下棋的侍女。张生行了大礼，说明是迷了路，并无打扰她们雅兴的意思，顺便拿起一粒



白棋替小姐补上一子。小姐一见张生善棋，不由得深情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对侍女说：小红起来，让公子下一局。张生受宠若惊，竭力奉陪，整个人已经是飘飘欲仙。不觉天已全黑，才想起要进京赶考的事情。

小姐说：既然天色已晚，公子何不在舍下小住一晚，也可黑白境界，忘情于山水之间。等到明天一早，赶路便是。

张生谢过小姐。小姐温情脉脉：公子陪我下棋，我当感谢才是。

两人灯下对弈，情意绵绵。等到天明之际，已是难舍难分。小姐眼中含泪：这一去，恐再难相见耳。话音未落，身体开始颤抖。张生就势上前抱住了小姐娇躯，发誓一旦及第，马上娶小姐为妻。

这时，小姐将一粒白棋放入张生掌中：带上它，记住我在等你回来下棋。无论中与不中，快去快回。

数月后，张生落榜归来，他在黄色的大道上犹豫不绝，手里捏着那粒白色的棋子，不敢面见小姐。回家后郁郁寡欢，竟一蹶不振，缠绵于病床上。

次年又临近会考，张生将小姐馈赠的棋子拿在手中把玩。恍恍惚惚中，见一绝色女子翩然而至，叫他：公子，妾身陪你下最后一盘棋呀。便从身后悉悉索索地搬出棋盘，端坐在对面，跟张生对弈起来。连下三局，张生三局两胜。女子起身告别。张生抱住不放。女子眼神幽怨，对张生叹



文摘小说精品

道：公子且松手，此时晚矣。去年小女子教你无论中与不中，快去快回，公子一心科第，错失机缘。此次一别，天上人间，永无相见之日了。掩面号啕而去。

张生奋力追赶，追到当年与小姐相遇的地方。哪里还有什么花园、木屋啊！只剩下残垣断壁、一片荒草和荒草里疯长的几株野花。

五

故事讲完了。他们都不再言语。

小树林不远处的广场上，一个拉二胡的艺人，盘腿而坐，他悠扬的琴声，扯长了星空的距离。





满 春

—— 李晓岚

表哥满春沦为杀人犯，我怎么也不相信。当我看到死去多时血肉模糊的懒汉毛狗子，看着警车载着满春绝尘而去，听着他的妻女养母凄楚的哭泣，我想满春是真正离开了那片他充满希望的土地，到了完全陌生的世界了，在他苦涩的一生刚刚有了一丝丝曙光的时候，他却离开了。

我和满春的表亲关系是七拐八弯的，他是舅妈的远房侄子，两间草屋和舅妈家一墙之隔。他爹是烧炭的，一次炭窑出了意外塌死了，母亲带着他没过到一年，实在忍受不了贫穷，跟一个炭老板跑了。那年他4岁，舅妈只得收养他。我小时候多半是在外婆家生活，满春这位表哥便是我最好的玩伴儿，我的童年因为他而丰富多了，童年的记忆全是山梁上的草屋、山洞里的红薯窖、漫山遍野的山花山雀，还有大人们永远体味不到的乐趣。

满春只比我大半天，可山里的孩子懂事早，我还在懵懂的时候，他已经独挡一面为大人干活了。一放寒暑假他准来接我进山。唯一让我不安的是入厕的问题。茅房在屋后的一块空地上，上面是长满蒿草的坟墓，左面是泥巴垒



文摘小说精品

起的猪圈，人去入厕，猪听到响动，两支前爪就趴在矮墙上伸出脑袋哼哼叽叽的看着你，山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响，还有山雀的悠长的鸣叫。我一蹲下去，就觉汗毛直竖，一紧张就拉不出来，没办法，满春就找来一个破瓦盆，让我在他的草屋里方便，完了他再端出去倒掉。交换条件是我教他学文化，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他上山放牛我就跟着上山，他看我的课本，我用他给我做的弹弓打鸟。鸟儿被我惊得扑啦啦地飞走了，我把弹弓拉得紧紧的四处瞄准，没见到鸟，却看到他认真看书的憨劲儿，一闪念之间我把手松开，小石头象离弦的剑冲向他光亮的额头，只听“嘣”的一声，一股鲜血立马像蚯蚓般爬上他的脸。他愠怒的捂着额头，我吓得撒腿就跑，躲进舅妈的房里。没多久听见舅妈在外面咋呼：“哎呀，你咋弄成这样了？”“摔了一跤。”隔着窗户我看见舅妈抓了一把锅底灰按在他的伤口上。伤口好了后，在他左额留下一块蚕豆粒儿大小的黑疤。而他右额稍大一点的疤，则是他十五岁那年给别人使牛犁地时留下的。有一段时间，他是远近闻名的“使牛匠”。他为学会使牛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也不知跟牛在田里摔了多少跤？最严重的一次，老牛差点把他踩死，亏得他机灵，命是从牛蹄子底下捡回来了，右额却留下一个永久的伤疤。舅妈叹息着说，你疤成这样往后咋娶得到媳妇哟！他扬起下巴冲我笑：“她给我弄的疤，我就娶她。”“哼！臭美！娶那头牛当媳妇吧！”他的眼光暗淡下来，眼里蓄满淡



淡的忧伤，他知道他的身世，因为他妈半夜跟人跑了的缘故，有山民就说他是野种。他很小就明白，自己无论受多大的委屈和苦难都不能撒娇，又能向谁去撒娇呢？夏天晒掉一屋皮，冬天冻出一身疮，他不声不响地拼命干活，好歹舅妈把他拉扯成人，他只想报答这份养育之恩，心里再没有其它任何奢望。

我参加工作之后，尽可能地让他多了解外面的事情，不时给他捎去书刊杂志。终于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想出去打工，背着简单的行囊上路了。先在广东深圳几个地方辗转，没找到工作，因为他从没进过学堂门，能够用他的地方太少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贱，这么叫人瞧不起！受尽了白眼，坐够了冷板凳。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去了一家酒店当帮工，干得挺卖力的。闲暇之余也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让他看得眼花缭乱，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虽是山里人，可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差别怎么这么大呢？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人家的广告牌比我们村的电影银幕大多了中看多了，满街都是。女人的鞋跟高高的细细的，走路屁股一扭一扭，大约是为了掌握平衡。不过人家的马路可平了，一眼望去光光溜溜干干净净，一个小石子都没有。汽车象一个个壳子虫在地上爬，楼房象码起来的火柴盒。人家最爱看的还是山里的东西，山呀、水呀、花呀，还有野兽，圈在一个园子里叫“公园”，城里人都是两口子带一个孩子去游览，喜滋滋的，多幸福！得



文摘小说精品

拿钱买票呢，我又舍不得，挣这点钱艰难，就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这儿啥都能卖钱，村里头的毛桃子酸杏子满坡都是，到了这里叫仙桃，一块多一斤啊！羊桃叫猕猴桃，一出手就是一大把票子！相比起来，咱山沟里太落后太闭塞太没有市场观念了！我会在这里好好干学点真本事的……。

看着满春的来信，我真为他高兴，他在思考生活，说明他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只看到巴掌大个天，有了一些理性的思考，必定会努力与命运来一个抗争。就在这时，舅妈找我说想叫满春回来，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对我说：“他爹死的时候叫我无论如何要给他留个后。满春也不小了，该娶媳妇了，我给他看中了一个，人家不嫌他疤，不嫌咱穷，同意嫁给他，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去找他！”我把舅妈的话写信告诉了满春，满春出于感激，也处于无奈，只有回到家里，回到那个穷山沟。

在外面闯荡了几天的满春显然有了些精神，他用打工挣来的钱修了破房子，娶了新媳妇，但他总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他想把村里的荒坡承包下来，种植仙桃和甜杏。他的这个计划在当时闭塞的穷山沟里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他去了一趟村委会，第二天村里就议论开了。“你出去了几天翅膀就硬了？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的，你还想咋的？”“那毛桃子酸杏子能拿到城里卖钱？真是天大的笑话！”“春啊，你可要想好，那可不是块肥地，这几年连毛桃子都不结了。”村里有名的懒汉毛狗子旱烟杆吊在裤腰上逢人就



说：“哼！一个野种还想打赚钱的主意？也不拉泡尿照照自己啥模样！”不管别人怎么说，村委会还没有结果之前，他便找来许多果树培植方面的书，用自己仅有的一点知识整天躲在家里琢磨。

天遂人愿，一年后，村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先是兴建新农村，把山梁上的山民迁到山下来，并住上了砖瓦新房；满春承包山场的规划也通过了。可舅妈和表嫂说啥也不同意他包山：“春呵，如今咱住上这样好的房子了，你还折腾个啥？”“你们放心，我一定要把这事做好，让咱山里人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天上不会掉馅饼，假如不去拼搏，贫穷不会轻易被抛掉。满春就认准了这个理儿。

他第一次踏上那片山林，兴奋的忍不住大吼了几声，满山谷里一片回声：满春回来了，满春要在这里扎下根，并且开出一片幸福的花朵！

眼下那是一片什么样的山林啊！山坡上一架一架的乱刺，歪歪扭扭的几颗桃树、杏树上，稀稀拉拉的挂着几颗毛绒绒的青桃和酒曲大小的青杏，树枝耷拉着脑袋。满春就是满春，他三番五次地跑到城里请来农科所的技术人员帮着规划：除去乱刺架，检验土质，砌石保墒，串换良种幼苗嫁接，套种农作物……计划倒是好定，实施起来却是很艰难，十几亩地的山坡，到处都是乱刺架。三天下来，他累得几乎瘫了，满身是血痂。晚上往被窝里一躺，钻心的疼。表嫂上来一看，不行啊，到底是自己的男人，我不



文摘小说精品

帮他谁帮？挺着大肚子流着眼泪跟他去砍刺。一天傍晚准备收工时，表嫂被刺挂倒了，滚下山坡，大人保住了，孩子却流产了。舅妈哭天喊地地骂满春不听话，眼下可咋办啊？好在满春当使牛匠时给乡亲做过不少好事，第二天，乡里乡亲自动带上家什上坡帮着砍刺架了。满春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谢谢啦！往后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们！”他把儿子用草席卷了埋在林中，心底念叨：“儿啊，爹对不起你！爹把你埋在这里，天天守着你吧！”

树苗终于种下地了。

五月是收获的季节。满春的桃园历经三年艰涩，日日耕耘，满树粉嫩的桃花终于绽出花蕾；夜夜守候，满树花蕾终于结出白里透红似要流出甜汁的大红仙桃了。满春长吁一口气，在一个天空纯净得没有一丝云的早晨，他摘了一筐仙桃，叩开每一家大门，“大叔，桃熟了，尝尝鲜吧。”“婶子，一点小意思，给娃们吃吧。”毛狗子当年鼻子哼哼不屑一顾地说“哼，有你娃子吃亏的时候！”如今仙桃端在面前，毛狗子惊呆了：“嘿嘿，你他妈咋弄的，这桃还真他妈不一样。”他咚咚咚地跑到山上一看，挤挤眼说：“好倒是好，就他妈不多。”

“这是第一年挂果，明年就好了，到时你来帮我看山。”满春心里留了半句“给你工钱”，怕说出来不好。

“咋？你娃子多大能耐呀？叫我给你打工！”毛狗子



“ 呸 ” 了一口，自顾到树下摘桃去了。

满春把分给乡亲们后剩下的仙桃一趟一趟用自行车驮到城里，听说被工商罚款和同行哄抢，没卖几个钱，差点回不来，但是也另有收获，认识了几个老板，人家跟他一块到桃园里转了一圈，提了包装运输方面的建议，并定下了明年的购买合同。满春在心里盘算，先把市场开发出来，然后树自己的品牌，到时把全村的人都吸收进来，办一个工厂，把桃啊、杏啊啥的经过精美的包装，直接销到市场上去！

天道酬勤。第二年漫山遍野桃花红了杏花黄了，桃儿压得树枝咯咯咯的笑，杏儿衬得树叶绿油油的流。老板们开着卡车装走一车车果实，留下一张张笑脸，果园里到处都是欢笑声，满春的家里更是热闹非凡，他用卖桃的钱买回一台彩色电视机，毛狗子也前前后后的凑热闹，吃够了看够了，回到破败的家里，望着满春家房顶上新架的“天锅”，心里盘算开了：嘿，神了，黑不溜啾的匣子里能出人影还能说话，里头的女人真他妈好看。……世道真变了，满春那小子真够风光的啊。他能享受我为什么不能享受？因为他有桃园，而我没有！他妈的，那是村里的，是国家的，你能摘我也能摘！于是他明里暗里也摘了一些果子卖了一些钱，尝到了甜头，他越发不可收了。

有道是“一年挂果，二年收获，三年丰收”，这一年果实长势特好，满春也摸索出了一整套产销及管理经验，他



文摘小说精品

聘请了村里几位有能耐的人帮着管理，又同村里张罗着扩大规模和办厂之事。毛狗子一看管理严了，“嘿，跟老子来真的了，我搞不成也叫你弄个球！”他找来一个破脸盆满村敲着叫着：“他妈的，就许他野种吃香的喝辣的玩好的，我们活该大眼瞪小眼干看？！那果园是村里的，也有我们的份儿！有种的跟我一起去抢回来呀！”山里这几年虽然有出去打工的人带回了一些进步、文明的东西，仍然不乏野蛮愚昧之人，他们穷惯了，突然身边出了个本乡本土的富人，看着那些变化，他们心里有些不平衡，经毛狗子这么一咋呼一撺掇，内心的不平衡便成了摆在眼面前的问题，似乎还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于是，在一个乌云将至的早晨，他们在毛狗子的带领下，拿着家什，涌到果园，不由分说抢的抢果，折的折枝，砍的砍树，那些尚未熟透的果实扔得满地都是，不一会儿，果园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表嫂抱着刚满幼小的女儿给他们跪下：“好兄弟，不能这样做，求求你们了，不能这样做啊！”哪有人听她的哀求？她们娘儿俩被这群无知之人推过来搡过去，女儿的嗓子哭哑了，表嫂的头发披散开了。事端挑起了，毛狗子蹲在一边抽起了旱烟，幸灾乐祸地看着。就在这时，满春赶来了，一看这场面，气得血直往头上涌，额头上两块伤疤格外的鲜亮，这么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这么多年的辛苦劳作就这样被无情践踏，还有啥力量在这个烂摊子上站起来？狗日的毛狗子，你不让我活，我就让你见阎王！



啥也不顾了，啥也不能顾了，两眼象要冒出火来。很快，脸开始泛青，只是那块疤血红血红的……满春的喉结干涩地抽动着，一声不响地拧着挖锄径直走到毛狗子身后，猛地一锄下去，毛狗子还没来得及哼一声便“噗”的一声倒下地，脑浆四溅，一命归西。众人一看出了人命，个个吓得呆若木鸡……

警车载着满春去了。哭声久久回荡在村子上空，是为满春哭泣，还是为山村的野蛮无知和愚昧落后而羞愤？

满春两眼直直地望着一闪而过的破旧房屋、稻草堆、猪圈……

山顶上，太阳露出半边脸来。





民 工

—— 余策星

炸雷似的炮响，惊醒沉睡了千百年的冒尖垭，原始森林中引起了惊慌，锦鸡、灰斑鸠、喜鹊、乌鸦、山画眉吱吱展翅高飞……一群漫无目的的野兽东奔西逃，低沉的豹吼、惊异的鹿鸣、浑厚的熊嚎传得很远很远……

随着炮响之后，一条全长七十公里的山洼里住满一沟的民工，一沟的男人。他们挑来粮食、被子，拿来工具，又在工程指挥部里领来钢纤、八磅锤、沙铤、土筐子、雷管、炸药、导火线、安全绳……白天，把绳子拴在腰间，吊在大山的腰间，艰难地扭动腰肢打炮眼。中午放炮时，只听天崩地裂一阵轰响，眨眼间群山中开出一团团白花，如同迎春桃李争艳。直到大山腰中有一条灰蒙蒙的白线线，民工不需要腰栓绳子了，悬崖峭壁上有了站脚的地方，工程进展快多了。

夜晚，工地沿线成了男人世界。做活的是男人，做饭的是男人，洗衣、补衣、抓虱的还是男人，男人们无所顾忌，腰系绳、打钢钎、放大炮、说粗话，想尿尿转身就干，只有拉屎的时候才走远一点，怕得是臭气熏人。到处是



“地雷”(人屎)，一不留心，就会踩上一脚。当然，就是踩着也不要紧，大森林里苔藓厚，脚在苔藓上反正一蹭就完了，嘴里恶骂一句：“哪个烂屁眼的屙到这里？”

冒尖埡住的都是旮旯公社三个大队四百多人，房柱子是树杈子，搭盖的是松毛枝和茅草，竹子夹的墙，竹子编的床。睡到床上能看见天上的北斗七星。有月亮的夜晚，从松毛缝隙里透进来的月光，一会儿给这个人脸上画个花脸，一会儿给那个脸上搽个墨砣。一人一床被子，铺一床盖一床，两头睡，相互闻臭脚。劳累一天的男子汉，倒下床跟死猪一样。杨冒娃脚伸在他“挑担”(连襟)孙田中嘴里，抡了一天大锤的孙田中鼾声天响，嘴角上的口涎老长，嘴里还吧叽吧叽地响着，好象吃了什么美味一样。

杨冒娃和孙田中是杨家上门的女婿，杨冒娃本姓吴，招到杨家后随媳妇姓杨，取名杨冒娃。孙田中是贫农出身，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回家的，挨过美国飞机炸弹片，又是党员。招赘到杨家来，杨家是上中农成份，来了没改名没换姓。孙田中岁数大娶了二姑娘，杨冒娃岁数小娶了大姑娘，这次来修路，每人拿了一床新婚被子，一床铺一床盖。农民算细账，被子铺在下面是最费的。杨冒娃虽是姐夫，但他不敢和妹夫孙田中争。孙田中出身好，又是党员，理所当然当盖被。杨冒娃虽说不服气，但想到自己是汗脚，孙田中脚是干风脚，又受过伤，一条腿伸不直，脚不臭。从这一点上算账，杨冒娃觉得很划算。吃过晚饭后，在沁水



文摘小说精品

幽洗个脚，歪在床上。每晚由大队干部组织学习，读报纸的是刘喜，临时选出的大队会计。虽是临时的差事，但很认真。全大队百十人，只有他是小学毕业，每10天要给大家算次账。下午四点钟，他就坐在路边上，听大队委派的领队杨成启报工分。在杨成启的授意下，张三10分，李四8分，王五9分。每隔10天，刘喜就把全大队出勤人数、工分一统计，划工分条子到家中的生产队，总人数报指挥部。指挥部按报上来的人头，每天半斤补助粮食和三角钱菜金。从指挥部领回来的粮食、现金，按10分工半斤粮三角钱分配到人。

睡前一小时的读报，劳累一天的人，歪在床上不久就有人打起了鼾。杨成启一看，马上就检查一遍，谁睡着了，扣当天2分工。为了不扣2分工，每逢读报声一起，马上就东一堆西一堆地拉家常。最反对读报的是蔡里荣。蔡里荣是起义的国民党士兵，曾在李宗仁手下，参加过太洪山的抗日，据说，他曾经伙同全班人抓过一个日本鬼子，并且押着这个鬼子游乡。读报一开始，蔡里荣就讲他如何抗战的事。农民们不喜欢听千篇一律的形势大好，但又为了不扣2分工，喜欢听蔡里荣吹牛，不管他所说的可信程度有多少，总比听“念经”强。蔡里荣起义后又南下，眼睛受伤才回来的，所以老蔡一讲故事，面前总是围了好多人。杨成启坐在最前面，与其说他是去监视别人，倒不如说他本性难改。他爱听老蔡说那时候的国民党军糟蹋老百姓大



闺女的事。老蔡指着别人揭发国民党当兵的罪行，倒不如说是炫耀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横直没有人知道事情真假，为了消磨漫漫长夜就不去纠正。

杨成启身为大队领队的，其实是一个臭不可闻的家伙。他从小给船拉纤，练就了副好身板。他好吃懒做，做活不踏实，有钱就乱花，十五、六岁就嫖娼出了名。有一次他拉上水船到皮鼓滩，看到一个打猪草的姑娘，他借故拉大便躲进苞谷林。等船过去后他强奸那个打猪草的姑娘，姑娘拼命挣扎时，用镰刀砍了眉骨，至今额头上还留下了块月亮疤。杨成启成人后，经人说合，招到了毛洞子一队曾家。歌谣唱的是：“吃起饭来一大桌，问起姓名各是各”。杨成启是外地人，又拿出船上闯荡的脾气，先把姨妹占了。后来姨妹出嫁，自己女人死了，万般无奈，又和丈母娘扯上了。大队上看他能文能武，叫他当了全大队的临时领队人，管理这些民工。

老蔡的故事讲得正起劲，围着他的二、三十个人一声不吭，只有阮木匠吸旱烟的“吱吱”声。突然，一股奇臭蔓延开来。“哪个放屁？”“捣乱空气。”“谁不敢承认，我们做屁斋”。于是，一人问，众人附和的“屁斋”开始了。

“啥子响呀？”

“知了哇。”

“知了在树上咋会响呀？”

“有壳壳呀。”



文摘小说精品

“ 鳖娃有壳壳咋不响哪？ ”

“ 在水下呀。 ”

“ 哈蟆在水下它咋响哪？ ”

“ 口气大呀。 ”

“ 背篓口气大咋不响哪？ ”

“ 是竹子呀。 ”

“ 笛子是竹子它咋响哪？ ”

“ 有眼眼呀。 ”

“ 筛子有眼眼咋不响哪？ ”

“ 有沿沿啊。 ”

“ 锣有沿沿咋响哪？ ”

“ 有系系呀。 ”

“ 礼吊子有系系咋不响哪？ ”

“ 是肉的呀。 ”

“ 屁眼子是肉的咋响的哪？ ”

“ 是啥驴子叽吧日的吧。 ”

最后一句是用最恶毒的骂人话结束。都知道是谁放的屁，无非是闲急了，大家乐呵乐呵，嘻嘻哈哈，一笑了之。

蔡里荣听大家把屁斋做完后说：“屁，屁，五谷之气，我给大家说一个放屁的故事。”大家一乐，都拢了过来。

“说是一个有钱的孙娃子好放屁。有一天县官请他去吃饭，孙娃子一想，坐席时放屁多难为情。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将他的爷约上。他爷好吃，孙娃子交代，上席后一有



屁响就说你放的，他爷答应了。于是，席上一会儿一股臭气，一会儿一个响屁，孙子都说是他爷放的。后来，爷爷吃饱要下席，他给孙子说我要下席了，你再放屁我就不再席上了。这时才晓得这屁是孙娃子放的。”

“ 哈哈…… ”

“ 孙娃子放的！ ”

听故事的人都笑起来，放屁的人是孙娃子。大家见蔡里荣不再往下说了，就一个个摸到自己铺上去睡。

“ 周仁科，你过来。”蔡里荣见大家都走了，喊了一个肥头大耳的人过来，就是刚才放屁的那人。

“ 啥事啊，你又骂我吧？”周仁科肥头大脑，生就一身白肉，晚上脱衣服睡觉时，周围的人总是你打一巴掌，我打一巴掌。周仁科一认真，打他的人都骂他放屁吵得人睡不着觉，臭屁熏得人反胃，都要撵他到外头去睡，也只好不认真了。他常常不等别人注意就钻进被窝中，大家睡着后再脱衣裳。睡在他旁边的杨启成，故意在他睡后把被子一揭，照准他屁股狠狠一巴掌，打得周仁科叽哇怪叫，逗得满房子民工乐得哈哈大笑。

周仁科走到蔡里荣面前，蔡里荣悄声说：我教给你一个不放屁的办法。你睡觉时爬那儿睡，双膝跪着，把屁股撅起来，这样就不放屁了，因为屁眼朝天是大肠缩在肚子里。“你说这话吃斑鸠。”周仁科以为蔡里荣捉弄他，回敬一句走了。



文摘小说精品

周仁科好放屁也是一种病。他能吃不能做，看起来五大三粗的一个白胖子，干活连妇女都不如。生产队分粮食，他女人挑 120 斤，他才挑 80 斤。周仁科挑 80 斤先走，没走多远就挑不动了，放下担子就歇。不一会儿，女人挑着 120 斤粮食呼闪呼闪地甩过来了，周仁科连忙让到路边，让媳妇先回去。媳妇回家把饭做熟了，还没见男人回来，就转去接他，看见男人还在歇着，媳妇气得把担子一挑，头也不回朝回走，周仁科蔫蔫地跟在后边。媳妇泼天泼地把周仁科骂一顿，然后说一个男人跟不上一个女人，拔根卵毛吊死他。谁知，周仁科等女人骂后说：“你们女人走路利索些，不象我们男人，腿下夹一个砣，走路碍事。”女人不相信，周仁科找来一个秤砣，拴在女人的腿下，叫女人走路。女人走了几步，果然秤砣把腿碰得生疼，于是相信了男人的话。后来，周仁科把这个经验给别人讲时，在全村闹了一个大笑话。女人知道男人捉弄她后，死活不跟他了。

入夜后，整个工棚和白天一样热闹，鼾声此起彼落，如狮吼，如狼叫，更有那些肆无忌惮地说梦话的。初夏的夜很静，海拔两千多米高的大山里没有蚊虫叮咬，民工们睡得很踏实。

远处，山顶上灰蒙蒙的，太白金星一竿子高了，“嘀铃铃”闹钟响了。紧接着，睡在闹钟边上的蔡里荣也“唉呀”一声坐了起来，披上烂袄子，揉揉眼睛，把脚伸进草鞋，踢哒踢哒走到灶门前，刨了刨锅洞里的红火灰，里边还有



燃着的“火屎儿”。他用棍子把“火屎儿”拢到一起，抓一大把干松枝塞进去，又随手填上几根干柴，用嘴一吹，“火屎儿”一红，火焰就点着了干松茅，“烘”的一声，灶火燃了。等到水要开了，喊刘喜起来称苞谷糝下锅。蔡里荣就着灶火抽起了旱烟。火红的灶火舔着蔡里荣的脸，照着他那被火枪伤过的红红的麻点子。

锅里的水在眨眼，蔡里荣磕了磕烟袋锅子，顺手把旱烟袋朝后裤腰带上一别，喊刘喜起来称粮食下锅。

睡得十二分香的刘喜不耐烦地翻了个身，嘴里嘟嘟唧唧地说：“称个屁，照昨儿早晨下的舀就是了。”说着把压在枕头下的衣服口袋中扁桶箱上的钥匙递给老蔡，翻个身又作梦去了。

蔡里荣拿到钥匙，开了装粮食的扁桶，从中舀出的苞谷糝，用杆子秤称到46斤半，又把扁桶锁上。几十斤苞谷糝分两个锅。水在翻滚着，蔡里荣拿着树叉子，飞快地在滚水中搅动。一只手大把抓着苞谷糝，从手指缝朝下漏，开锅的清水变一片混浊，水面上漂着白沫。灶火中不时发出嗤嗤吧吧的响声，预示着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

天刚放明，冒尖山上传来指挥部的军号声。工棚沸腾起来了。吃过饭的把碗放在山泉边洗一洗放到枕头下，再找工具上工。刘喜把藏在床铺下面的挖勺拿在手里，绿豆丝做成的挖勺不够四两重。他拿着挖勺，表明今天又是掌钢钎。掌钢钎是最轻的活儿。两个人抡八磅锤，他坐在那



文摘小说精品

里，手扶着钢钎，别人把钢钎砸一下，他就转动一下钢钎。打够千锤后，打锤的人累了，把锤歇下来，掌钎的人把钢钎从炮眼里拔出来，用铁丝做成的挖勺掏炮眼。这样，全天打炮眼的人是12分工，三人一般多，刘喜捡得就是这样的便宜。

“赶快上工呀！”杨成启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他的手中边洗着碗边说，“你看人家刘喜都上工了。”远处工地上，响起了锤子打钢钎的声音。叮铛、叮铛……寂静的早晨，这种钢钎的撞击声在山谷中格外清脆、悦耳。内行人一听就知道遇上了“缸渣子石了（坚硬的花岗石）”。杨成启贼眉鼠眼地看看空荡荡的工棚，轻脚轻手地走到咎疤子床头上，迅速地把手伸到挂在墙上的土布袋中，掏出一块苞谷面馍馍。这是咎疤子妈请人从家里带来的，咎疤子舍不得吃，藏着，还是没逃过杨成启的眼睛。但他的偷馍举动，还是被正在洗锅的蔡里荣看到了。杨成启藏在工棚里，下死劲地咬一口馍馍，不等嚼烂就朝下吞，直噎得头朝后扬，脖子上青筋暴起，脸逼得泛白，眼珠子和牛卵子一样。吞下了一块饼子，杨成启走到水池边，舀了一葫芦瓢山泉，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杨领队，吃得再饱也会饿的，明天晚上的粮就不够了。”蔡里荣用山竹毛叶子扎的刷子在刷锅，连头也不抬地说。

听到蔡里荣话里带着刺，恨不得舀一瓢水泼到他脸上，



但吃饭是件大事，兵无粮草自散。杨成启慢慢朝工地走去。刚走不远，肚子有些下坠。就在路边岩坎边上褪掉裤子，脸朝坡上，屁股朝路下，刚一蹲下，就听得扑哧一声，连绸带稀喷出好远。解完大便，他摸了摸身上没有带纸，只有一条黄土路和岩坎子，甚至没有一块土坷垃。附近有几株柠麻，麻叶面青背白。他摘来五、六片杯口大的叶子叠在一起，一使劲，叶片是脆的，杨成启的手指刚好在肛门上抠得两手屎，又稀又臭又粘的屎把杨成启腻得直摆手，下死劲朝外一甩，手指头刚好碰到岩坎楞上，疼得钻心。杨成启忙把手放进嘴里“呵呵”地护着。

工地上，一夜的睡眠和早上两大勺子苞谷糝起了作用，民工们干得热火朝天。孙田中和咎疤子、刘喜三人一班子，打得炮眼快够一米深了。青光石的硬度不亚于钢钎，八磅的锤子抡圆了砸在钢钎上，锋利的钢钎口子在石头上只留下白印。石头硬不过钢钎，钢钎硬不过人。这些用苞谷糝子喂出来的人，力是用不尽的。在这深山老林中，S形的路已经分得清线路了。

杨冒娃、许道方和周仁科在掏罐子炮。麻砂石中掏出水桶粗的炮眼，多装药，可以一炮轰几十方岩石出去。遇到硬岩石，又用钢钎打小眼轰眼，炸开一点再朝下掏。掏够三天了，今天必须达到两米深，给了五公斤硝酸氨和八发雷管，还有用来引爆的一公斤黄色炸药，留下六米长的导火线。导火线的外边线绳子已被个剥去了三根缠线，还



文摘小说精品

有三根缠在外边。

六十年代啥都缺，一人一年八尺布票，穿烂了用线缝。买不到线，就想出了用导火索外面一层封过腊的线来补衣裳、补鞋子。

杨成启走上工地已是“头遍烟”，大家见怪不怪。阮木匠从腰中抽出他那二尺五寸长的旱烟袋，从烟荷包中撮出旱烟，装在墨水瓶盖大小的黄铜烟袋锅里，又从麂子皮做成的烟荷包里拿出纸眉和火镰、火石。火镰是在锻钢钎口时斩下的钢钎头子打出来的，火镰在火石上擦一下，一颗又硬又亮的火星落在纸眉上的黑炭上，黑炭见了火星就燃了，阮木匠用嘴轻轻吹着，整个纸眉都燃了，按到烟锅上。烟锅的另一头，一张圆呼呼的脸上吸出两个瘪酒窝。随着一股烟吸出来，在烟袋旁又出现了一张黄瘦黄瘦的脸，是马秃子。马秃子是烟痞子，无烟、无火、无具、有瘾。他拣过一个烟头，太短用竹毛子夹着吸，把火都吸进嘴里烧了舌头，至今说话都不利索。

“阮哥！”马秃子舌头转动不灵，一边说话，一边用右手把左手的指头按顺序按下去，“今天是七号，明天八号、九号、十号，到十一号，我家给我带菜来，酱豆炸辣子，我谁都不叫吃，只准你吃。”说到这里，马秃子看了看阮哥，接着才说，“把烟给我一锅。”说完，两只手已伸到阮哥面前，大有夺过烟袋来吸两口的架势。

阮木匠比马秃子高一头宽一膀，看着伸来的双手，眼



皮子一搭拉，含着黄铜烟袋嘴儿，一边说话，一边从嘴边冒出白色的烟儿，“说啥子我也不会给你烟，来这儿五个多月了，带的烟叶子都吃完了，晓得啥时候回得去？”

马秃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伸出了手收不回来，自找台阶下，说：“啥球不得了？明年我种……”说着他把两手虚张一下又收回来，“……这么大一块烟叶。”

民工看到马秃子要烟的狼狈相都大笑起来。

“你还是在您媳妇那儿种一棵烟吧。”刻薄成性的许道方飞来一句话。

“我在你媳妇屁股上种烟。”马秃子回了一句。

“开工了！”杨成启摆开领队的架势，“吃过中饭，派四个人去挑粮。中午看工具、点炮留给咎疤子。”

工地上又是一片喧闹声。

一块千斤巨石，被六个民工掀下了路基。巨石在滚动中发出“轰隆”“轰隆”巨响，巨石沿途撞倒了碗口粗的松树。巨石碰到岩石上，“腾”地飞越起数丈再落下，直到听不到声音了。民工把这叫“放擂石”。

午饭号响了，工具被收集在一起，人们纷纷朝回走。吃饭、做活、走路都得抢时间。中午饭是连去带来两小时。在工地上，这两小时留给点炮员，所有上午填药装炮的，一律在这个时间里放。下午放炮时间是五点半，太晚看不到点炮。中午看工具和晚上点炮的任务，咎疤子一来就给安排上了，是对咎疤子的信任和考验，虽然比别人干的多



文摘小说精品

一点，对于他这个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人来说倒也忙中偷闲。中午看工具时，他把上百件工具搬成一堆，然后在那桦木车斗里放平身子，把这难得的休息时间利用起来，美美地睡一觉。上工来的人把饭送来，可以在别人干活的时候又慢慢地品尝冷饭，细细地嚼。讲究的人说吃冷饭对身体没有好处，对劳动强度大的人来说，就是吃生铁块子，也会融化成清水厕出来。全大队担当的路段一百米长，其中大半是岩石，土话叫缸渣子石，战线长，炮位多，常常是后边的还没点燃引线，前头点的炮就响了，伤人的事情经常发生。那些年，连钢钎淬火还要斩一截下来落腰包，其它物件更不放过。炸药雷管经常有人偷，导火线外皮缠的六根白线有人剥去。被剥去白线的导火线光剩个药芯子，很容易碰洒火药和燃烧速度加快。装炸药规定是一米深的炮眼装一尺深的炸药，民工为了早回家，常常是一米深的炮眼装二尺深的药，爆炸力非常强。炸飞的石头飞出五里多路。

当然，点炮人必须胆大心细，遇到紧急情况不慌张。点炮也有它的乐趣。点炮之前，到各个炮位熟悉地形，掌握炮眼的深浅，导火索的长短，估计燃烧的时间的间隙。在事先选定的路线上连续点燃各个炮位，边点炮，边朝避炮洞靠拢。直到最后一炮点燃时，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最敏捷的越过乱石块和横七竖八的树杆和树根，躲进避炮洞。等不到落定脚步，轰天似的响声便震破耳膜，紧接着便是



盆子大、碗大、拳头大、铜钱大 石雨和灰尘扑过来。炮火发射出来的石头，哪怕只有钢崩大，也能和子弹一样致命，更不要说被炮崩起来后又落入地面上的大石头。石头的冲击力，连避炮洞上盆子粗的树干也给砸断。炮响后，整个工地还是灰尘和火药味，点炮人摸索着朝回走，炮火一边响，点炮人一边数数，共有多少炮，响了多少次，心中记得清楚，以免出现瞎炮。到第二天，掏瞎炮是最危险的活儿。

半月前，一个大罐子炮中导火索由于拆白线的缘故碰洒了火药，没点燃，第二天去掏瞎炮时，搁了一夜的二十来斤炸药全湿了。这种由硝酸氨掺煤油配制的炸药得放在锅里重新炒后才能用，饶志水把炸药拿回工棚炒的时候，散落的雷管没有清理干净，雷管受热后引起锅内火药爆炸，当场把灶前烧火的、灶旁准备作饭的、还有两个“病号”在旁边看炒药的以及饶志水五个人，在一声爆炸的响声中随着八间工棚一起飞了。有了这些教训，全路段规定，瞎炮一律不准再掏，如果出现瞎炮，在距瞎炮一米远的地方另打炮眼，装药后重新起爆，用这一炮来引爆另一炮。

傍晚下工是在五点半，对于食不饱腹，困及全身的民工是大赦。大家急不可待地收拾好工具，飞跑着奔回工棚，去享受那半斤苞谷糝子，带着疲劳一天的身子躺在松毛当瓦、竹子当铺的“席梦思”上抽旱烟、扯淡话。被山风洗净的工棚，重新又弥漫着烟味、汗臭味。晚上学习时，大



文摘小说精品

家又围在一起，蔡里荣洗锅去了。下河口挑过百货，到四川挑过盐的许道方五十来岁，经的多，见的广，常把他那“三步两打杵”、“夜盖死人被”、“小店艳遇”等风情故事讲给大家听，说“古迹”的人得的报酬是按满了烟袋锅和火镰、纸煤。好奇心重的小伙子吃饭时，就把自己家里带来的酱豆、豆腐丁拿出来，自己舍不得多吃，慷慨地给许道方添上冒尖一筷子，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许道方继续说个人的“历险记”。以此来度过寂寞、单调的夜晚。

解放初，物资靠人挑，年青力壮的许道方经常被派去挑搬运。大办钢铁时，他又被派到西南山区砍树烧炭炼钢铁。在那里，漂亮的女人没有几个“亲家”（指野男人），被人说是“没本事”和“没得用”。“亲家”越多，越显得女人有本事。有的女人为了拉拢“亲家”，用腊肉和苞谷酒来引诱。女人和男人睡在半夜里，偶然摸来一个“亲家”时，床窄的，女人叫自己男人睡另一张床上。只有一张床的，女人叫自己男人睡另一头，自己陪着“亲家”在这一头翻动。到了天亮后，女人早早起来做好饭菜，喊两个男人起来吃饭。当家的男人还得在吃饭时给半夜来的不速之客敬酒，还要说“多谢关照”。那时，许道方正值年青力壮，听的见的和自己经历的，真如猫儿见腥，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自己所挣的钱都变成了汗毛巾、圆镜子、香皂等小物件了，而守在家里的老妈妈得不到赡养，下巴壳子搁在床邦子上归西了。由于许道方放浪形骸，弄得子然一



人，近五十岁的人还是单身汉。正是情欲旺盛之时，去年端阳接老姑娘回娘家过节，用酒灌醉了姐姐，然后……姐姐临走时砸了锅掀了灶。邻居去的时候，姐姐骂了一句：“不成气候、不要脸的东西……”就拉着五岁的外甥哭着走了。

深秋的月亮挂在西山头上，正当大家听得兴趣正浓的时候，出去挑粮的回来了。

粮食挑子还没搁稳，杨冒娃就向大家说：“我今儿看见女人了！”

“什么？女人？”许道方口水加粘液都出来了。更多的人拥上去问杨冒娃，在哪里看见女人？来这工地六个多月了，除了山还是山，除了工地还是工地，除了男人还是男人。女人几乎天天挂在嘴上，可一听说见到真的女人，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下午去挑粮，从城里来了一车子宣传队员。路不好走。车走到我们面前，我的妈呀，尽是那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个个粉团团的，要多好看有多好看。”说到这里，杨冒娃擦了一把口水，“嘿，车子一晃就过去了，那些女人还向我们招手快来呀，搭车呀！真好听！”

“吃饭，吃饭！”蔡里荣把留的苞谷糝子热了热，喊他们吃饭。

“我们吃了，在路上吃的。”咎疤子说。

“谁叫你们挖公家粮做饭吃？”杨成启听说他们见到了



文摘小说精品

女人就一肚子火，又听说在路上做饭吃，肯定又是把挑的粮食挖着做饭。“过称秤，少多少扣你们口粮！”

粮食一过秤，四个人挑的四百斤粮食一两不少，还多出半斤来。胥疤子说：“我们没吃公家的口粮吧？”

“挑粮人每人下午记七分工。”杨成启给自己找台阶下。

原来，四个人走在路上商量好了，几个人的布袋和八股绳合在一起，又装了一个四斤多重的石头，先在秤上称出重量来，然后去装粮食，装粮时偷空把石头扔了，这样，称的粮食就多了四斤多，做饭时约估着舀出来下锅，美美地饱食了一顿苞谷糝子。

粮食是大家命根子，过秤无误后，又追问起看见女人的事。

“嘿，没走多远，汽车就陷进坑里去了，大坑的黄泥巴吸住了汽车轮子。一车子女人叽哩哇啦地叫我们去帮忙推车，我们搁下粮食挑子，下去掀车。掀车时，一使劲，车一动，你猜那车上女人怎么着？”

“怎么着？”大家齐声问。

“车一掀一动，那些女人就一浪。她们的脸粉粉的，腰细细的，身上带着一股子香气，每个女人都鼓崩崩的一对大奶子，个个莺声燕语，可好听啦。女人们在车上喊‘同志们啦，伙嘿，加油干啦，伙嘿！’最后干脆喊‘一、二加油，一、二加油！’我们合着她们的节拍，一使劲掀起了车子。本来掀起来了，我们怕车子一走，女人也走了，就又



把车子拽下来。”

“那掀到啥时候去了？”杨成启伸长脖子问。

“后来，司机房里跳下来一个男人，是宣传队的队长，他站在旁边看到掀，才又把车掀出泥巴坑。车轮子带起的黄泥巴溅了我们一身。等他们走了，我们才挑上粮食走小路赶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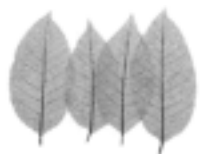
“跟那些女人睡一夜，天亮死了也划得着。”李秃子说。

“她们屙一泡尿拌苞谷糝，老子吃了也过瘾。”一直没有插话的咎疤子说。

挑粮食的都脱光了，赤裸着身子洗澡。杨冒娃一边洗一边唱：

“一更里等郎没来，姐儿给郎绣花鞋；
上绣龙凤呈祥入云端，下绣鸳鸯交颈来；
二更里等郎到来，洗脚换上新做的鞋；
锅里热的有酒菜，吃毕喝罢上床来。
要想睡觉那头睡，要想玩耍这头来。
三更里……”

杨冒娃干脆精赤着身子在吃饭的场子上跳了起来，其他三个也随着他绕圈子。随着跳动的身子，那根阳具也挺直着，随着蹦跳而上下点头。看得兴起，紧接着又跳进去十来个半裸的汉子……这是苦难汉子们的一次难得的狂欢。



文摘小说精品

云隐月暗，星星直眨眼睛。大森林中有的是柴火，篝火燃烧了大半夜。

日夜如梭，转眼到了阴雨季节，三个多月的雨季硬是把民工们折磨得又黑又瘦，白天挨雨淋，晚上睡觉披衣戴斗笠，床上没有干地方。

深秋的早晨，高山上已经见到明霜了。早春来的民工没来得及送回家的冬装，一大半又穿在身上了。早上和晚上，灶门前挤满了人，晚上不烤暖谁也不去睡觉。晚秋把群山染上了色，青翠欲滴的深山老林，红叶点缀其间，浅山上的黄菊铺满了小径。早晨明晃晃的霜和浅雪一样，人出的气都和对面山上的雾一样，白乎乎的。

这是第三段工地了，完成了这段路，就可以回家了。

这几天，杨成启上工比别人早，上工号没响，别人还没来，他已经在工地上烧篝火。前两天公社来人调查他女儿怀孕的事。女儿还没婆家，肚子却大的快要临产了。山乡里人的嘴是扎不住的，公社对这种男女作风抓得很紧。调查组已经有了书面材料，到他这里来查证落实的。杨成启在事实面前无法掩饰，他承认了一切。

三间草房，家徒四壁。东屋一个灶，中间是堂屋，西屋就是两张铺，前檐是姑娘睡的，后檐是他和女人睡的。屋里没砌隔栅。女人死后，杨成启每晚煎熬得睡不着觉。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怎么也退不下火。十六岁的女儿长得人高马大的，晚上贴着枕头就睡得死沉。终于在一个炸



雷惊天的夜晚，女儿害怕醒了，杨成启钻进被子给姑娘作伴……

杨成启提前上工，带动和感动了大家，早完成任务早回家。有两个公社的人撤回家种麦子去了。在他们的路段上，汽车已经在来回跑了。购粮食方便了，工具、车子、炸材也比以前充裕些了。天气冷，衣衫薄，干活才能热身子，拈轻怕重的刘喜也抢上了大锤，因为在那里掌钎子，又冰手，又冻脚。歇火时，大家都捡一抱柴枝子，炸飞的树疙瘩，用过的导火索都朝火上架。

“咎疤子，倒、倒、倒。”许道方一张嘴，引来大家哄的一声笑。

咎疤子家里穷，父亲过辈（去世）早，寡母带着儿子过日子，生活过得苦，五岁那年，他妈妈上山打猪草去了，他在稻场玩耍，两只狗子在走草（交配），他觉着好玩，去拉狗尾巴，被母狗子劈脸咬了一口，鼻梁骨断了，脸上咬去一块皮，成了疤拉眼，至今脸上有长长的疤痕。

家里穷，生产队活路重，分值低，干一天挣10分工，值一毛七分钱。娘儿俩每天只有一斤半毛粮。食不果腹，更谈不上说媳妇了。年过三十岁的咎疤子在犁耙田地后，把牛放在坡上，牯牛和牝牛跑疯（交配），引起了咎疤子的一身燥热，小腹下的小兄弟硬是把穿朽了的裤子顶了个洞。咎疤子忍不住火，他把牛赶到石峁子坎下，一边推牛，一边喊：“倒、倒、倒！”牝牛以为主人要套犁，顺从地退到



文摘小说精品

石峁子坎下。咎疤子连忙爬上石峁子坎上，用他那小兄弟朝牛屁股上凑，牝牛不见绳索朝脖子上套，竟悠然自得地走开去吃草。正在把全身力量靠在牛屁股上的咎疤子失去了依托，从石峁子坎上一扑爬摔下来，正好坎下有一丛荆棘，咎疤子的裤裆中扎满了刺。这件事正好被坡顶上放牛的马秃子看到，于是就传出了一个“倒、倒、倒”的韵事来。

咎疤子一直抬不起头来，到现在也没混上个媳妇。有人曾介绍过对象，但打破的人太多了，女方一听咎疤子的事都不答应了。咎疤子真想一头碰死，又怕老娘没人养活。

咎疤子重活累活他都不怕，就怕别人揭他的短。

偏偏许道方哪壶不开提哪壶，咎疤子一下子没精神了，有两次打钎刷了钎帽子，几乎砸着掌钎的人。

放下午工了，咎疤子留在工地上点炮，工地上烧的篝火中有三根青钢木烧的火头，这种树硬，火硬，点炮引一凑就着。

“瞿……”哨子响了，统一指挥的安全员深厚的男中音震荡在山林中，“点炮啰！”

哨音就是命令，咎疤子取出三支火种拿在手中，首先点燃两处罐子炮，这是两米多深的。再过来的石包子上、岩坎上都有炮。咎疤子在乱石堆、横七竖八地树杆、松软的腐叶堆子上迅速弯下腰点燃，又到另一炮位，今天的炮位真多，整个工地全是炮眼。咎疤子只有一个感觉：点炮，



点炮。手上三根火棍还剩一根了。

“轰、轰、轰……”

连续不断的炮声，咎疤子没顾得数。炮声沉寂了，按规定要去检查，咎疤子看着天黑下来了，懒得去看，拖着沉重的、疲劳不堪的身子朝回走去。

到了工棚，蔡里荣把灶头上一盆饭给咎疤子端来：“吃吧，饿到现在。”这句话把咎疤子说得鼻子一酸。

晚上有一件特大新闻：领队的杨成启被撤销大队负责人。这新闻比“倒”的故事更具有诱惑。

许道方在指桑骂槐：“老牙狗子把小母狗子颈脖子咬住，爬在小母狗身上，尾巴和她的尾巴绞在一起。”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读报的刘喜也不念了。从来没提前睡觉的杨成启，床上起了一个大包。

“提前睡吧，今晚上没人扣工分了。”杨冒娃提议，得到大家的拥护。

初冬的夜，清冷清冷的，早些天才下的小雨，到后半夜，结结实实的一场明霜堆积在高山上，如同下了一场雪，一片白色。

天还没亮，杨成启就起了床，一个人来到工地上。清晨的明霜冻得他浑身颤抖，掏出火柴抓了一把枯叶点燃，又检了几把树枝燃了火。

接着上工的是许道方，咎疤子扛了一大捆工具，周仁



文摘小说精品

科扛了一把钎子和一根撬杠。

“快，火烧大一点。”许道方提议，“今儿早晨冷得蝎虎。”

路上到处是乱石、残枝败叶，许道方找了一个乱石窝子。

“快捡些柴去。”许道方指挥着胥疤子、周仁科去拣柴，他自己找了一把松毛点燃火放在石窝中，上工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了。马秃子路上拣了一抱干柴添上，火更大了。大家把工地上凡是可以燃烧的东西都弄来架在火上，不爱凑热闹的阮木匠就着火吸燃了一锅旱烟，远远地离开烤火的人群。马秃子紧跟着阮木匠坐在一起，去闻冒出来的二道烟味。

孙田中拣了一大把烂导线扔在火里，给寒冷的早晨带来了温暖。火焰上一双双黑干、粗大骨节的手在正反翻烤着，火焰中发出“嗤嗤”的声音。

“今天是好晴天，火在笑。”许道方说。

“一股子火药味儿。”杨冒娃说。

“那是烧的烂导线。”孙田中说。

“莫把火烧在炮位上吧？”周仁科说。

“昨儿的炮我点完了。”胥疤子说。

一声响亮的军号声响起来，号音还没落，“轰”地一声，大火的下面，是昨天瞎火的一个炮位。

炮响了，飞起的一块石头把在一边烤火的杨成启脑袋



削去了半片，围着烤火的五个民工都飞上了天，鲜血染红了一片白云。坐在旁边吃烟的阮木匠和马秃子也被震成了聋子。……冒尖山上一片寂静。

腾起的烟尘把山林紧紧地罩住，田野都在一片朦胧之中。只有那峻峭的山峰静静地伫立着，似乎在倾听那渐行渐远的沉沉回音……





三声枪响

—— 海明威

营帐里，尼克正在脱衣服，帐篷的帆布上清晰地印着正在篝火前闲谈的父亲和乔治叔叔的身影。尼克觉得非常不安，同时也感到羞耻，他匆匆地脱了衣服，整整齐齐叠放在一边。他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边脱衣服边想起前一天晚上的事情。这件事情他一整天都没去想。

事情是这样的：前一天晚上，他父亲和叔叔吃完晚饭拎着手提灯到湖上去打鱼。在出发之前，父亲嘱咐他说：“我们走了之后，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你可以打三枪，我们听到枪声就会很快赶回来。”尼克从湖边穿过林子回到营地。他听得见黑夜中船上划桨的声音。他父亲在划桨，叔叔低沉的歌声在船尾荡漾。他父亲将船推出去的时候，叔叔已经拿着钓竿坐在那里了。尼克听他们往湖上划去，后来桨声越来越远，最后被茫茫黑夜吞没了。

尼克穿过林子往回走，他害怕起来。他在黑夜总有点怕森林。他打开营帐的吊门，脱掉衣服，静静地躺在毯子里。外面的篝火烧成一堆炭了。尼克想快点入睡，他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四下没有一点声音。尼克觉得，他只要



听见一只狐狸、一只猫头鹰或者别的动物的叫声，他就会感觉踏实一些。只要知道是什么声音，他似乎就不害怕了。可现在他害怕极了，突然之间，他想到了死。几个星期之前，在家乡教堂里，他们唱过一支圣歌：“银线迟早会断”。在唱的时候，尼克想到，迟早有一天，他也会死的，这是尼克第一次想到死亡。

那天的夜格外静，他坐在客厅里读《鲁滨逊漂流记》，免得去想银线迟早会断这件事。保姆看见他在读书，出于关心他，说如果他不睡觉，就要去告诉他父亲。他进去睡了，保姆这才放心地回到自己的卧室。过了一会儿，尼克又来到客厅看书，直到早晨才回去睡觉。

同那天的感觉一样，尼克昨夜在营帐里也是一样害怕。他只有夜里才有这种感觉。开始并不是害怕，而是一种领悟。可它总是在害怕的边缘徘徊，只要开了头，它马上就变成了害怕。等到真正害怕的时候，他就拿起枪，把枪口伸出帐外，放了三下。枪反冲得厉害。他听见子弹穿过树干、树干割裂的声音。

听到枪响，尼克的心平静下来了。他躺在暖暖的毯子里等待父亲的归来，可没等他父亲和叔叔在湖那一头灭掉手提灯，他已经睡着了。

“该死！”乔治叔叔往回划的时候骂道，“你是怎么跟尼克说的，叫我们回去干什么？他也许是害怕了。”

“啊，是啊。他还小。”他父亲说。



文摘小说精品

“让他跟我们到林子里来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知道他特别胆小，”他父亲说，“不过我们在他那个年龄也都胆小。”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乔治说，“他这么会撒谎。”

“好了，算了吧，反正鱼够你打的。”

他们走进帐篷，乔治叔叔打开手电筒照着尼克的眼睛。

“尼克，发生了什么事？”他父亲问。尼克从床上坐起来。

“这声音介于狐狸和狼之间，就在帐篷的周围。”尼克说，“有点像狐狸，但更像狼。”“介于……之间”这个词是他从叔叔那里学来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他可能听到猫头鹰的尖叫声了。”乔治叔叔说。

早晨，尼克的父亲发现有两棵大树交错在一起，风刮过时就会互相撞击发出声音。

“尼克，你听到的是这种声音吗？”父亲问。

“也许是。”尼克说。他不想去想这件事。

“林子并不可怕，尼克。没有什么会伤害你。”

“打雷也不用怕？”尼克问。

“不用怕，打雷也不用怕。碰到大雷雨，到空地上去或者躲在毛榉树底下是绝对安全的。雷绝对打不到你。”

“真的吗？”尼克问。

“我从未听说过雷打死过人。”他父亲说。

“哈，毛榉树管用，太好了。”尼克高兴地说。



现在尼克准备脱衣服休息了，他注意到帐篷帆布上两个人的影子，但是他不去看它们。接着他听见拖船的声音，两个人影不见了。他隐约听到父亲在与什么人交谈。

“穿衣服，尼克。”父亲喊道。

他快速地穿上衣服。他父亲进来，在露营袋里摸索。

“尼克，把大衣穿上。”他父亲说。





命系一发

—— 爱伦·坡

此时，那桩谋杀案已经达到高潮了，而且已经证明绝不是意料之中的人干的。

此时去请大侦探再合适不过了。大侦探来了。他朝那具尸体投去搜寻的一瞥，片刻之间又掏出一个放大镜。

“哈，大家看！”他一边说，一边从死者外衣的翻领上捡起一根头发，然后自信地说：“现在谜团解开了。”

他举起那根头发。

“听我说，”他说道，“我们只需找到这根头发的主人，凶手也就原形毕露了。”

这一不可动摇的逻辑推理是那么完备。

侦探开始了他的侦察工作。

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行在纽约的各条街道，严密地审视遇到的每一张脸，以便找出谁是那根头发的主人。

时间已经过去四天四夜了。

第五天，侦探发现一个旅游者模样的男人很可疑，他的头上戴着一顶一直扣到耳朵的水上旅行帽。他登上“格罗坦尼亚”号客轮。侦探也尾随他上了船。



“逮捕他！”侦探一边斩钉截铁地说，一边威风凛凛地高举起那根头发。

“这根头发是他的，这是他有罪的证明。”大侦探说。

“摘掉他的帽子。”船长严厉地说。

于是有人摘掉了他的帽子。

那人整个儿是一个光头。

“哈！”大侦探叫道，而且毫不犹豫地说，“他所干的谋杀何止一次，是一百万次！”





小 精 灵

—— 劳伦斯·威廉斯温

强尼·达金的手腕被警察紧紧抓住的时候，他的眼神依旧是那么自然、镇定而又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卡斯楚先生以前曾经在那一对黑溜溜的眼睛里看到这种眼神。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因此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你大概搞错了吧！卡尔，”卡斯楚微笑着对警察说，“这个男孩并没有拿我的锁。”

卡尔的大头在不停地摇晃，“别耍我了，卡斯楚先生，”他说，“我看见他从你架子上拿的，千真万确！”

“当然啦，他是从架子上拿的。但，是我叫他去拿的。”卡斯楚轻松地编造了一个谎话，因为这是他的强项。

卡尔警官并没有相信他的话而放开手。“你正在造成大错，你知道吗？卡斯楚，”他大声地说，“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了。如果你现在不提出告诫，他会对你变本加厉的。你应该比其他人更明白的。好了，你愿意挺身而出吧！您还有别的事吗？”

卡斯楚先生回想起自己曾经所做的——那些曾经被列入档案的往事，他瘦削的脸上出现一丝宽容的微笑。“但



是，我不想提出任何告诫，卡尔……”他诚恳地说。

“你看！”警官突然打断他的话，“你以为这么做是在给小孩子一个机会吗？你可怜他，因为他还小对吗？我告诉你，大错特错！你只是让他再回到法兰克·佛森那儿，让那个恶棍再教他更多犯罪的伎俩罢了！这儿的情况你比我了解，卡斯楚，小孩们把佛森奉为英雄，而他正把他们聚结成一群不良少年来供他驱使。总归一句话，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如果是佛森本人，你就不会这么袒护他了吧？”

卡斯楚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了，他透过玻璃橱窗望着外面的街道。“不，”他轻轻地说，“不，我绝不会袒护法兰克·佛森。”

“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与佛森毫无关系，对吗？我们说的是强尼·达金，你一定是误会了，因为是我让他去拿锁匙的，对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卡尔觉得没有争辩下去的必要了。他冷峻地盯着卡斯楚那张固执的脸孔，过了几秒钟后卡尔放开强尼·达金的手腕，转过他那肥胖的身子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他们两人——一个是六十岁的老人，一个是十四岁的小鬼，仿佛有了无言的默契，一直等到沉重的脚步声踏出门外，卡斯楚才长出了一口气，摊开手掌朝那个小鬼笑了笑。

“现在，”他用认真的语气说，“你可以把锁还给我了



文摘小说精品

吧?!”

强尼·达金一语不发地松开手腕，把锁挂回架子上。他闪烁的眼光移动在架子和卡斯楚先生之间。

“这只锁头太普通了，”卡斯楚把它拿起来，继续说，“把你的鞋带借我用用。”

这种命令似的口吻使强尼·达金不得不弯下腰，解开那双又破又脏的鞋子左边的鞋带。

卡斯楚先生把鞋带拿在手里，检查了一下带有金属片的一端，把它夹在手指中间，像夹铅笔那样，然后很自信地将金属片插入钥匙孔。他那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的手指轻轻挑动了三四下，锁头“啪”地一声就开了。

强尼·达金看完了卡斯楚的表演后非常惊讶。“嘿，你怎么弄的？”他问。

“别忘了！我是一个锁匠。”

听了这句话，强尼·达金换了一副表情。“嘿，你不只会这些吧？”他马上接口说，“我记得法兰克·佛森提起过你。我原来以为他是骗我的。他说你以前曾是保险箱大盗——最伟大的保险箱大盗，是吗？”

“兄弟们以前是这么称呼我的。”卡斯楚先生顺手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强尼，我们来谈个交易如何？刚刚我已经对你略施小惠了。我需要一个小帮手，一天三小时，只是替我看店，这样我可以做些别的事，每天放学以后来，星期六则是全天，每小时七角五分钱的报酬，你想不想做？”



原先留在强尼·达金脸上好奇、惊异的表情这时变成不屑一顾的神色。“留着吧！”他说，“这个机会给那些呆小子会更合适的！”

“你太聪明了，是吗？”

“如果我缺钱的话，我知道该怎么去弄，才不要整个礼拜为了工作而操劳呢！”

“而且，如果你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卡斯楚先生接着说，“你的朋友佛森也一定能帮你。对吗？”

此时，强尼脸上显出骄矜、自恃的神色。“没错！”他说，“他很厉害的。”

卡斯楚露出轻蔑的笑容。“厉害？他也只会耍偷偷银行的小把戏而已。我说，不出一年，他准会进大牢的。”

强尼仰着头说：“不可能！”

“当然，在一年之内他还能干点盗窃的小案子。”卡斯楚先生坚持地说。

“好吧，”他的口气变得粗暴了，“我不再跟你谈论这些了，让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吧！”

卡斯楚先生打开柜子，从里面翻出一本已经泛黄的小本子——报纸剪贴簿，他把它摊开在小孩面前。把“保险柜大盗之王”指给小孩看。

现在，卡斯楚先生表情缓和了许多，脸上堆满了微笑。“强尼，我不会傻到把其中的奥秘告诉你的，连佛森都一无所知。曾经有专家用了二十五万美元请我传授，都被我拒



文摘小说精品

绝了。”

“但在我的回忆录里都有详细的记录，”卡斯楚继续说，“我把那本活页笔记簿放在房间的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在里面写着我的各种开锁技巧，等我死了就会出版。那时，一夜之间，每一个人——包括小偷、大盗、锁匠等等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当然，只要每个人都知道了，那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强尼似乎觉得有些惋惜，“唉——”他说，“你本来可以大捞一票的，为什么不……”

“大捞一票？”卡斯楚先生插嘴说道，“没错，别人口袋里的二十五万美元更不是个小数目。可是，那得花二十年的功夫才偷得到。其中还要扣掉一半的开销，至少一半，算起来，我每年只能存下两千美元。可是，我这家五金店的收入比那个多很多，去年我赚了超过三倍的钱。”

“等一下！我还有话说，”强尼·达金说，“你本来可以赚更多的钱。”

“是吗？”卡斯楚先生坦然一笑，“噢，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其中的二十三年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使我的平均收入大大降低了。”

“二十三……你怎么会被捉呢？”

“人算不如天算啊！从来就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总有一天会出错的。愈早犯错就愈容易回头。没有人是绝顶聪明的，强尼——你不是，你的好朋友佛森也不是。”



自恃、固执的神色又爬上了强尼·达金的脸。“那是你认为的，”他说，“你不知道世上还有许多聪明的人，对他们来说，被抓根本就是个玩笑。”

卡斯楚先生很惋惜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再见了，强尼。”他失望地说，“我要工作了。”

第二天晚上，大约深夜一点钟左右，已经在卡斯楚先生的房里埋伏了两个晚上的卡尔警官手握着左轮枪，轻轻地走上前，佛森还来不及拿到那本笔记簿之前，卡尔警察就逮捕了他。

又隔了一天，下午的时候，卡斯楚先生正在看一本活页笔记簿。刚刚放学的强尼·达金经过他的店前。

“强尼，你可以进来了，”他说，“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男孩慢慢地走近柜台，说：“我听说法兰克·佛森被抓走了。”卡斯楚先生神情自若地说：“被抓进市立监狱去了。现在，这个大傻瓜终于被捕了。他破门而入就是想要这本笔记簿。”

“他大概以为这本小簿子里有什么大秘密吧！”卡斯楚先生接着说，“记得我好像跟你说过一个笑话，一个关于回忆录的大笑话。其实啊！现在谁不晓得，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写回忆录呢？！如果写了，便会引起人们邪恶的念头，你说呢？强尼，那是不可思议的。可佛森这个傻瓜偏偏听信这些话。有一天，我会找时间告诉他，我这本笔记簿里面全是账单。”



文摘小说精品

强尼·达金没说一句话，他倾听着卡斯楚先生的述说。他敏锐的眼睛盯着卡斯楚先生的脸，在他的眼中流露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眼神——一种崇拜、尊敬的眼神。“也许，聪明的人并不聪明，对吗？”他轻声地问。





聪明的法官

—— 黑贝尔

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有一个有钱的人不小心把缝在一个布包里的一大笔钱丢了。他贴出了一张失物启事，按照惯例答应给诚实的拾金者一笔酬劳，也就是说赏金为一百塔勒。不久，拾金不昧的人果然来了。

“我拾到了您的钱。大概错不了！请您这就收回自己的财产吧！”他带着诚实人所具有的爽朗愉快的表情说道。

此时丢钱人眉开眼笑，他为自己失而返得的钱而高兴。至于他是不是也诚实，您看了下面的文章就知道了。他一边数钱，一边赶紧盘算：怎样才能赖掉答应给拾金者的酬金——一百塔勒？

“朋友，”他数完钱后说，“这包里缝着八百塔勒，现在却只剩七百了。看来您一定是打开了包，把您那一百塔勒的酬劳给取走了。没关系，没关系，我感谢您。”

不过，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常言道：“诚实终不吃亏，奸刁反害自己。”对那位拾金不昧的人来说，倒不在乎得不到一百塔勒，他重视的只是自己名誉的清白，因此他发誓，他没有拆开包，而且怎么拣到的，就怎么送来了。到



文摘小说精品

后来，两人只好去见法官。可在法官面前，他们各执一词：一个说，他包里缝着八百塔勒；一个说，他从拾到的钱包中分文未取，压根儿就没有打开过钱包。在这种情况下，就给法官出了难题，然而，聪明的法官似乎看透了两人的心思。他先让双方都对自己说的话作一个肯定而庄严的保证，然后开始宣判：

“既然你丢了八百塔勒，而他却只拾得一个装着七百塔勒的钱包，那么，据此推之，后者所拾钱包就不是前者的钱包。因此，你，诚实的朋友，把你拾到的钱领回去好好保存起来，如果有人去认领，你再还给他吧。而这位先生呢，我则别无办法，只好请你耐心等待那个拾到你八百塔勒的人。”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上 钩

—— 亚历山大

同往常一样，詹卡西先生洗漱完毕就坐在餐桌旁，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当天的晨报。

“亲爱的，有什么惊人的报道吗？”詹卡西太太正忙着往面包上涂果酱。她总是嫌女仆露茜涂得不好。为了让丈夫感觉到妻子的爱，她每次都要自己动手。

“拉斯维加斯又发生了一起惊人抢劫案，事主被劫十七万美元。歹徒如何得手，原因尚不明了……”

“先生，太太，有个陌生客人要见你们。”露茜走进餐厅，打断了詹卡西先生的念报声。

詹卡西太太嚷着：“怎么这个时候来拜访人，真是没教养。别让他进来，谁担保他不是劫匪？”说着干脆把一团果酱塞到嘴里去。

露茜说：“我让他在外面等，他问我们有没有丢钱。”

“请他进来吧。”詹卡西擦擦嘴说。然后，站起来往客厅走去。

詹卡西太太瞪大了双眼：“你居然不告诉我你丢了钱，你这天杀的！”



文摘小说精品

当气愤的詹卡西太太来到客厅时，一个陌生人正把一捆钞票递给她丈夫。陌生人说：“我揣摩着就是你们遗失的，这么一大笔钱只有像你们这样住得起阔气房子的人才会有。”

下面的对话詹卡西太太没有仔细听，她对丈夫的不忠诚感到害怕。她在费劲地猜想：丈夫哪里来的这笔钱。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陌生人居然会把这么大一笔钱送回来，按照报纸的说法，他可以当选为今年拉斯维加斯头号傻瓜……

陌生人的告别打断了她的沉思，送走了客人，她一言不发，看丈夫如何解释此事。

詹卡西先生陪着笑脸道：“对不起，亲爱的。昨天公司给了我一笔奖金，可是我丢了，所以我不敢告诉你。现在钱被送回来了，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旨意吗？”

听了丈夫的解释，詹卡西太太这才高兴地把钱点了一遍，锁进了保险柜。可是，喝下午茶的时候，她心里又嘀咕起来：“有哪个公司会发这么一大笔奖金？足足一万元啊！”一贯马大哈的詹卡西太太这次却出人意料地细心起来，她决定请私家侦探社帮她弄个明白。

过了一个星期，报告送到了詹卡西太太手中：詹卡西先生循规蹈矩，没有外遇，只是找了几次一个在警局谋生的老同学鲍勃先生喝酒。巨额奖金不是公司所发。

这真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样的谜！詹卡西太太考虑再三，



决定今晚和丈夫摊牌。她可不愿意有一个对妻子保守秘密的丈夫。

晚饭后，夫妻二人来到客厅，詹卡西太太发难了：“亲爱的，那一万元……”

“先生，太太，那个人又来了。”露茜打断了她的话。

詹卡西太太一下没有回过神来：“谁？那个人是谁？”

露茜说：“他说肯定是先生丢了钱。”

“什么？又丢钱了？他又捡到了？”詹卡西太太吃惊地大叫。

陌生人来到客厅，满脸笑容地说：“詹卡西先生，我回家经过您家门口，见到了这皮包，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您瞧，事情真是太巧了！”

詹卡西接过皮包，掏出一叠厚厚的钞票。詹卡西太太正在吃惊，却听陌生人说：“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二位。”

刚刚抬起头的夫妻二人看到，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枝精巧的小手枪对准了他们：“最好别动，先生，太太，我不想开枪伤人。”

陌生人微笑着把一根绳子扔给呆若木鸡的詹卡西太太，命令道：“太太，请您把您丈夫捆起来，快点！”

就这样，詹卡西夫妇和露茜都被捆起来了。陌生人一边往俘虏嘴里塞着布条，一边说：“对于一个没有丢钱而又问心无愧地认领失款的人来说，这就是头等的报酬。我在



文摘小说精品

拉斯维加斯干了十几回了，还没有一个人对一万元钱不感兴趣的。”

看着陌生人向卧室的保险柜走去，詹卡西太太又气又急：原来这人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头号窃贼，他先拿出一万元引诱那些昧良心的人；同时乘机摸清情况，甚至与事主交上朋友。所以，当他劫走财物后，事主惧于名誉，只好用“歹徒如何得手，原因尚不明了”的解释语！

陌生人走出卧室，腋下夹了一个小包，朝他的俘虏打了个手势：“再见了，上钩的鱼儿。”

“您好，上钩的鱼儿。”锁着的门突然开了，一个拿枪的人带着好几个人走了进来。陌生人听了拿枪人的话，呆住了。

那个拿枪人就是詹卡西先生的老同学——鲍勃。





约 会

—— 欧·亨利

夜已很深了，纽约一条大街上的人已经很少了，有些商店正准备关门。一个警察正朝着这条街大步走来。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枝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男人一会儿，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我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大人。”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二十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的话，你听我讲个故事，那还是二十年前，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我知道，那餐馆五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大人，您听我说，我有个最好的朋友，他叫吉米·维尔斯，二十年前的今天晚上，我们在五年前被拆除的那家



文摘小说精品

餐馆吃晚饭，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二十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到这里再次相会。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中断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我又由于生计的关系居无定所，所以我们已经有好多年未曾联系了。但是二十年的承诺我们还要遵守，吉米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还有三分钟十点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这二十年来你在西部发展得怎么样？”警察问道。

“很风光！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付出了很多东西……”

一阵冷冷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噢！不，我最低也要十点半才能走，如果吉米他还活



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大人，祝你好运！”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正当他又掏出那块金表准备看时间之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紧走两步，一把抱住男人：“鲍勃，我是吉米，终于见到你了，我太高兴了！二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餐厅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长得这么高，真出乎我的意料。”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生活得怎么样？”

“怎么说呢？很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文摘小说精品

此时，已经接近深夜了，大多数商家都已关门，只有拐角处的一家商店还亮着灯，他们来到亮光处，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虽然我和吉米二十年没有见面，但一个人不可能变化这么大，我敢肯定你不是我的朋友吉米。”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不错，我不是你的朋友吉米，但我知道二十年来你已由一个好人变成一个恶棍了。”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派我来跟你联络一下。就这样，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

我没有失约，刚才我们已见过面了，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被芝加哥警方通缉的人。由于我们曾是朋友，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吉米



告密的心

—— 爱伦·坡

确实，我是非常神经质的，即使现在也依然如此！

但是，你们为什么说我疯了呢？我的神经质并没有毁灭或迟钝了我的感觉，反而使我的感觉更加灵敏，特别是听觉更加灵敏了。我听见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我还听见地狱里的许多东西。那么，我何以会是疯子呢？你们仔细地听我把整个事件的原委都讲出来，看我是怎样从容不迫地干这件事的。

关于这思想最初是怎样进到我的脑子里来的，我无可奉告。但一旦有了之后，便日夜在我心中萦绕。我并没有什么目的和冲动。我本来是爱那个老头子的。他从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也没有侮辱过我。至于他的金子，我毫无贪婪之心。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那眼睛的缘故。是的，就是他的那只眼，他有一只好像秃鹰的眼——灰蓝色，上面盖着一层膜。每当我瞥见那眼的时候，全身的血便好像都冷了。久而久之，我渐渐有了置他于死地的决心。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永远不再看见那只眼睛。

在我杀这老头子前的一星期当中，我待他好得不得了。



文摘小说精品

每晚大约到半夜的时候，我便转着他房间的门钮，轻轻地打开。开的宽度可以容纳我的头的时候，我便伸入一盏四周紧闭一点不露光的灯笼，然后我把头伸入。你们看了我伸入时那种异常小心的态度，一定会觉得可笑。我慢慢地，慢慢地移动，以免惊动了那老头子，打扰了他的睡眠。我花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才把头伸入，恰好可以看到他睡在床上的情形。

哼！一个疯子能如此机警吗？等我的头都伸入之后，由于灯笼的轴钮处转动时有响声，所以我便非常小心地，非常小心地把灯笼揭开一个小孔，射出一线小小的灯光，刚好照在他那如秃鹰的眼睛上。

像这样我接连做了七夜之久，而且每夜都是在半夜的时候，但每次我发觉他那只眼睛总是闭着的，所以我不能动手，因为令我日夜不安的，并非是他本人，而是他那只可恶的眼睛。为了避免老头子怀疑我，等到每天清早的时候，我便大胆地走到他房里去，泰然地和他讲话，很亲热地叫他的名字，并问他睡得怎么样。如果他还疑心我每晚在半夜十二点去偷看他，那他一定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第八个夜里，我又去开门，比以往更加小心了。我缓慢地，比一只表上的分针还要慢些。在这晚之前，我自己也不知我有这样大的本领，这样的机警，这种胜利的感觉差一点就让我忍不住雀跃起来。你们想：我一点一点地开着门，而他做梦也没有梦到我这种秘密的行为和念头。他



似乎被惊动了，在床上翻身。你想我会退缩么？决不可能，四周的窗子都紧闭着，房里是漆黑的，所以他不会看见我开门，而我仍继续慢慢地前进着。

我的头伸入了，正预备打开灯的时候，忽然我的大拇指挂在灯笼的轴钮上，那老头子便从床上爬起来，喊着：“谁在这里？”

我静默着，一言不发。整整有一小时之久，我连一下子都没有动，但同时我没有听见他躺下去。他一直坐在床上静听，正如我每晚在墙边守候一样。

忽然，我听见一声小小的叹息，我听了马上就晓得这是一种极度恐怖的叹声。这并不是一种痛苦或忧愁的呻吟，而是因为一种非常的恐怖从心灵的深处发出的一种生硬的低声。我很清楚这种声音。常常在半夜到处寂静的时候，我也从心灵的深处听见这种声音，同时使我的惧怕更加深沉。因为我很明白这种声音，所以我晓得那老头子有怎样的感觉。虽然此时我骨子里是很开心的，但我也很可怜他。我晓得他最初在床上翻动的时候，便一直都醒着。从那时候起，他的惧怕便逐渐增长。他迫使自己放弃这种惧怕，但却办不到。他对自己说：“不过是烟囱吹进来的风罢了，不过是老鼠在地板上跑过，或是蟋蟀叫了一声罢了。”是的，他想用这些假定来安慰自己，但却不能，因为死亡走近他时，已经有黑影在他面前把他包围住了。就是这种黑影的影响，他“感觉”到伸入他房里的头，尽管他并没有



文摘小说精品

看见或听见。

我耐心地等了许久，仍然未听见他躺下来，我便决心把灯打开一点，只打开一点点。于是我一点点地、偷偷地打开，直到一条好像蛛丝一样的光线，从灯笼里发出来。

那光线正射在他那秃鹰似的眼睛上。那眼睛是开着的，大大的开着的。我注视那眼睛的时候，不禁义愤填膺。我看得非常之清楚，全是苍灰色，盖着一层可怕的薄膜，令我看了冷入骨髓。除此之外，我看不见那老头子的脸或身体，因为我刚巧把那一线光射在那眼珠上。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我是神经过于敏锐，而你们误以为我是疯了么？而现在，我听到了一种低钝而短促的声音，正如一只包在棉花里的表所发出的声音一样。我对这声音也是再熟悉没有了。那是这老头子心跳的声音。这声音更增加了我的愤怒，正如军队的鼓声更增加了士兵的勇气一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保持着耐心，毫不动摇。我抑着气息，稳持着灯笼，一点也不动。我要看我把这线光射在他眼上能保持多久。同时，那可怕的心跳声继续增强。那声音愈来愈快，愈来愈大。那老头子的惧怕一定是到了极点了！那声音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你们听清楚了么？我说过我的神经是非常敏锐的。而现在，在半夜，在这可怕的寂静之中，这种声音实在令我感到一种难耐的恐怖。即使这样，我还是又保持了几分钟的镇静。而那声音愈来愈大，



恐怕他的心要裂了。

忽然，一种新的恐惧捉住了我，恐怕邻居也听见了这声音：这老头子的末日到了！我大叫一声，把整个灯笼打开，跳入房中。他叫了一声，只叫了一声。我立刻把他拖到地上，把床罩在他身上。然后我开心地笑着，我要干的事已经干到这个程度了。但是那心跳声还是继续了一段时间。这时我并不怕什么，这声音并不会透出墙外。最后，那声音停止了。这老头子死了。我把床移开查看他的尸首。他的确是死了，像石头一样。我把手放在他心上，按了好几分钟。他的心不再跳了，他确实是死了。那令我恼怒的眼睛再也不会出现了。

现在，你们该相信我不是疯子了吧！什么？还以为我疯了，只要你们听我讲述我是如何小心地藏匿尸首，那你们就不会再以为我是疯子了。

天快亮了，我必须赶快工作，而且不能弄出半点声音。首先，我把他分割开来。我把他的头和四肢都割下来，然后把地板揭起来三块，把肢体都存放进去。我再把板子好好地盖上，盖得丝毫不露痕迹，任何人的眼睛都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即使是那老头子的眼珠。没有什么要洗刷的，没有什么污迹。我对于这类的事是太聪明了。用一个盆子就把这些都弄好了，哈哈！

四点钟的时候，我把一切的一切都做完了。此时，到处还是像半夜一样黑暗。等到敲钟的时候，我听见有人敲



文摘小说精品

大门的声音。我心里很轻快地下去开了门，因为现在我还怕什么呢？当时进来了三个人，很客气，自称是警署的官员。他们说这里有一个邻居在半夜听见叫声，恐怕有人遇到不测，便通知了警署，于是他们（那些警官）被派到这里来搜查。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笑着，我对那三位警官表示欢迎。我说，那叫声乃是在梦中呓语喊出来的。对于那老头子，我说是往乡间去了。我带那三位在全屋各处查看，请他们细心的检查。最后我带他们到那老头子房里。我把他的财物给他们看，并未有人动过。在我这种自信的热心中，我还拿几把椅子进房来，请他们三位休息一下。至于我自己，则大胆地把自己的座位放在那尸首的上面。

我现出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些警官觉得很满意了，因为我的态度使他们相信我了。他们坐着，我很高兴地答他们的话，他们也交谈着。但不久，我觉得自己的脸色有些发白，只希望他们赶快走了。我的头疼痛，觉得耳里轰轰作声，但他们还是坐着，还是谈着话。我耳里的声音更清楚了——它继续下去而且愈加明白起来。我还是很自然地谈话，以赶走这种声音，但那声音愈来愈清楚，直到最后我发觉那声音并不在我自己的耳朵里面。

于是，我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而我的谈话不知不觉地也加快起来，甚至发出一种不自然的高声。然而那种声音还是继续扩大——我怎么办呢？那是一种低钝而短促的声



音，正如一只包在棉花里的表所发出的声音一样。我喘着气，但那些警官似乎还没有听见。我谈话更快，更热烈，但那声音还是继续扩大。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呢？我在地板上重重地走来走去，好像因为那班警官而发怒一样。那声音仍继续增大。呵，上帝！我怎样办呢？我鼓着嘴，我愤怒，我发狂！我拿着我坐的椅子在地板上推动，但怎么也赶不走那声音，它超过了一切，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更大，更大起来！警官还是谈话，笑着。他们还没有听见么？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在讥讽我的惧怕。我起初这样猜想着，现在更是这样想着。无论什么别的都比这种痛苦要好些！无论什么别的都要比讥笑可忍受些。我再也受不了那种冷笑了。我要喊叫起来，否则就死去罢！现在，又来了，那声音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大……

“可鄙的，”我喊着，“不要再对我装聋作哑啦！我承认是我干的！你们揭开板子！这个可怕的心跳声，就是由这里发出来的，是的，这里！”



心 与 手

—— 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开往东部方向的 BM 公司的快车车厢又拥进一帮旅客。在其中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身边摆满了只有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有两个较特别的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在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人的地方有一张位子，而且是惟一空着的。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即刻脸上浮现出妩媚的笑颜，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来与来客握手。

她说道：“噢，怎么，埃斯顿先生，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女子的声音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英俊的年轻人听到她的声音，突然一怔，立刻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请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上用场呢。”

年轻人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铐”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不知是因为这位小姐的样子，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埃斯顿微微地笑了。他似乎想要开口解释，但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句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我因为伪造罪被判处七年徒刑，他正送我去内林维茨监狱。”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又恢复了自然，她开口说道，“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想你也很清楚，在华盛顿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而钱总是流水般地流出口袋。因此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我发现西部有个赚钱的好去处，所以……当然警长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大使，但是……”

“大使，”年轻的小姐兴奋地说道，“你可别再提大使了，大使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这点你应该知道的。你现



文摘小说精品

在既然成了一名勇敢的西部英雄，骑马，打枪，经历各种危险，那么生活也一定和在华盛顿时不大一样。你已经很特别了。”

那副亮闪闪的手铐再次吸引住姑娘的眼光，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年轻先生的同伴又说道，“警长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这样可以防止犯人逃跑。埃斯顿先生更是非常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过多久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

“我喜爱西部。”姑娘不在意地说着，眼光温柔地闪动着。看着车窗外，她坦率自然、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整个夏天，妈妈和我都是在西部度过的，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我想这儿的空气适合于我。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执迷不悟地……”

“这太不公平了，我说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我需要喝点酒，而且我也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抽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

于是，这两位被手铐铐在一起的旅客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拖延一位不走运朋友的一个抽烟的请求。”



他轻声说，“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您能理解。”
他伸手来握别。

“你现在去不了东部真是太遗憾了。”她一面说着，一面重新整理好衣裳，恢复起仪态，“但我想你一定会继续旅行到内森维茨的。”

“是的，”埃斯顿回答，“我要去内森维茨。”

两位乘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很多西部人都这样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
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地看准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见过哪个警官把犯人铐在自己的右手上吗？”



谁是罪犯

—— 西·哈尔

一个警官的报告这样写道：

局长亲启

先生：

本署接到电话，本月 10 日晚 7 时 31 分，一个姑娘在迪福特·帕尔瓦大街的维卡拉基巷被刺。打电话的人自称约翰·丹尼森。这个青年人我认识，他住在约伯尼的市属公寓，曾在马克汉普敦的约维尼尔法院被指控殴斗和盗窃罪（1954 年卷宗第 892 号）。

当我赶到出事现场时，发现了克里斯廷·芭尔京的尸体，时间是晚上 8 点 37 分。死者 18 岁，住迪福特·帕尔瓦大街朱伯尼·特雷斯胡同。尸检报告表明，被害者的胸部被一把长刃刺入后导致身亡（报告随信呈上）。

很快约翰·丹尼森由 150 码外的公用电话间赶来，情绪十分激动。他告诉我当晚曾约好与死者会面。意欲陪她参加马克汉普敦市政厅的舞会。他们要去维卡拉基巷口的汽车站，正好能够搭乘 7 点 40 分的公共汽车进城。这时，突然在巷子附近的灌木丛中跳出一个男人，此人面目在黑



暗中无法辨认，他从背后袭击死者后逃走了。

经过进一步询问，丹尼森认定凶手是查尔斯·帕克。我对这个青年人亦有所闻，他住在迪福特·马格拉街的河滨巷，在上次大审中，被控犯有蓄意伤害罪（1954 年卷宗第 493 号）。丹尼森声称，帕克两度因他与死者的关系公然对他以武力相威胁。我有理由认为死者禀性怪僻、轻浮放荡。

事故现场处理妥当后，我邀请丹尼森随我一同去警署。查尔斯·帕克也在那儿。金帕探长记录了他的陈述，他要讲完时，我们正好到达那里。

两人一见面，都摆出了一副跃跃欲斗的架式。为了他们的自身安全，只好把他们分别关进单人牢房。

我们对金帕探长的笔录做了分析（笔录一并呈上），帕克是在 7 点 40 分到达警署的。（我的实验结果表明，可以用 10 分零 20 秒从犯罪现场跑到警署。）帕克陈述的大意是：当晚，他约死者见面，准备一起去马克汉普敦的开罗电影院去看电影。他们在前往维卡拉基巷的汽车站的路上……下面我也无须再陈述了，先生，两者的供词完全相同。

帕克向金帕探长表示，他坚信丹尼森就是凶手，并说丹尼森曾三次殴打过他。

事情进行到这里，情况有些复杂，于是，我对两人进行了进一步搜查。

在丹尼森的身上，我发现了一块手帕（弄脏的）、一份



文摘小说精品

马克汉普敦的《每夜新闻》、一包香烟、一盒火柴、一个钱包，钱包内有3先令6.5便士的现金，一把随身携带的小梳子和一把带鞘短刀。据他交代，带刀是为了防身，尤其是为了防备帕克。刀子显然是刚刚磨过的。他穿的是“无赖青年”式的衣服。我发现在右袖口处有一块血污。他坦然承认这很可能是死者的血迹。他说在她负伤倒地时，他曾扶过她。

我在搜查帕克时，发现了一块手帕（弄脏的）、一只打火机、3张淫秽照片（一并附上）、一个钱包，钱包内装现金2镑10先令6.5便士、一把小梳子、一条皮带，上面挂有个空刀鞘。在他的单间牢房里，我们发现了一把刀，与丹尼森的那把刀相似，此刀被藏在牢房的通风器里。经过一番盘问，帕克说那把刀是他的，但是带刀是为自卫，特别是为了防范丹尼森。

这把刀也有新近磨过的迹象，进一步检查，发现刀上有血迹。在他的手帕上也发现了血迹。但帕克说，那可能是他流鼻血时弄上的，因为他有流鼻血的毛病。至于刀上血迹，他说是由于在磨刀时划破了手。他右手的拇指上的确有一道新近愈合的伤口。他的服装式样与丹尼森相仿，未在衣服上发现血污。

在警署的化验表明（送检报告随文呈上），所有的血型均与死者的血型一致，均是O型。不妙的是，帕克也是这种血型。经检查，丹尼森的血型则是AB型。



11 日清晨，我重返维卡拉基巷的现场搜索证据。虽然巷内路面泥泞，然而一男一女走向犯罪地点的脚印还可以分辨出来。我还从巷子的另一端，就是那一片灌木丛里，发现了一个男人的脚印（附照片）。这脚印在这儿与那一对男女的脚印交错在一起，我和其他警察的脚印也混杂其中。

我取来死者的鞋，证实了与那女人的脚印相吻合，然后我又找来两个被拘留者的鞋子，看到两双鞋子后，我大吃一惊，它们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新的，黄褐色的微孔皮革，皱胶底，鞋码均为 10 号。经过询问查明，两人先后在马克汉普敦的高街上的同一家商店里购买此鞋，时间只相差几天。两双鞋都沾了泥，不用说每一双鞋都合适那两组脚印。

死者的母亲和姐姐我也亲自走访了。其母对自己女儿的活动一无所知，不过她姐姐告诉我，死者和这两个年青人中的每一个都经常外出，两人都为她与另一个的交往而对她施威，她也说不上妹妹和其中哪一个共度了出事的那个夜晚，可她提到她是个舞迷，经常去市政厅跳舞。对德怀特·拜布尔主演的片子更是酷爱，而这位影星的一部新片“巴黎恋歌”那天正好在开罗电影院上映（参见呈上的《每夜新闻》的广告）。

审讯到此无法向下进行了。两个年青人都一口认定自己的供词全是事实，我也无法判定谁在撒谎。要想找到更多的证据，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两人之中必定有一个是凶



文摘小说精品

手。我非常遗憾，我没法在这种情况下对可疑的人犯逮捕归案。

（警官）B·波特里斯

这份报告局长仔细看了两遍，接着在页边批示：立即逮捕丹尼森。他认为他的谎话天衣无缝，不过有一点他却露了馅。如果他是带着克里斯廷去舞会的话，那他为什么竟穿着一双皱胶底鞋呢？





魔术师的报复

—— 托·R·索斯

台上的魔术师正得意洋洋地在台中间来回走着，他现在正在给观众表演大变金鱼的魔术。

全场的观众纷纷赞叹：“噢，太妙了！他是怎么变出来的？”

可是坐在前排的那个机灵鬼却大唱反调。他用不小的声音对他周围的人说：“鱼——缸——是——他——从——衣——袖——里——取——出——来——的！”

周围的人向机灵鬼会心地点头致意，说：“噢，是这么回事。”结果，全场的人都传开了：“鱼——缸——是——他——从——衣——袖——里——取——出——来——的。”

“下面，我要表演著名的魔术印度斯坦环给大家看一看。瞧，这些环是明显分开的，我只要敲一下，它们就会串连起来（叮当，叮当，叮当）——说变就变！”

全场响起一片激动的嗡嗡声，可很快又听见那个机灵鬼低声说：“他——袖——子——里——肯——定——藏——有——串——连——好——的——环。”



文摘小说精品

观众们再一次点头并交头接耳：“那——套——环——他——早——就——藏——在——袖——子——里——啦。”

魔术师眉头皱了起来，脸色也阴沉起来。

“现在，”他接着说，“我要表演一个最有趣的魔术，我将从帽子里变出鸡蛋来。想变多少变多少。有哪位先生愿行行好，把帽子借给我用一下？啊，谢谢您——说变就变！”

他从帽子里变出十多个鸡蛋来，有那么三、五秒钟，观众们开始认为妙不可言。可接着那个机灵鬼又在前排悄悄说开了：“他——衣——袖——里——藏——着——好——几——只——母——鸡——哩。”

结果可想而知，魔术师的每个魔术都遭到了破坏，机灵鬼还告诉观众，魔术师的袖子里除藏有金鱼、环、母鸡外，还藏着几副扑克牌、一大条面包、一个玩具摇篮车、一只活的荷兰猪、一枚五十分的钱币和一把逍遥椅哩。

人们对魔术师的热情很快冷了下来，在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魔术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我将向大家表演一个著名的日本魔术，它是蒂波雷里的土著人最近发明的。好心的先生，”他转向那个机灵鬼，接着说，“您是否可以把您的表借我作道具用一下？”

机灵鬼很慷慨地把表递给了魔术师。



“您能允许我把它放在研钵里捣碎吗？”他狠狠地说。

机灵鬼点点头并且微微一笑。

魔术师把金表扔进研钵，然后从桌子上拿起一把长柄锤。台上传来狠狠捣碎东西的声音。“他——把——表——转——移——到——衣——袖——里——去——了。”机灵鬼低声传播着。

“好心的先生，您允许我使用您的手帕，并在这手帕上面烧几个洞吗？噢！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这可不是骗人的，手帕上这些洞一目了然。”

机灵鬼的脸开始神采飞扬了，这一回的表演实在叫人猜不透，他被吸引住了。

“现在，好心的先生，您能把您的丝帽递给我并允许我在上面跳跳舞吗？噢！谢谢您的配合。”

魔术师用双脚迅速跳了一通快步舞，然后向观众展示了一下那顶面目全非的帽子。

“先生，您现在愿意把您的赛璐珞衣领摘下来，并允许我在蜡烛上烧掉它吗？谢谢您，先生。另外，您愿意让我用锤子把您的眼镜敲碎吗？噢，您真伟大！”

此时，机灵鬼已由刚才的兴奋转为迷惑不解了，“这下可把我给难住了，”他低声说，“我一点都看不破它的窍门。”

然后魔术师挺直身子站了起来，他狠狠地瞪了机灵鬼一眼，接着就发表了他的收场白：



文摘小说精品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可以为我作证，我是在这位先生的许可下，砸了他的表，烧了他的衣领，敲碎了他的眼镜，还在他帽子上跳了舞。要是他还愿意让我在他的外套上画绿条条，或者把他的吊裤带打成结的话，我非常愿意这么做，以博诸位一乐。要是不行的话，那今天的演出就圆满结束了。”

乐队热烈的演奏骤起，帷幕缓缓落下。观众们纷纷起身离席。至此，他们已明白，魔术不完全是靠魔术师的衣袖才表演成功的。





被盗去的情书

—— 爱伦·坡

一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迪潘正在他的居所里的火炉旁抽烟聊天，正谈得高兴的时候，迪潘的老友——当地的警察局长乔治先生来了。

乔治坐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说：“发生了一宗奇案……”碰上难题，他常常寻求迪潘的帮助。

“但愿不是谋杀案。”迪潘说。

“当然不是，事情很简单，而我却没有办法！”

“什么事啊？能把我们的局长先生也难住了！”

“别说笑了，迪潘。案子是保密的，但我会告诉你，已经许诺了，谁找到那个东西，就给谁五万法郎。如果找不到，我就要被撤职了。”

“是吗？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吧。”迪潘说。

“是这样的，公主收到了一封重要情书。发信人在信封背面写上他名字缩写的大写字母‘S’。”

“公主拆开信正在看，伯爵夫人杜瓦尔进来了。她是个以传播别人隐私为乐的妇道人家，是个‘新闻’小广播，公主不想让她看到信，就连忙把信塞进信封去，放在桌面



文摘小说精品

上。”

“不久，勒布伦先生进来了。他是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员，也是个讨厌鬼，经常耍花招捉弄人。”

“我认识他，”迪潘说，“他很精明。”

“嗯，勒布伦见桌面信封上的大写字母‘S’，就猜出了公主的秘密。趁着谈兴正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装作看着，然后放在桌上公主的书信旁边。三人天南地北谈个不休。”

“在告辞时，勒布伦玩了个移花接木的花招，把公主的信当做自己的信拿走了。公主见了，却又不能说什么。”

“奇怪，为什么不能呢？”我问。

乔治答道：“还不是因为那伯爵夫人！如果公主制止他，他准会说：‘啊，你是说这信吗？真对不起，我看见了，是S寄来的。’这样，伯爵夫人就开始广播了：‘你们听说没有，公主有情人啦！他的名字叫‘S’。’”

迪潘说：“可恶的妇人！”

乔治接着说：“勒布伦有了这封情书，就等于抓住了公主的把柄，这样，公主就不得不支持他。”

“你找过那封信没有？”迪潘说。

“我的人已经全面搜过勒布伦的家。你知道，这件事必须暗地里进行。但很走运，他晚上常常不在家，佣人又另住一间房子。我们连续搜了好几个晚上，但是一无所获。”

“信大概没有放在他家里吧？”我说。



“一定在，”迪潘说，“勒布伦用它来要挟公主，要随时都能用得上。”

我又说：“也许他随身放在口袋里。”

乔治答道：“这种可能已排除了。我的人两次化装为‘贼’袭击了他。搜查他的衣服，拿了他的钱，却不见那封信。”

“你的人袭击他！”迪潘嚷道：“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乔治！他并非傻瓜。他会想到警探要以某种方式搜查他的。”

乔治笑着说：“我们早已想好了对策，就是：捉贼，还钱。”

“那你们是怎样搜查他家的？”迪潘问。

“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查遍了，桌椅的上上下下，书桌书柜的里里外外，墙壁和地板，院子的石板缝，藏酒的地窖，甚至连桌腿台面都拆下来检查过。另外，还用长长的钢探针，插进床铺椅垫和其他柔软物件中去，结果依然是两手空空。”

迪潘陷入了沉思。我和乔治也只是静坐不语，一味抽烟。最后，乔治要走了，他问迪潘：“喂，老朋友，能给我什么好建议？”

“再去全面搜查他的家。”迪潘终于又说了。

“现在还有这个必要吗？”乔治问，又说：“信肯定不在他家。”



文摘小说精品

“现在只能这样做，不然，你可以向政府告他。说他盗窃信件，犯了法。”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但行不通，因为公主不想把此事公开化。”

“你能述说一下信的大意吗？”迪潘问。

“可以。”乔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说了信和信封的大致内容。

最后，迪潘说：“先照我说的试一试吧！”

三周后的一天傍晚，我和迪潘也是正在火炉旁抽着烟，乔治又来了。

我问：“乔治先生，那封情书找到没有？”

“没有。我们已照迪潘的高见，再次搜过勒布伦的家了。”乔治叹了一口气，又说：“情况日益严重，我的职位恐怕保不住了。”

迪潘吐了一口烟，待缕缕烟云飘散以后，才不慌不忙地说：“你把那五万法郎的赏金交给我吧，我把信交给你。”

顿时，我和乔治都惊愕得张口结舌，都望着迪潘，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乔治才如梦初醒，伸手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不声不响地交给迪潘。

迪潘接过钱，数了数，走近书桌，开了抽屉锁，把钱放进去，然后又从里面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乔治。

乔治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信，看了一眼，像触电似地从座椅跳起来，冲出门外……



迪潘说：“怎么说呢？这里的警探是很尽职尽责，也很聪明，但就是过于循规蹈矩，缺乏想像力。”

“他们从不想像一下别人的思维活动，用老办法对待一切问题。没头没脑的人偷了东西，警探几乎无所不破。然而，要是精灵鬼作案，他们会一筹莫展。”

“你是怎样得到这封信的？”我急切地问。

“一天早上，我去探望勒布伦，临时戴上一副墨色眼镜。我推说眼睛有毛病，请他介绍眼科名医。趁着谈得投机之时，我仔细察看了他的房间。”

“噢，这是你戴墨色眼镜的原因。”

“很对，”迪潘说，“他正在埋头翻他的通讯录，找他熟悉的医生的地址。嗯……靠窗的地方，有张大桌子，放着报纸信件和几本书；两张小桌上啥也没有；一个书柜，六张椅子，几幅图画……这些东西，无一使我感兴趣。后来，我的视线移到壁炉上，只见到……”迪潘停了下来。

“快说，你看见了什么令你感兴趣的东西？”

“壁炉旁边有个普普通通的信插架子，用一根脏绳挂在墙上一枚生了锈的钉子上。”迪潘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香烟点上了火。

“信插架上有什么东西吗？”我问。

“有两三张明信片、一封信。信封很脏，而且破皱了。我看了看上面写着的地址，当然，和乔治说的大不相同，连信封规格也不一样大。但我料定，那一定是我要寻找的



文摘小说精品

那封情书。”

“你的意思是勒布伦把信封换了？”

“一定是这样的，换个信封多简单。”

“这么说，勒布伦根本没有把信藏起来！”

“对警探来说，”迪潘说“已经藏得很巧妙了。”

“那你又如何把信取回的？”我问。

“我自有办法。在告辞的时候，我把金烟盒留在他的桌子上。第二天早上，我又去探望勒布伦并顺便拿回金烟盒。我跟他聊了几分钟后，街上一声枪响，接着传来有人呼喊、跑步的声音。

“勒布伦走向窗口，伸出头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我则走近信插架，拿出那封信，放进口袋，然后把我预先写好的一模一样的信放进去。然后，我也走近窗口去。”

“街上有什么变故吗？”我还是不明白。

“是有人玩旧枪走了火，由于没有子弹，因此也没人受伤。警察赶来处理了此事。这时，我也离开了勒布伦的房子。半个钟头以后，我见到了那个打响旧枪的人，给了他一百法郎。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

“啊……”我彻底醒悟过来。



重要情节

—— 星新一

在警察局里，一名青年正在接受警察的传讯，“昨夜九点左右，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了？”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查问这些事？”那个青年佯做不知地反问道。

“在你原来工作过的公司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作案时间推测就是前边说过的那个时辰。看样子罪犯熟悉内部情况。我们问你是出于办案的需要，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例行公事，找您了解点情况。昨夜那个时辰，你在哪儿？”

“我在家里看电视。”

“和你在一起的还有谁？”

“没有别人，就我一人。”

刑警眉头一皱。

“不好办啊！没有人作证，不过，你看的是什么节目？”

“电视剧呀！对啦，是推理故事。”

“啊，我也看过那个节目。”

“多有趣的电视剧呀！以一场杀人血案作开头……”

接下来他便口若悬河地叙述剧情。只见刑警边点头边



文摘小说精品

听，面上怀疑的神色逐渐淡下去。刑警看着他比比划划的身姿，心里却在暗暗发笑。

不管怎么，边看电视边作案，或者边作案边看电视，都是出乎常情的事。若是随身携带小电视，一面侧目看电视一面偷东西，那也是个天才啊！

他在那段时间里既看了电视剧，又作了案，但他并不是天才。

然而，他偷东西时也并没有带电视机。

他去过电视台。就在几天以前，因为电视台出入的人很杂。如果混在那些人当中，根本不会被怀疑的。

于是，在即将开始为磁带录像之前，他钻进了演播室。在这儿也没人怀疑。照明光束集中在表演者身上，人们都被吸引，谁还会去注意角落里的陌生人呢？

即使有人看到了陌生人，电视台也会以为是演员的随从、赞助者、代理商的关系人，抑或原作的剧本改编者吧？这样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人肯花间盘问他。

但是如果想拿走点什么，就会起风波，而他什么也没有偷。仅是参观一下剧作影像，而这根本不能构成犯罪。

就这样，场景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于是，他完成了计划的一半，便跨出电视台。电视台工作人员嘛，节目一做完，一切都忘个干净。至于什么陌生人，根本没有人会留意。

于是，他的计划成功了一半。就是说，他瞪起眼睛等



待播放时间，悄悄溜进知道便门在哪儿、从前工作过的公司。

他对这简直太熟悉了，他知道其中有一扇窗户的钥匙坏了，并且知道电源总开关在哪儿。他首先将开关打开，这样，防盗警铃就不会响了。

走廊里漆黑一片，但他却没有摔倒。点亮了为必要时应急而带来的手电筒，撬开橱柜，将里面的钞票塞进了腰包。

为了不留下指纹，他戴了手套，但他还是尽量注意不留下证据。这时，应该是正在自己房间里看电视的时辰，千万不能出半点差错。

一切事情做完后，他关了灯，跨出门去。将钱捆好用塑料纸包好，埋在公园一棵树下，大步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件事做得很秘密。

回到房间，打开电视，在看下一个电视节目时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周到，实在是天衣无缝啊！

于是出现了先前他那滔滔不绝的讲述一幕。

“真是一点不差。”警官点头说道。青年便更加得意忘形了：“唉！我只是特别喜欢推理的戏而已！不过，罪犯那么快就被抓住了，总觉得不过瘾。”

“犯人？……”刑警向他提问。

“电视剧里的犯人呀！就因为一点小事，而被立刻逮捕了。”



文摘小说精品

“你怎么知道的？”

“奇怪，电视里演过的呀！”他十分得意，但刑警却一脸严肃。

“那就太奇怪了，昨天夜里供电局出了事故，各处都停了三分钟的电，那你是如何知道这段重要情节的呢？”

刑警的脸上又回复了疑惑的神态。青年脸色大变，心里暗叹：我的天，罪犯那么快就被抓住了，不只是电视剧里才有啊！





神 秘 人

—— 森村诚一

在傍晚，一个女人徘徊在街头，而且看上去心事重重。她大约二十岁上下，容貌姣好。路过的警官注意到了什么，搭话说：

“喂，并不是有什么可疑要盘查，不过，似乎有什么事让你为难了，是不是？”

警官主要担心她想不开，寻短见。那女人站住，抬起头来，但只是歪着头，什么都不说。警官一如往常边掏手册边提问：

“家住哪里？”

“这……”女人开口了，但只说了这一个字。

“是私奔吗？如果是！还是改变主意为好啊！假如你自己回家不好意思，那我送你回去吧。喂，还是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住处吧。”

“这……”女人依然只说了一个字。“不必客气。怎么啦？不是私奔，那是什么事？假如无妨，还是说说吧。”

女人一言不发，只是手捂着额头。

“我，我想告诉你，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连住所、



文摘小说精品

名字也……”

警官一时干眨眼睛，还头一次碰上这样情况哩！

“哈哈，是患了失忆症呀！怎么弄成这样？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遇上了这样的事，决不能置之不理。于是，警官便将女人带回警察署了。

这件事让警察很为难了，首先让她打开手袋，但是什么月票、名片之类的证件一概没有，警官们想到什么就忽东忽西地问她什么，她依然是原来的状态，真的是忘记了，事情毫无进展。

如是犯罪嫌疑人，让她开口说话还可以使用威吓的手段，但是现在这种场合又不能这么做，这远比身份不明的尸体更难于处理。如是死尸，可作尸检，可她，这可真把警察们难住了……

不久，警察委托的医生来了。初步检查后说：“没有头部被打或服用过药品的迹象，但也不能排除心理受刺激的可能。我处理不了，还是听听一流医院的专科医生的意见。”

此话一出，人们脸上布满阴云，当然可以交给专科医生，但是，何时能够痊愈，那可谁也说不准。因为不知本人的情况，又不能利用健康保险，假如病情延续，那样还要花很多钱呢。

犯人可以送到检察院，醉鬼可以训斥一通赶他回家，



死尸可以送进冷冻室。可是，她是丧失记忆的人，处理起来就难上加难了。那一夜她只好住在警察署。待到明天，如果仍无变化，就与报社联系，发条消息，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说不定看看照片，就会记起一些熟悉的人或事。

第二天早晨，警官问她：

“怎么样？昨夜睡得好吗？想起点什么没有？”

“噢，别的没想起来，只想起了数字，好像和我有关系……”

警官记下了那女人说的数字，想了一会儿：

“也许是电话号码吧，就以此为线索查一查吧！”

警官立即部署，将某电话号码的主人带来。

“真是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老实说，这里接待一位不知来历的女子，我们全都难住了。您若是知情，那可解决我们的难题了。”

警官把那女子指给他，这男子点头说：

“我认识她。我是某剧院的导演，我认识她，她是个演员。为什么在这儿？……是做什么坏事了？……”

听了这话，警官那悬着的心顿时落地了。只要发现准确的认领人，这场风波就算结束。

“不，她好像失去了记忆。请你领走吧，也许安慰安慰就会好的吧！”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拍戏，我只是说了她几句。记得我说：‘那么拙劣的演技如果采用，那么导演就是头脑不清



文摘小说精品

醒，还是把真情发挥出来试试！否则，这次的主角就不会用你……’可没想到她会如此放在心上，以至受到这么大的刺激。”

那男子对此事表示惊讶。但对于警察来说，那些事没有过问的必要，事情解决了就没事了。

“您不用过多解释，首先我们放心了，当时确实有点不知所措了。那么，请保重。”

两人走出了警察局。那女子边被搀扶边小声说：

“您看我的表演如何？这次公演的《失掉记忆的女人》，这个戏的女主角……”





尸体复仇

—— 井上元件

头目虎谷、石井以及风飞次郎合谋杀死了我，他们都是我从前的流氓伙伴。

头目虎谷进了监狱，罪名是恐吓某证券公司总经理。因此，他的情妇蝶子与我有了不寻常的关系。

后来，我们偷走头目的全部现金来到了东京，开始了逃亡生活。生活每天都很充实，我们除了吃山珍海味，便是做爱。

半年后，头目带着石井和风飞次郎，气势汹汹地来捉我们。他们在 S 温泉小旅馆找到了我们。

“那女人不要管，但是你给我丢脸，要杀掉！”头目气愤地说。

我们俩被带到郊外无人的杂树林中。

“像你这样的小偷，我不会亲自动手的。你自己写遗书，找一棵树吊死吧！”

事情走到这一步，我也只好认命了。于是我照头目的吩咐，在纸片上写着：

“我偷了老板的爱人，我要用自杀来赔罪。”



文摘小说精品

虎谷看了遗书后，把它放入我的口袋中，开始和风飞次郎用一根麻绳勒我的脖子。

蝶子被这样的场面吓坏了，放声大哭。

我没有了呼吸，只呻吟一声，便离开了人间。

风飞次郎已把一切准备好了，他爬上铝梯费力地把我吊在高高的松树上。

“好，这样就没人怀疑是他杀了！以后的事，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办好。”

虎谷带着蝶子离开了。

约半个小时以后，石井和风飞次郎收拾好也离开了，只留下我的尸体。

第二天早晨五点，路过的送报生发现了我的尸体。警官接到报警后很快就赶来了，新闻记者也来了。

“这是一个为女人上吊的流氓，简直是过分纯情。”

我被人们嘲笑着。没有人愿意给我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人肯动一动脑筋。

“且慢！”一位刑警先生突然大叫道，“这根本不是自杀，是他杀！”

刑警先生的这句话使虎谷一千人被逮捕入狱了，而我也完成了“无形的复仇”了。

他们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呢？

答案：石井和风飞次郎收拾了“自杀”现场，他们把首要工具——铝梯，也带走了。如果是自杀，至少要留下

故 事 卷



脚架才对，可现场什么也没有，这就是破绽。





仿 制 品

—— 木裕志

午夜时分，老者酣梦正浓，突然被人摇醒，睡眼朦胧之时，见一个蒙面汉子站在床边，一支油光黑亮的手枪正指着他。此情此景让他睡意全消。呼救吧，独门独户，一人独居，有谁会来救他。无奈，老者试着对蒙面人说：“你、你、你……”

蒙面人喝道：“别啰嗦！把保险柜打开！”

“我、我、我……”老者披衣坐起，死盯着蒙面人手里的那把手枪。

“别磨蹭！”蒙面人摆摆手枪有些不耐烦地说。

老者穿上衣服和鞋，喊道：“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移开屏风。露出墙上的铁门。扭动机关，铁门便自动打开了。哇！保险柜里装满了稀世珍宝。老者一辈子以贩卖古董为业，这些都是他的珍贵收藏。

蒙面人看到这么多珍品激动得不得了，一把推开老者，“好啦，我自个儿来！”他把老者绑到椅子上，把金银珠宝装进皮包，然后扬长而去。

次日清晨，做饭的女佣为老者解开绳索，并报了警。



闻讯赶来的警官问老者：

“蒙面人拿的是什么武器？”

“一把手枪。”

“是用手枪逼着您打开保险柜的？”

“是的。”

“都拿走了什么？”

“稀世珍宝，无所不有……折合成现金，值 XX 亿元。”

“什么？”警官瞪大了眼睛。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看到警官吃惊的表情，老者笑笑说：“不过，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根本不值钱。”

“您是说，蒙面人拿走的是根本不值钱的假货？”警官的脸色平和了，“就是说，您用仿制品骗了他。可是，他若是个行家，您想过吗？他发现您用假的骗他，说不定会开枪打死您。”

“那我倒不担心。”

“怎么？”警官又一次感到惊讶。

老者狡黠地笑了笑，说：“因为，他拿的也是把假手枪。不瞒您说，我最拿手的本领就是鉴别一件东西的真伪。他那把假枪，岂能逃过我的眼睛。”



轻蔑的一瞥

—— 库森别格尔

刚忙完上一个案子的警长，在几秒钟前不得不重新拿起身边的电话。

“我是克尔齐警长。我绝不容忍有人那样侮辱我。”

“我们是警察。”警察局长要他考虑一下，“由于警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很容易使自己有一些敏感，甚至会产生误解。”

“绝对没错。”警长说，“我绝对百分百地确定。他轻蔑地打量我，没有漏过每个部分，好像我是块臭肉。”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

“天知道我当时怎么了，当我明白时，那人已经不见了。”

“记得那个人的模样吗？”

“当然，一大把的红色胡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真想揍他！”

“不要慌，我马上处理。”

警察局长打开了话筒。他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克尔齐那



个区去，同时命令把所有蓄红胡子的公民抓起来。

配备无线电话器的巡警队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为眼前的问题头疼。因为警员中有两个人正在试验哪一辆车跑得快，另外几个正在一家小摊上开怀畅饮，三个人帮着一个同事搬家，其余的也各有各的事情。但一听到事情的经过，他们就一窝蜂似地急忙往市中心赶。他们封锁了一条又一条街道，逐户搜查。他们跑进商店、饭馆、住宅，抓走了所有长有红胡子的人，交通也因而被堵塞了好长一阵子。警报的鸣叫声使居民惊惶不安，谣言风传：一个杀人狂魔正在市中心。

仅仅半天的时间，警察局的大门里面已是人满为患了：红胡子随处可见。克尔齐警长由两名护理人员搀扶着，在这批嫌疑犯面前省视而过，但他却没有指认出究竟是谁侮辱了他。警察局长考虑到克尔齐的健康状况，决定先对这一大批红胡子进行全面的彻底调查。他说：“人不可能不犯错，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去找出他们做过的错事再说。”

不错，警长、局长确实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但不要以为受审的人受到了虐待，滥施暴力的警察并不是在哪里都可以见到的。长期以来，秘密警察不声不响地讯问了每个公民以及与他们有接触的人，从这里可以对他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风钻的嘎嘎声、刺目的强光、石炭酸气味、北欧民歌、剥皮老鼠的样子、狗叫，等等都是他们所厌恶的。如果运用得彻底，这些办法大多可以奏效。它可以成为与



文摘小说精品

受审者周旋的工具，真假视情况而定，而警察总是高兴的。

现在来说说我们要找的那位红胡子先生的现况吧：警察按他门铃的时候，他没有听见，因为他正在放洗澡水。洗澡水准备好之后，他倒是听见门铃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邮递员的电报。他现在不得不立刻启程去国外实现他的梦想了，因为梦想就在国外等他。

“那么，”这人说，“好！现在要做两件事：胡子要剃掉，因为我讨厌它了；要弄到一份护照，因为我没有。”

他现在必须要好好地修饰一下自己。为了庆贺这个大喜日子，他的脖子上多了一条五彩的领带。他打电话询问，几点钟能指望搭上一架飞机。他离开寓所去城里一家有名的发廊，这使他焕发光彩。这件事办完后，他要到警察总局去，因为他必须去那里办一份出国护照。

说到此处，有个问题我必须得向大家坦白：这个人事事实上就是轻蔑地瞧过那个警长的，原因是克尔齐的样子极像他的表兄艾贡。如果你的兄弟欠了你一大笔钱而从不言及归还，你是否仍会尊重他？这种感情在他见到克尔齐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倾注于目光中了。因此，克尔齐警长并非凭空胡说，他所说的都是他所感觉到的。

无巧不成书，这人走进警察局的时候，又碰上那位使他想起他表兄艾贡的警察了。但这一次，为了护照，他把目光迅速移开了。而且那可怜的人显然受到一些打击，也许是许多吧！两个护理人员正陪着他走向一辆救护车。



也许警局确实忙坏了，我们男主角的护照并没立刻拿到手。他身边带有一些证明文件，也出示了电报，但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护照是一份重要文件，”警官解释说，“你不能太过于着急，我们必须慎重地、依靠程序办事。”

“我可以理解，但您可以再考虑一下我的问题呀？”

“这种情况我决定不了，”警官说，“也许你可以去征求真正的决策者——警察局长的意见。”

“好吧！但快点儿！”

警官把文件放到一块儿，站起身来。“您跟我来，”他说，“我们也许可以很快找到局长。”

一路上碰到的全是红胡子，这儿是，那儿也是。“真滑稽，”这人想，“我原先不知道有这么多人长有红胡子，但我现在不归他们那一伙了。”像一些独裁者一样，警察局长懒散地坐在办公桌前。他听取了报告就把那警官打发走了，然后请客人就座。显然，那客人心里不想那样做，因为这位警察局长的模样长得像他同样厌恶的堂弟阿突尔。但是，掌管微笑机能的肌肉却尽忠职守——坚持、坚持，他不住地暗示自己。

“那些下属们太不中用了，”警察局长说，“他们避免作任何决定。如果您早点来找我的话，您马上而且就在这儿即可以领到护照。您到伊士坦布尔上任，您是在为我们的城市争得荣耀。我祝贺您。”接着一切手续都很快地完成



文摘小说精品

了。

他大大方方地把护照递给客人，似乎他的权力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您系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他说，“一幅市区图，是吗？”

“是的，我敬爱的先生，”这人回答说，“它是属于伊士坦布尔的。”

“妙极了的主意。好吧，”警察局长站起身来，把手伸向那人，“能帮助你我无限荣幸。”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向他亲切地挥手致意，而后又去完成他那来自克尔齐警长的使命。

除了克尔齐警长受辱的那件案子外，无数的案子都停了下来。“继续审讯！”警察局长命令道，然后去吃午饭。他回来时，见那里摆着一份报告。一个理发师的报告：“我上午按照一个顾客的意愿，使他由一个大胡子变成了一个脸皮白净的人，而那胡子是红色的。这人本身我描写不出，但记得他衣着上的一个显眼之处——一条印有市区图的领带。”

“天啊！”警察局长叫了一声。他一步跳两级，奔下楼梯。警车时刻都在那里准备着。“到飞机场！”他朝着司机喊道，“快！快！快！”

司机施展出全身本事。他辗死了两只狗、两只鸽子和一只猫，擦坏了一辆电车，轧坏了一辆装着废纸的手推车，吓坏了成千上百的过路人。然而，就是没有使飞往伊士坦



布尔的飞机受到任何的阻碍。现在，我们幸运的男主角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狗的嗅觉

—— 左琴科

商人耶列梅·巴布金的貉绒皮大衣被盗了。他大声地嚎叫起来。您知道吗，丢了大衣他是多么心疼啊！

“公民们，”他说，“那件大衣实在太好啦，真可惜呀！钱我倒不在乎，我一定要把那个贼抓到，并且要当面把唾沫啐在他的脸上。”

于是，耶列梅·巴布金打电话请来了刑事侦探和警犬。侦探头戴便帽，缠着裹腿，手里牵着条警犬。这条狗一点也不讨人喜欢，样子难看极了，棕黄色，尖嘴脸。

此时，这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

侦探使劲拍了一下警犬，让它嗅了嗅门边的足迹，说了声“嘘”，自己就站到一旁去了。狗嗅了嗅空气，望了望人群，眼睛突然盯住五号住宅的老太婆克拉。它走到她跟前，嗅她的衣襟，老太婆急忙闪到人群后边，警犬在后面跟着。老太婆往一边躲，警犬就扑向她，一口咬住她的裙子，死也不放。

“我被抓住了，”老太婆说，“我不抵赖。我搞了五桶酒曲这是真的，还有一套酿酒的家什，这也不假。东西都在



浴室里，您把我送民政局吧！”

人们当然都惊叹了一声。

“大衣呢？”侦探问道。

“什么大衣呀，”老太婆说，“我可一点也不知道，见都没见过。其他那些倒是真的。您把我带走吧，您处罚我吧！”

于是，老太婆被带走了。

侦探又牵起警犬，拍了它一下，“嘘”了一声，自己闪到一边。

警犬嗅了嗅空气，向四周望了望。突然走到公寓管理员跟前。公寓管理员吓得脸色苍白，往后便倒，跌了个手脚朝天。

“你们把我捆起来吧，好心的人们，有觉悟的公民们。”他央求道，“我收了水费，可我自己却把那些钱都乱花了。”

住户们当然都向公寓管理员猛扑过去，把他捆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警犬扑到七号房主跟前，扯住了他的裤子。

这位公民吓得脸色苍白，倒在众人面前。

“我有罪呀，我有罪。”他说，“我把劳动手册上的年龄改了一年，我这坏蛋本来该参军服役去保卫祖国，但我却呆在七号房里享受电器设备和其他公用福利。的确是这样的，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人们不禁大惊失色，暗暗地想：“这狗真叫人莫名其妙！”



文摘小说精品

商人耶列梅·巴布金眨了眨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掏出钱递给了侦探。他说：“真见鬼。我的貂绒皮大衣丢了算了，算啦……”

可是警犬却走过来了。它站在商人面前，摇着尾巴。吓得商人耶列梅·巴布金手足无措，躲到一边，而狗却跟着他。走到他跟前，闻他的皮鞋。

商人脸色苍白，垂头丧气地说：“我是个畜生，是个骗子。这样看来老天爷真是有眼呀！诸位，大衣不是我的，是我从我兄弟那儿骗来的。哎呀，我算完啦！”

人们再也不敢在这里呆下去了，呼地一下四散奔逃。警犬也顾不上闻空气了，一下子就扑倒了两三个，咬住不放。

这些人都坦诚地认罪了。一个用公家的钱赌过牌，一个用熨斗揍过自己的老婆，第三个说的话要是写出来，实在有伤大雅。

人们都逃之夭夭了。院子里除了警犬和侦探，空无一人。突然，警犬走到侦探跟前，摇着尾巴。侦探脸色发白，伏倒在警犬面前。

“你咬我吧，好兄弟！”侦探忏悔道，“你的狗膳费是三十个卢布，可我却揩了二十卢布的油……”

后来我怕惹火烧身，也赶快溜之大吉。因此我也不大清楚最后的结局。